

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eBook

T51n2087

大唐西域記

唐 玄奘譯 · 辯機撰

目次

- [編輯說明](#)
- [章節目次](#)
 - [序](#)
 - [敘](#)
 - [三十四國](#)
 - [序](#)
 - [阿耆尼國](#)
 - [屈支國](#)
 - [跋祿迦國](#)
 - [笈赤建國](#)
 - [赭時國](#)
 - [怛搆國](#)
 - [窣堵利瑟那國](#)
 - [颯秣建國](#)
 - [弭秣賀國](#)
 - [劫布咄那國](#)
 - [屈霜爾迦國](#)
 - [喝捍國](#)
 - [捕喝國](#)
 - [伐地國](#)
 - [貨利習彌伽國](#)
 - [羯霜那國](#)
 - [咄蜜國](#)
 - [赤鄂衍那國](#)
 - [忽露摩國](#)
 - [愉漫國](#)
 - [鞠和衍那國](#)
 - [鑊沙國](#)
 - [珂咄羅國](#)
 - [拘謎陀國](#)
 - [縛伽浪國](#)
 - [紇露悉泯健國](#)
 - [忽憚國](#)
 - [縛喝國](#)

- [銳秣陀國](#)
- [胡寔健國](#)
- [咄刺健國](#)
- [揭職國](#)
- [梵衍那國](#)
- [迦畢試國](#)
- [三國](#)
 - [序](#)
 - [濫波國](#)
 - [那揭羅曷國](#)
 - [健馱邏國](#)
- [八國](#)
 - [烏仗那國](#)
 - [鉢露羅國](#)
 - [咄叉始羅國](#)
 - [僧訶補羅國](#)
 - [烏刺尸國](#)
 - [迦濕彌羅國](#)
 - [半笈咩國](#)
 - [曷邏闐補羅國](#)
- [十五國](#)
 - [磤迦國](#)
 - [至那僕底國](#)
 - [闍爛達羅國](#)
 - [屈露多國](#)
 - [設多圖盧國](#)
 - [波理夜咄羅國](#)
 - [秣荼羅國](#)
 - [薩他泥濕伐羅國](#)
 - [窣祿勒那國](#)
 - [秣底補羅國](#)
 - [婆羅吸摩補羅國](#)
 - [瞿毘霜那國](#)
 - [羼醯掣咄羅國](#)
 - [毘羅刪那國](#)
 - [劫比他國](#)
- [六國](#)
 - [羯若鞠闍國](#)

- [阿踰陀國](#)
- [阿耶穆佉國](#)
- [鉢邏耶伽國](#)
- [憍賞彌國](#)
- [鞞索迦國](#)
- [四國](#)
 - [室羅伐悉底國](#)
 - [劫比羅伐窣堵國](#)
 - [藍摩國](#)
 - [拘尸那揭羅國](#)
- [五國](#)
 - [婆羅痾斯國](#)
 - [戰主國](#)
 - [吠舍釐國](#)
 - [弗栗恃國](#)
 - [尼波羅國](#)
- [一國](#)
 - [摩揭陀國](#)
 - 1.
 - 2
- [十七國](#)
 - [伊爛拏鉢伐多國](#)
 - [瞻波國](#)
 - [羯朱嚙祇羅國](#)
 - [奔那伐彈那國](#)
 - [迦摩縛波國](#)
 - [三摩咄吒國](#)
 - [耽摩栗底國](#)
 - [羯羅拏蘇伐刺那國](#)
 - [烏荼國](#)
 - [恭御陀國](#)
 - [羯\[飢-几+麥\]伽國](#)
 - [憍薩羅國](#)
 - [案達羅國](#)
 - [馱那羯磔迦國](#)
 - [珠利耶國](#)
 - [達羅毘荼國](#)
 - [秣羅矩吒國](#)

- 二十三國
 - 僧伽羅國
 - 荼建那補羅國
 - 摩訶刺佉國
 - 跋祿羯咄婆國
 - 摩臘婆國
 - 阿吒釐國
 - 契吒國
 - 伐臘毘國
 - 阿難陀補羅國
 - 蘇刺佉國
 - 瞿折羅國
 - 烏闍衍那國
 - 擲枳陀國
 -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
 - 信度國
 - 茂羅三部盧國
 - 鉢伐多國
 - 阿點婆翅羅國
 - 狼揭羅國
 - 波刺斯國
 - 臂多繫羅國
 - 阿耆茶國
 - 伐刺拏國
 - 僧伽羅國
- 二十二國
 - 漕矩吒國
 - 弗栗恃薩儻那國
 - 安咄羅縛國
 - 闍悉多國
 - 活國
 - 耆健國
 - 阿利尼國
 - 曷邏胡國
 - 訖栗瑟摩國
 - 鉢利曷國
 - 呬摩咄羅國
 - 鉢鐸創那國

- [浮薄健國](#)
- [屈浪拏國](#)
- [達摩悉鐵帝國](#)
- [尸棄尼國](#)
- [商彌國](#)
- [揭槃陀國](#)
- [烏鎩國](#)
- [佉沙國](#)
- [斫句迦國](#)
- [瞿薩日那國](#)
- [跋](#)
- [卷目次](#)
 - 1.
 - 2
 - 3.
 - 4.
 - 5.
 - 6.
 - 7.
 - 8.
 - 9.
 - 10.
 - 11.
 - 12
- [贊助資訊](#)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3.Q4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大唐西域記序

竊以穹儀方載之廣，蘊識懷靈之異，《談天》無以究其極，《括地》詎足辯其原？是知方志所未傳，聲教所不暨者，豈可勝道哉！詳夫天竺之為國也，其來尚矣。聖賢以之疊軫，仁義於焉成俗。然事絕於曩代，壤隔於中土，《山經》莫之紀，《王會》所不書。博望鑿空，徒寘懷於印竹；昆明道閉，謬肆力於神池。遂使瑞表恆星，鬱玄妙於千載；夢彰佩日，祕神光於萬里。暨於蔡愔訪道、摩騰入洛，經藏石室，未盡龍宮之奧，像畫涼臺，寧極鷲峯之美。自茲厥後，時政多虞。闔豎乘權，潰東京而鼎峙；母后成釁，剪中朝而幅裂。憲章泯於函、雒，烽燧警於關塞，四郊因而多壘，況茲邦之絕遠哉！然而釣奇之客，希世間至。頗存記注，寧盡物土之宜；徒採《神經》，未極真如之旨。有隋一統，寔務恢疆，尚且睠西海而咨嗟，望東雒而杼軸。揚旌玉門之表，信亦多人；利涉[葱-十+夕]嶺之源，蓋無足紀。曷能指雪山而長驚，望龍池而一息者哉！良由德不被物，威不及遠。我大唐之有天下也，闢寰宇而創帝圖，掃攬搶而清天步。功侔造化，明等照臨。人荷再生，肉骨豺狼之吻；家蒙錫壽，還魂鬼蜮之墟。總異類於藁街，掩遐荒於輿地。苑十洲而池環海，小五帝而鄙上皇。

法師幼漸法門，慨祇園之莫履；長懷真迹，仰鹿野而翹心。褰裳淨境，實惟素蓄。會淳風之西偃，屬候律之東歸，以貞觀三年，杖錫遵路。資皇靈而抵殊俗，冒重險其若夷；假冥助而踐畏塗，幾必危而已濟。暄寒驟徙，展轉方達。言尋真相，見不見於空有之間；博考精微，聞不聞於生滅之際。廓群疑於性海，啟妙覺於迷津。於是隱括眾經，無片言而不盡；傍稽聖迹，無一物而不窺。周流多載，方始旋返。十九年正月，屈于長安。所獲經論六百五十七部，有詔譯焉。

親踐者一百一十國，傳聞者二十八國。或事見於前典，或名始於今代。莫不餐和飲澤，頓顙而知歸；請吏革音，梯山而奉贐。歡闕庭而相抃，襲冠帶而成群。爾其物產風土之差，習俗山川之異。遠則稽之於國典，近則詳之於故老，邈矣殊方，依然在目。無勞握槩，已詳油素。名為「大唐西域記」，一帙，十二卷。竊惟書事記言，固已緝於微婉；瑣詞小道，冀有補於遺闕。祕書著作佐郎敬播序之云爾。

大唐西域記敘

若夫玉毫流照，甘露灑于大千；金鏡揚暉，薰風被于有截。故知示現三界，粵稱天下之尊；光宅四表，式標域中之大。是以慧日淪影，像化之跡東歸；帝猷宏闡，大章之步西極。

有慈恩道場三藏法師，諱玄奘，俗姓陳氏，其先潁川人也。帝軒提象，控華渚而開源；大舜賓門，基歷山而聳構。三恪照于姬載，六奇光于漢祀。書奏而承朗月，遊道而聚德星。縱壑駢鱗，培風齊翼。世濟之美，鬱為景胄。法師籍慶誕生，含和降德，結根深而菡茂，道源浚而靈長。奇開之歲，霞軒月舉；聚沙之年，蘭薰桂馥。泊乎成立，藝殫墳素。九臯載響，五府交辟。以夫早悟真假，夙照慈慧，鏡真筌而延佇，顧生涯而永息。而朱紱紫纓，誠有界之徽網；寶車丹枕，寔出世之津途。由是擯落塵滓，言歸閑曠。令兄長捷法師，釋門之棟[榦-木+禾]者也。擅龍象于身世，挺鷲鷲于當年。朝野挹其風猷，中外羨其聲彩。既而情深友愛，道睦天倫。法師服勤請益，分陰靡棄。業光上首，擢秀檀林；德契中庸，騰芬蘭室。抗策平道，包九部而吞夢；鼓柷玄津，俯四韋而小魯。自茲遍遊談肆，載移涼燠。功既成矣，能亦畢矣。至于泰初日月，燭曜靈臺；子雲肇悅，發揮神府。于是金文暫啟，佇秋駕而雲趨；玉柄纔撝，披霧市而波屬。若會斲輪之旨，猶知拜瑟之微。以瀉瓶之多聞，泛虛舟而獨遠。迺于輾轅之地，先摧鑠腹之誇；并絡之鄉，遽表浮栢之異。遠邇宗挹，為之語曰：「昔聞荀氏八龍，今見陳門雙驥。」汝、潁多奇士，誠哉此言。

法師自幼迄長，遊心玄理。名流先達，部執交馳，趨末忘本，摭華捐實，遂有南北異學，是非紛糾。永言于此，良用憮然。或恐傳譯踳駁，未能筌究，欲窮香象之文，將罄龍宮之目。以絕倫之德，屬會昌之期，杖錫拂衣，第如遐境。于是背玄灞而延望，指葱山而矯迹。川陸綿長，備嘗艱險。陋博望之非遠，嗤法顯之為局。遊踐之處，畢究方言，鑄求幽蹟，妙窮津會。于是詞發雌黃，飛英天竺；文傳貝葉，聿歸振旦。

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，寶位居尊。載佇風徽，召見青蒲之上；迺睠通識，前膝黃屋之間。手詔綢繆，中使繼路。俯摛睿思，乃製《三藏聖教序》，凡七百八十言。今上昔在春闈，裁《述聖記》，凡五百七十九言。啟玄妙之津，書揄揚之旨。蓋非道映鷄林，譽光鷲嶽，豈能緬降神藻，以旌時秀。奉 詔翻譯梵本，凡六百五十七部。具覽遐方異俗，絕壤殊風，土著之宜，人備之序，正朔所暨，聲教所單，著《大唐西域記》，勒成一十二卷。編錄典奧，綜覈明審，立言不朽，其在茲焉。

大唐西域記卷第一(三十四國)

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

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

- 阿耆尼國
- 屈支國
- 跋祿迦國
- 笈(奴故反)赤建國
- 赭時國
- 怖(敷發反)捍國
- 窣(蘇沒反)堵利瑟那國
- 颯秣建國
- 弭秣賀國
- 劫布坦那國
- 屈霜(去聲)爾伽國
- 喝捍國
- 捕喝國
- 伐地國
- 貨利習彌伽國
- 羯霜(去聲)那國
- 坦蜜國
- 赤鄂衍那國
- 忽露摩國
- 愉(色俱反)漫國
- 鞠和衍那國
- 鑊沙國
- 珂咄羅國
- 拘謎(莫閉反)陀國
- 縛伽浪國
- 紇露悉泯健國
- 忽憐國
- 縛喝國
- 銳秣陀國
- 胡寔健國
- 坦刺健國
- 揭職國

- 梵衍那國
- 迦畢試國

歷選皇猷，遐觀帝錄，庖犧出震之初，軒轅垂衣之始，所以司牧黎元，所以疆畫分野。暨乎唐堯之受天運，光格四表，虞舜之納地圖，德流九土。自茲已降，空傳書事之冊，逖聽前修，徒聞記言之史。豈若時逢有道，運屬無為者歟。我大唐御極則天，乘時握紀，一六合而光宅，四三皇而照臨。玄化滂流，祥風遐扇，同乾坤之覆載，齊風雨之鼓潤。與夫東夷入貢，西戎即敘，創業垂統，撥亂反正，固以跨越前王，囊括先代。同文共軌，至治神功，非載記無以贊大猷，非昭宣何以光盛業。玄奘輒隨遊至，舉其風土，雖未考方辯俗，信已越五踰三。含生之疇，咸被凱澤；能言之類，莫不稱功。越自天府，暨諸天竺，幽荒異俗，絕域殊邦，咸承正朔，俱霑聲教。贊武功之績，諷成口實；美文德之盛，鬱為稱首。詳觀載籍，所未嘗聞；緬惟圖牒，誠無與二。不有所敘，何記化洽？今據聞見，於是載述。

然則索訶世界(舊曰娑婆世界，又曰娑訶世界，皆訛也)，三千大千國土，為一佛之化攝也。今一日月所照臨四天下者，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，諸佛世尊皆此垂化，現生現滅，導聖導凡。蘇迷盧山(唐言妙高山。舊曰須彌，又曰須彌，婁皆訛略也)，四寶合成，在大海中，據金輪上，日月之所照迴，諸天之所遊舍。七山七海，環峙環列；山間海水，具八功德。七金山外，乃鹹海也。海中可居者，大略有四洲焉。東毘提訶洲(舊曰弗婆提，又曰弗于逮，訛也)，南瞻部洲(舊曰閻浮提洲，又曰剌浮洲，訛也)，西瞿陀尼洲(舊曰瞿耶尼，又曰的伽尼，訛也)，北拘盧洲(舊曰鬱單越，又曰鳩樓。訛也)。金輪王乃化被四天下，銀輪王則政隔北拘盧，銅輪王除北拘盧及西瞿陀尼，鐵輪王則唯瞻部洲。夫輪王者，將即大位，隨福所感，有大輪寶，浮空來應，感有金、銀、銅、鐵之異，境乃四、三、二、一之差，因其先瑞，即以為號。則瞻部洲之中地者，阿那婆答多池也(唐言無熱惱。舊曰阿耨達池，訛也)。在香山之南，大雪山之北，周八百里矣。金、銀、琉璃、頗胝，飾其岸焉。金沙彌漫，清波皎鏡。八地菩薩以願力故，化為龍王，於中潛宅。出清冷水，給瞻部洲。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殞(巨勝反)伽河(舊曰恒河，又曰恒伽，訛也)，繞池一匝，入東南海；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(舊曰辛頭河，訛也)，繞池一匝，入西南海；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芻河(舊曰博叉河，訛也)，繞池一匝，入西北海；池北面頗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(舊曰私陀河，訛也)，繞池一匝，入東北海，或曰潛流地下，出積石山，即徙多河之流，為中國之河源云。

時無輪王應運，瞻部洲地有四主焉。南象主則暑濕宜象，西寶主乃臨海盈寶，北馬主寒勁宜馬，東人主和暢多人。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，特閑異術，服則橫巾右袒，首則中髻四垂，族類邑居，室宇重閣。寶主之鄉，無禮義，重財賄，短製左衽，斷髮長髭，有城郭之居，務殖貨之利。馬主之俗，天資獷暴，情忍殺戮，毳帳穹廬，鳥居逐牧。人主之地，風俗機惠，仁義照明，冠帶右衽，車服有序，安土重遷，務資有類。三主之俗，東方為上，其居室則東闢其戶，旦日則東向以拜。人主之地，南面為尊。方俗殊風，斯其大概。至於君臣上下之禮，憲章文軌之儀，人主之地，無以加也。清心釋累之訓，出離生死之教，象主之國，其理優矣。斯皆著之經誥，問諸土俗，博關今古，詳考見聞。然則佛興西方，法流東國，通譯音訛，方言語謬，音訛則義失，語謬則理乖。故曰：「必也正名乎」，貴無乖謬矣。

夫人有剛柔異性，言音不同，斯則繫風土之氣，亦習俗之致也。若其山川物產之異，風俗性類之差，則人主之地，國史詳焉；馬主之俗，寶主之鄉，史誥備載，可略言矣。至於象主之國，前古未詳，或書地多暑濕，或載俗好仁慈，頗存方志，莫能詳舉，豈道有行藏之致，固世有推移之運矣。是知候律以歸化，飲澤而來賓，越重險而款玉門，貢方奇而拜絳闕者，蓋難得而言焉。由是之故，訪道遠遊，請益之隙，存記風土。黑嶺已來。莫非胡俗。雖戎人同貫，而族類群分，畫界封疆，大率土著。建城郭，務殖田畜；性重財賄，俗輕仁義；嫁娶無禮，尊卑無次；婦言是用，男位居下。死則焚骸，喪期無數；釐面截耳，斷髮裂裳，屠殺群畜，祀祭幽魂。吉乃素服，凶則皂衣。同風類俗，略舉條貫；異政殊制，隨地別敘。印度風俗，語在後記。

出高昌故地，自近者始，曰阿耆尼國(舊曰烏耆)。

阿耆尼國，東西六百餘里，南北四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六七里。四面據山，道險易守。泉流交帶，引水為田。土宜糜、黍、宿麥、香棗、蒲萄、梨、柰諸菓。氣序和暢，風俗質直。文字取則印度，微有繒絹。服飾氎褐，斷髮無巾。貨用金錢、銀錢、小銅錢。王，其國人也，勇而寡略，好自稱伐，國無綱紀，法不整肅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二千餘人，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，經教律儀，既遵印度，諸習學者，即其文而翫之。戒行律儀，潔清勤勵。然食雜三淨，滯於漸教矣。

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，踰一小山，越二大河，西得平川，行七百餘里，至屈(居勿反)支國(舊曰龜茲)。

屈支國，東西千餘里，南北六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，宜糜、麥，有粳稻，出蒲萄、石榴，多梨、柰、桃、杏。土產黃金、

銅、鐵、鉛、錫。氣序和，風俗質。文字取則印度，粗有改變。管絃伎樂，特善諸國。服飾錦褐，斷髮巾帽。貨用金錢、銀錢、小銅錢。王，屈支種也，智謀寡昧，迫於強臣。其俗生子以木押頭，欲其遍遞也。伽藍百餘所，僧徒五千餘人，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。經教律儀，取則印度，其習讀者，即本文矣。尚拘漸教，食雜三淨。潔清耽翫，人以功競。

國東境城北天祠前，有大龍池。諸龍易形，交合牝馬，遂生龍駒，[怡-台+龍]戾難馭。龍駒之子，方乃馴駕，所以此國多出善馬。聞諸先志曰：近代有王，號曰金花，政教明察，感龍馭乘。王欲終沒，鞭觸其耳，因即潛隱，以至於今。城中無井，取彼池水。龍變為人，與諸婦會，生子驍勇，走及奔馬；如是漸染，人皆龍種，恃力作威，不恭王命。王乃引構突厥，殺此城人，少長俱戮，略無噍類。城今荒蕪，人煙斷絕。

荒城北四十餘里，接山阿，隔一河水，有二伽藍，同名照怙釐，而東西隨稱。佛像莊飾，殆越人工。僧徒清齋，誠為勤勵。東照怙釐佛堂中有玉石，面廣二尺餘，色帶黃白，狀如海蛤。其上有佛足履之迹，長尺有八寸，廣餘六寸矣。或有齋日，照燭光明。

大城西門外，路左右各有立佛像，高九十餘尺。於此像前，建五年一大會處。每歲秋分數十日間，舉國僧徒皆來會集。上自君王，下至士、庶，捐廢俗務，奉持齋戒，受經聽法，渴日忘疲。諸僧伽藍莊嚴佛像，瑩以珍寶，飾之錦綺，載諸輦輿，謂之行像，動以千數，雲集會所。常以月十五日、晦日，國王、大臣謀議國事，訪及高僧，然後宣布。

會場西北渡河，至阿奢理貳伽藍(唐言奇特)。庭宇顯敞，佛像工飾。僧徒肅穆，精勤匪怠，並是耆艾宿德，碩學高才，遠方俊彥，慕義至止。國王、大臣、士、庶、豪右，四事供養，久而彌敬。聞諸先志曰：昔此國先王，崇敬三寶，將欲遊方，觀禮聖迹，乃命母弟，攝知留事。其弟受命，竊自割勢，防未萌也。封之金函，持以上王。王曰：「斯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迴駕之日，乃可開發。」即付執事，隨軍掌護。王之還也，果有構禍者，曰：「王令監國，姪亂中宮。」王聞震怒，欲置嚴刑。弟曰：「不敢逃責，願開金函。」王遂發而視之，乃斷勢也。曰：「斯何異物？欲何發明？」對曰：「王昔遊方，命知留事，懼有讒禍，割勢自明。今果有徵，願垂照覽。」王深驚異，情愛彌隆，出入後庭，無所禁礙。王弟於後，行遇一夫，擁五百牛，欲事形腐。見而惟念，引類增懷：「我今形虧，豈非宿業？」即以財寶，贖此群牛。以慈善力，男形漸具。以形具故，遂不入宮。王怪而問之，乃陳其始末。王以為奇特也，遂建伽藍，式旌美迹，傳芳後葉。

從此西行六百餘里，經小沙磧，至跋祿迦國(舊謂姑黑，又曰亟黑)。跋祿迦國，東西六百餘里，南北三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五六里。土宜氣序，人性風俗，文字法則同屈支國，語言少異。細氈細褐，隣國所重。伽藍數十所，僧徒千餘人，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。國西北行三百餘里，度石磧，至凌山。此則葱嶺北原，水多東流矣。山谷積雪，春夏合凍，雖時消泮，尋復結水。經途險阻，寒風慘烈。多暴龍難，凌犯行人。由此路者，不得赭衣持瓠，大聲叫喚。微有違犯，災禍目覩。暴風奮發，飛沙雨石，遇者喪沒，難以全生。

山行四百餘里，至大清池(或名熱海，又謂鹹海)。周千餘里，東西長，南北狹。四面負山，眾流交湊，色帶青黑，味兼鹹苦，洪濤浩汗，驚波汨忽。龍魚雜處，靈怪間起，所以往來行旅，禱以祈福，水族雖多，莫敢漁捕。

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，至素葉水城。城周六七里，諸國商胡雜居也。土宜糜、麥、蒲萄，林樹稀疎。氣序風寒，人衣氈褐。素葉已西數十孤城，城皆立長，雖不相稟命，然皆役屬突厥。自素葉水城，至羯霜那國，地名罕利，人亦謂焉。文字語言，即隨稱矣。字源簡略，本二十餘言，轉而相生，其流浸廣，粗有書記，豎讀其文，遞相傳授，師資無替。服氈褐，衣皮氈，裳服褊急。齊髮露頂，或總剪剃，繒綵絡額，形容偉大，志性恇怯，風俗澆訛，多行詭詐，大抵貪求，父子計利，財多為貴，良賤無差。雖富巨萬，服食麁弊。力田逐利者雜半矣。

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，至千泉。千泉者，地方二百餘里，南面雪山，三陁平陸。水土沃潤，林樹扶疎，暮春之月，雜花若綺。泉池千所，故以名焉。突厥可汗每來避暑。中有群鹿，多飾鈴鐃，馴狎於人，不甚驚走。可汗愛賞，下命群屬，敢加殺害，有誅無赦。故此群鹿，得終其壽。

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，至咀邏私城。城周八九里，諸國商胡雜居也。土宜氣序，大同素葉。

南行十餘里，有小孤城，三百餘戶，本中國人也，昔為突厥所掠，後遂鳩集同國，共保此城，於中宅居。衣服去就，遂同突厥；言辭儀範，猶存本國。

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，至白水城。城周六七里。土地所產，風氣所宜，逾勝咀邏私。

西南行二百餘里，至恭御城。城周五六里。原隰膏腴，樹林蓊鬱。從此南行四五十里，至笈(奴故反)赤建國。

笈赤建國，周千餘里。地沃壤，備稼穡，草木鬱茂，華果繁盛，多蒲萄，亦所貴也。城邑百數，各別君長，進止往來，不相稟命。雖

則畫野區分，總稱笈赤建國。

從此西行二百餘里，至赭時國(唐言石國)。

赭時國，周千餘里。西臨葉河。東西狹、南北長。土宜氣序，同笈赤建國。城邑數十，各別君長，既無總主，役屬突厥。

從此東南千餘里，至怖(敷發反)捍國。

怖捍國，周四千餘里，山周四境。土地膏腴，稼穡滋盛，多花菓，宜羊馬。氣序風寒，人性剛勇，語異諸國，形貌醜弊。自數十年，無大君長，酋豪力競，不相賓伏，依川據險，畫野分都。

從此西行千餘里，至罕堵利瑟那國。

罕堵利瑟那國，周千四、五百里。東臨葉河。葉河出葱嶺北原，西北而流，浩汗渾濁汨忽漂急。土宜風俗，同赭時國。自有王，附突厥。

從此西北入大沙磧，絕無水草。途路瀰漫，疆境難測，望大山，尋遺骨，以知所指，以記經途。行五百餘里，至颯秣建國(唐言康國)。

颯秣建國，周千六七百里，東西長，南北狹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，極險固，多居人。異方寶貨，多聚此國。土地沃壤，稼穡備植，林樹蓊鬱，花菓滋茂，多出善馬。機巧之技，特工諸國。氣序和暢，風俗猛烈。凡諸胡國，此為其中，進止威儀，近遠取則。其王豪勇，隣國承命。兵馬強盛，多諸赭羯。赭羯之人，其性勇烈，視死如歸，戰無前敵。

從此東南至弭秣賀國(唐言米國)。

弭秣賀國，周四五百里。據川中，東西狹，南北長。土宜風俗，同颯秣建國。從此北至劫布旦那國(唐言曹國)。

劫布旦那國，周千四五百里，東西長，南北狹。土宜風俗，同颯秣建國。從此國西三百餘里，至屈(居勿反)霜(去聲)爾迦國(唐言何國)。

屈霜爾迦國，周千四五百里，東西狹，南北長。土宜風俗，同颯秣建國。從此國西二百餘里，至喝捍國(唐言東安國)。

喝捍國，周千餘里。土宜風俗，同颯秣建國。從此國西四百餘里，至捕喝國(唐言守安國)。

捕喝國，周千六七百里，東西長，南北狹。土宜風俗，同颯秣建國。從此國西四百餘里，至伐地國(唐言西安國)。

伐地國，周四百餘里，土宜風俗，同颯秣建國。從此西南五百餘里，至貨利習彌伽國。

貨利習彌伽國，順縛芻河兩岸，東西二三十里，南北五百餘里。土宜風俗，同伐地國，語言少異。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餘里，至羯霜(去聲)那國(唐言史國)。

羯霜那國，周千四五百里。土宜風俗，同颯秣建國。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，入山。山路崎嶇，谿徑危險，既絕人里，又少水草。東南

山行三百餘里，入鐵門。

鐵門者，左右帶山，山極峭峻，雖有狹徑，加之險阻，兩傍石壁，其色如鐵。既設門扉，又以鐵錫，多有鐵鈴，懸諸戶扇，因其險固，遂以為名。

出鐵門，至覩貨邏國(舊曰吐火羅國，訛也)。其地南北千餘里，東西三千餘里。東阨葱嶺，西接波刺斯，南大雪山，北據鐵門，縛芻大河中境西流。自數百年，王族絕嗣，酋豪力競，各擅君長，依川據險，分為二十七國。雖畫野區分，總役屬突厥。氣序既溫，疾疫亦眾。冬末春初，霖雨相繼。故此境已南，濫波已北，其國風土，並多溫疾。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，三月十五日解安居，斯乃據其多雨，亦是設教隨時也。其俗則志性恇怯；容貌鄙陋，粗知信義，不甚欺詐。語言去就，稍異諸國。字源二十五言，轉而相生，用之備物，書以橫讀，自左向右，文記漸多，逾廣罕利。多衣氈，少服褐。貨用金、銀等錢，模樣異於諸國。

順縛芻河北下流至坦蜜國。

坦蜜國，東西六百餘里，南北四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東西長，南北狹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千餘人。諸罕堵波，即舊所謂浮圖也，又曰鑰婆，又曰塔婆，又曰私鑰簸，又曰藪斗波，皆訛也。及佛尊像，多神異，有靈鑿。

東至赤鄂衍那國。

赤鄂衍那國，東西四百餘里，南北五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伽藍五所，僧徒尠少。

東至忽露摩國。

忽露摩國，東西百餘里，南北三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其王奚素突厥也。伽藍二所，僧徒百餘人。

東至愉(朔俱反)漫國。

愉漫國，東西四百餘里，南北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。其王奚素突厥也。伽藍二所，僧徒寡少。

西南臨縛芻河，至鞠和衍那國。

鞠和衍那國，東西二百餘里，南北三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伽藍三所，僧徒百餘人。

東至鑊沙國。

鑊沙國，東西三百餘里，南北五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。

東至珂咄羅國。

珂咄羅國，東西千餘里，南北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

東接葱嶺，至拘謎(莫閉反)陀國。

拘謎陀國，東西二千餘里，南北二百餘里。據大蔥嶺中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西南隣縛芻河，南接尸棄尼國。南渡縛芻河，至達摩

悉鐵帝國、鉢鐸創那國、淫薄健國、屈浪拏國、呬(火利反)摩坦羅國、鉢利曷國、訖栗瑟摩國、曷邏胡國、阿利尼國、曹健國。自活國東南至闊悉多國、安坦羅縛國，事在迴記。

活國西南至縛伽浪國。

縛伽浪國，東西五十餘里，南北二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

南至紇露悉泯健國。

紇露悉泯健國，周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。

西北至忽憊國。

忽憊國，周八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五六里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五百餘人。

西至縛喝國。

縛喝國，東西八百餘里，南北四百餘里。北臨縛芻河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。其城雖固，居人甚少。土地所產，物類尤多，水陸諸花，難以備舉。伽藍百有餘所，僧徒三千餘人，並皆習學小乘法教。城外西南有納縛(唐言新)僧伽藍，此國先王之所建也。大雪山北作論諸師，唯此伽藍美業不替。其佛像則瑩以名珍，堂宇乃飾之奇寶。故諸國君長，利之以攻劫。此伽藍素有毘沙門天像，靈鑿可恃，冥加守衛。近突厥葉護可汗子肆葉護可汗，傾其部落，率其戎旅，奄襲伽藍，欲圖珍寶。去此不遠，屯軍野次，其夜夢見毘沙門天曰：「汝有何力，敢壞伽藍？」因以長戟，貫徹胸背。可汗驚悟，便苦心痛，遂告群屬所夢咎徵，馳請眾僧，方申懺謝，未及返命，已從殞歿。

伽藍內南佛堂中有佛澡罐，量可斗餘；雜色炫耀，金石難名。又有佛牙，其長寸餘，廣八九分，色黃白，質光淨。又有佛掃帚，迦奢草作也，長餘二尺，圍可七寸，其把以雜寶飾之。凡此三物，每至六齋，法俗咸會，陳設供養，至誠所感，或放光明。

伽藍北有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金剛泥塗，眾寶廁飾。中有舍利，時燭靈光。

伽藍西南有一精廬，建立已來，多歷年所。遠方輻湊，高才類聚，證四果者，難以詳舉。故諸羅漢將入涅槃，示現神通，眾所知識，乃有建立，諸窣堵波基跡相隣，數百餘矣。雖證聖果，終無神變，蓋亦千計，不樹封記。今僧徒百餘人，夙夜匪懈，凡聖難測。

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調城，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。城中各有一窣堵波，高餘三丈。昔者如來初證佛果，起菩提樹，方詣鹿園。時二長者遇被威光，隨其行路之資，遂獻麩蜜，世尊為說人天之福，最初得聞五戒十善也。既聞法誨，請所供養，如來遂授其髮、爪焉。二長者將還本國，請禮敬之儀式。如來以僧伽胝(舊曰僧祇梨，訛也)，方疊布下，次鬱多羅僧，次僧却崎(舊曰僧祇支，訛也)，又覆

鉢，豎錫杖，如是次第，為窣堵波。二人承命，各還其城，擬儀聖旨，式修崇建，斯則釋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。

城西七十餘里有窣堵波，高餘二丈，昔迦葉波佛時之所建也。

從大城西南入雪山阿，至銳秣陀國。

銳秣陀國，東西五六十里，南北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

西南至胡寔健國。

胡寔健國，東西五百餘里，南北千餘里。國大都城。周二十餘里。

多山川，出善馬。

西北至坦刺健國。

坦刺健國，東西五百餘里，南北五六十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西接波刺斯國界。

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，至揭職國。

揭職國，東西五百餘里，南北三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四五里，土地磽确陵阜連屬。少花果，多菽、麥。氣序寒烈，風俗剛猛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三百餘人，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。

東南入大雪山，山谷高深，峯巖危險，風雪相繼，盛夏合凍，積雪彌谷，蹊徑難涉。山神鬼魅，暴縱妖崇，群盜橫行，殺害為務。

行六百餘里，出都貨邏國境，至梵衍那國。

梵衍那國，東西二千餘里，南北三百餘里，在雪山之中也。人依山谷，逐勢邑居。國大都城據崖跨谷，長六七里，北背高巖，有宿麥，少花果，宜畜牧，多羊馬。氣序寒烈，風俗剛獷，多衣皮褐，亦其所宜。文字、風教，貨幣之用，同都貨邏國。語言少異，儀貌大同。淳信之心，特甚隣國。上自三寶，下至百神，莫不輸誠，竭心宗敬。商估往來者，天神現徵祥，示崇變，求福德。伽藍數十所，僧徒數千人，宗學小乘說出世部。

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，高百四五十尺，金色晃曜，寶飾煥爛。東有伽藍，此國先王之所建也。伽藍東有鑰石釋迦佛立像，高百餘尺，分身別鑄，總合成立。

城東二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臥像，長千餘尺。其王每此設無遮大會，上自妻子，下至國珍，府庫既傾，復以身施，群官僚佐就僧酬贖，若此者以為所務矣。

臥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，度大雪山，東至小川澤，泉池澄鏡，林樹青葱。有僧伽藍，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齒，長餘五寸，廣減四寸；復有金輪王齒，長三寸，廣二寸；商諾迦縛娑(舊曰商那和修，訛也)大阿羅漢所持鐵鉢，量可八九升。凡三賢聖遺物，並以黃金緘封。又有商諾迦縛娑九條僧伽胝衣，絳赤色，設諾迦草皮之所績成也。商諾迦縛娑者，阿難弟子也，在先身中，以設諾迦草衣，於解安居日，持施眾僧。承茲福力，於五百身中陰、生陰，恒服此衣。

以最後身，從胎俱出，身既漸長，衣亦隨廣；及阿難之度出家也，其衣變為法服；及受具戒，更變為九條僧伽胝。將證寂滅，入邊際定，發智願力，留此袈裟，盡釋迦遺法。法盡之後，方乃變壞。今已少損，信有徵矣。

從此東行入雪山，踰越黑嶺，至迦畢試國。

迦畢試國，周四千餘里，北背雪山，三陞黑嶺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宜穀、麥、多果、木，出善馬、鬱金香。異方奇貨，多聚此國。氣序風寒，人性暴獷，言辭鄙[廿/執/衣]，婚姻雜亂。文字大同覩貨邏國。習俗、語言、風教頗異。服用毛氈，衣兼皮褐。貨用金錢、銀錢及小銅錢，規矩模樣異於諸國。王，剎利種也，有智略，性勇烈，威懾隣境，統十餘國。愛育百姓，敬崇三寶，歲造丈八尺銀佛像，兼設無遮大會，周給貧窶，惠施鰥寡。伽藍百餘所，僧徒六千餘人，並多習學大乘法教。窣堵波、僧伽藍崇高弘敞，廣博嚴淨。天祠數十所，異道千餘人，或露形，或塗灰，連絡髑髏，以為冠鬘。

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，僧徒三百餘人，並學小乘法教。聞諸先志曰：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隣國，化洽遠方，治兵廣地，至葱嶺東，河西蕃維畏威送質。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，特加禮命，寒暑改館，冬居印度諸國，夏還迦畢試國，春、秋止健馱邏國。故質子三時住處，各建伽藍；今此伽藍即夏居之所建也。故諸屋壁，圖畫質子，容貌服飾，頗同中夏。其後得還本國，心存故居，雖阻山川，不替供養。故今僧眾，每至入安居、解安居，大興法會，為諸質子祈福樹善，相繼不絕，以至于今。

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，坎地藏寶，質子之所藏也。故其銘曰：「伽藍朽壞，取以修治。」近有邊王，貪婪凶暴，聞此伽藍多藏珍寶，驅逐僧徒。方事發掘，神王冠中鸚鵡鳥像乃奮羽驚鳴，地為震動，王及軍人辟易僵仆，久而得起，謝咎以歸。

伽藍北嶺上有數石室，質子習定之處也。其中多藏雜寶，其側有銘，藥叉守衛。有欲開發取中寶者，此藥叉神變現異形，或作師子，或作蟒蛇、猛獸、毒虫，殊形震怒，以故無人敢得攻發。

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菩薩像，有人至誠願見者，菩薩從其像中出妙色身，安慰行者。

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曷邏怛羅僧伽藍，傍有窣堵波，高百餘尺，或至齋日，時燭光明。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黑香油，靜夜中時聞音樂之聲。聞諸先志曰：昔此國大臣遏邏怛羅之所建也。功既成已，於夜夢中有人告曰：「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，明旦有獻上者，宜從王請。」旦入朝進請曰：「不量庸昧，敢有願求。」王曰：「夫何所欲？」對曰：「今有先獻者，願垂恩賜。」王曰：「然。」遏

邏怛羅佇立宮門，瞻望所至。俄有一人持舍利瓶，大臣問曰：「欲何獻上？」曰：「佛舍利。」大臣曰：「吾為爾守，宜先白王。」遏邏怛羅恐王珍貴舍利，追悔前恩，疾往伽藍，登窣堵波，至誠所感，其石覆鉢自開，安置舍利，已而疾出，尚拘衣襟。王使逐之，石已掩矣。故其隙間，流黑香油。

城南四十餘里至霽(霄立反)蔽多伐刺祠城。凡地大震，山崖崩墜，周此城界，無所動搖。

霽蔽多伐刺祠城南三十餘里，至阿路猱(奴高反)山，崖嶺峭峻，巖谷杳冥。其峯每歲增高數百尺，與漕矩吒國穠(土句反，下同)那呬羅山髣髴相望，便即崩墜。聞諸土俗曰：初，穠那天神自遠而至，欲止此山。山神震怒，搖蕩谿谷。天神曰：「不欲相舍，故此傾動。少垂賓主，當盈財寶。吾今往漕矩吒國穠那呬羅山，每歲至我受國王、大臣祀獻之時，宜相屬望。」故阿路猱山增高既已，尋即崩墜。

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。山頂有池，請雨祈晴，隨求果願。聞諸先志曰：昔健馱邏國有阿羅漢，常受此池龍王供養。每至中食，以神通力，并坐繩床，凌虛而往。侍者沙彌密於繩床之下，攀援潛隱，而阿羅漢時至便往，至龍宮乃見沙彌，龍王因請留食。龍王以天甘露飯阿羅漢，以人間味而饌沙彌。阿羅漢飯食已訖，便為龍王說諸法要。沙彌如常為師滌器，器有餘粒，駭其香味，即起惡願，恨師忿龍：「願諸福力，於今悉現，斷此龍命，我自為王。」沙彌發是願時，龍王已覺頭痛矣。羅漢說法誨喻，龍王謝咎責躬；沙彌懷忿，未從誨謝。既還伽藍，至誠發願，福力所致，是夜命終，為大龍王，威猛奮發，遂來入池，殺龍王，居龍宮，有其部屬，總其統命。以宿願故，興暴風雨，摧拔樹木，欲壞伽藍。時迦膩色迦王怪而發問，其阿羅漢具以白王。王即為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，建窣堵波，高百餘尺。龍懷宿忿，遂發風雨。王以弘濟為心，龍乘瞋毒作暴，僧伽藍、窣堵波六壞七成。迦膩色迦王恥功不成，欲填龍池，毀其居室，即興兵眾，至雪山下。時彼龍王深懷震懼，變作老婆羅門，叩王象而諫曰：「大王宿殖善本，多種勝因，得為人王，無思不服。今日何故與龍交爭？夫龍者，畜也，卑下惡類，然有大威，不可力競。乘雲馭風，蹈虛履水，非人力所制，豈王心所怒哉？王今舉國興兵，與一龍鬪，勝則王無伏遠之威，敗則王有非敵之恥。為王計者，宜可歸兵。」迦膩色迦王未之從也。龍即還池，聲震雷動，暴風拔木，沙石如雨，雲霧晦冥，軍馬驚駭。王乃歸命三寶，請求加護，曰：「宿殖多福，得為人王，威懾強敵，統瞻部洲，今為龍畜所屈，誠乃我之薄福也。願諸福力，於今現前。」即於兩肩起大煙焰，龍退風靜，霧卷雲開。王令軍眾人擔一石，用填

龍池。龍王還作婆羅門，重請王曰：「我是彼池龍王，懼威歸命，唯王悲愍，赦其前過。王以含育，覆燾生靈，如何於我獨加惡害？王若殺我，我之與王，俱墮惡道，王有斷命之罪，我懷怨讎之心，業報皎然，善惡明矣。」王遂與龍明設要契，後更有犯，必不相赦。龍曰：「我以惡業，受身為龍，龍性猛惡，不能自持，瞋心或起，當忘所制。王今更立伽藍，不敢摧毀。每遣一人候望山嶺，黑雲若起，急擊撻槌，我聞其聲，惡心當息。」其王於是更修伽藍，建窣堵波，候望雲氣，於今不絕。

聞諸先志曰：窣堵波中有如來骨肉舍利，可一升餘，神變之事，難以詳述。一時中窣堵波內忽有煙起，少間便出猛焰，時人謂窣堵波已從火燼，瞻仰良久，火滅煙消，乃見舍利如白珠幡，循環表柱，宛轉而上，升高雲際，縈旋而下。

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藍內，有釋迦菩薩弱齡齟齬，長餘一寸。其伽藍東南有一伽藍，亦名舊王，有如來頂骨一片，面廣寸餘，其色黃白，髮孔分明。又有如來髮，髮色青紺，螺旋右縈，引長尺餘，卷可半寸。凡此三事，每至六齋，王及大臣散花供養。

頂骨伽藍西南有舊王妃伽藍，中有金銅窣堵波，高百餘尺。聞諸土俗曰：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升餘，每月十五日，其夜便放圓光，燭耀露盤，聯暉達曙，其光漸斂，入窣堵波。

城西南有比羅娑洛山(唐言象堅)。山神作象形，故曰象堅也。昔如來在世，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羅漢，山巔有大盤石，如來即之，受神供養。其後無憂王即盤石上起窣堵波，高百餘尺，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。亦云中有如來舍利，可一升餘。

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有一龍泉，是如來受神飯已，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，因即種根，今為茂林。後人於此建立伽藍，名鞞鐸佉(唐言嚼楊枝)。

自此東行六百餘里，山谷接連，峯巖峭峻，越黑嶺，入北印度境，至濫波國(北印度境)。

大唐西域記卷第一

- 濫波國
- 那揭羅曷國
- 健馱邏國

詳夫天竺之稱，異議糾紛，舊云身毒，或曰賢豆，今從正音，宜云印度。印度之人，隨地稱國，殊方異俗，遙舉總名，語其所美，謂之印度。印度者，唐言月。月有多名，斯其一稱。言諸群生輪迴不息，無明長夜莫有司晨，其猶白日既隱，宵燭斯繼，雖有星光之照，豈如朗月之明。苟緣斯致，因而譬月。良以其土聖賢繼軌，導凡御物，如月照臨。由是義故，謂之印度。印度種姓族類群分，而婆羅門特為清貴，從其雅稱，傳以成俗，無云經界之別，總謂婆羅門國焉。

若其封疆之域，可得而言。五印度之境，周九萬餘里。三垂大海，北背雪山。北廣南狹，形如半月，畫野區分，七十餘國。時特暑熱，地多泉濕。北乃山阜隱軫，丘陵烏鹵；東則川野沃潤，疇壠膏腴；南方草木榮茂；西方土地磽确。斯大概也，可略言焉。

夫數量之稱，謂踰繕那(舊曰由旬。又曰踰闍那，又曰由延，皆訛略也)。踰繕那者，自古聖王一日軍行也。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；印度國俗乃三十里；聖教所載唯十六里。窮微之數，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。拘盧舍者，謂大牛鳴聲所極聞，稱拘盧舍。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，分一弓為四肘，分一肘為二十四指，分一指節為七宿麥，乃至蝨、蟣、隙塵、牛毛、羊毛兔毫、金、水，次第七分，以至細塵，細塵七分，為極細塵。極細塵者，不可復析，析即歸空，故曰極微也。

若乃陰陽曆運，日月次舍，稱謂雖殊，時候無異，隨其星建，以標月名。時極短者，謂剎那也。百二十剎那為一呬剎那，六十呬剎那為一臘縛，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，五牟呼栗多為一時，六時合成一日一夜(晝三夜三)。居俗日夜分為八時(晝四夜四，於一一時各有四分)。月盈至滿謂之白分，月虧至晦謂之黑分，黑分或十四日、十五日，月有小大故也。黑前白後，合為一月。六月合為一行。日遊在內，北行也；日遊在外，南行也。總此二行，合為一歲。又分一歲以為六時：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，漸熱也；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

日，盛熱也；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，雨時也；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，茂時也；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，漸寒也；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，盛寒也。如來聖教歲為三時：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，熱時也；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，雨時也；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，寒時也。或為四時，春、夏、秋、冬也。春三月謂制咀羅月、吠舍佉月、逝瑟吒月，當此從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。夏三月謂頰沙茶月、室羅伐拏月、婆羅鉢陀月，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。秋三月謂頰濕縛庾闍月、迦刺底迦月、末伽始羅月，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。冬三月謂報沙月、磨祛月、頗勒鞞拏月，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。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兩安居，或前三月，或後三月。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，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。前代譯經律者，或云坐夏，或云坐臘，斯皆邊裔殊俗，不達中國正音，或方言未融，而傳譯有謬。又推如來入胎、初生、出家、成佛、涅槃日月，皆有參差，語在後記。

若夫邑里閭閻，方城廣峙；街衢巷陌，曲徑盤迂，闐闐當塗，旗亭夾路。屠、釣、倡、優、魁膾、除糞，旌厥宅居，斥之邑外，行里往來，僻於路左。至於宅居之製，垣郭之作，地勢卑濕，城多壘塼，暨諸牆壁，或編竹木，室宇臺觀，板屋平頭，泥以石灰，覆以甄擊。諸異崇構，製同中夏。苦茅苦草，或塼或板，壁以石灰為飾，地塗牛糞為淨，時花散布，斯其異也。諸僧伽藍，頗極奇製。隅樓四起，重閣三層，榱桷棟梁，奇形彫鏤，戶牖垣牆，圖畫眾綵。黎庶之居，內侈外儉。隩室中堂，高廣有異，層臺重閣，形製不拘。門闕東戶，朝座東面。至於坐止，咸用繩床。王族、大人、士、庶、豪右，莊飾有殊，規矩無異。君王朝座，彌復高廣，珠璣間錯，謂師子床，敷以細氎，蹈以寶机。凡百庶僚，隨其所好，刻彫異類，瑩飾奇珍。衣裳服玩，無所裁製，貴鮮白，輕雜綵。男則繞腰絡腋，橫巾右袒，女乃襜衣下垂，通肩總覆。頂為小髻，餘髮垂下。或有剪髡，別為詭俗。首冠花鬘，身佩瓔珞。其所服者，謂僑奢耶衣及氎布等。僑奢耶者，野蠶絲也；叢摩衣，麻之類也；頡〔據-豕+丘〕嚴反鉢羅衣，織細羊毛也；褐刺縞衣，織野獸毛也。獸毛細栗，可得緝績，故以見珍，而充服用。其北印度，風土寒烈，短製褊衣，頗同胡服。外道服飾，紛雜異製，或衣孔雀羽尾，或飾髑髏瓔珞，或無服露形，或草板掩體，或拔髮斷髡，或蓬鬢椎髻，裳衣無定，赤白不恆。沙門法服，唯有三衣及僧却崎，泥縛些〔桑箇反〕那。三衣裁製，部執不同，或緣有寬狹，或葉有小大。僧却崎〔唐言掩腋。舊曰僧祇支，訛也〕，覆左肩，掩兩腋，左開右合，長裁過腰。泥縛些那〔唐言裙。舊曰涅槃僧，訛也〕，既無帶襜，其將服也，集

衣為禡，束帶以緇，禡則諸部各異，色乃黃赤不同。剎帝利、婆羅門清素居簡，潔白儉約。國王、大臣服玩良異，花鬘寶冠以為首飾，環釧瓔珞而作身佩。其有富商、大賈，唯釧而已。人多徒跣，少有所履。染其牙齒，或赤或黑，齊髮穿耳，脩鼻大眼，斯其貌也。

夫其潔清自守，非矯其志。凡有饌食，必先盥洗，殘宿不再，食器不傳；瓦木之器，經用必棄；金、銀、銅、鐵，每加摩瑩。饌食既訖，嚼楊枝而為淨。澡漱未終，無相執觸。每有溲溺，必事澡灌。身塗諸香，所謂栴檀、鬱金也。君王將浴，鼓奏絃歌。祭祀拜祠，沐浴盥洗。

詳其文字，梵天所製，原始垂則，四十七言也。寓物合成，隨事轉用。流演枝派，其源浸廣，因地隨人，微有改變，語其大較，未異本源。而中印度特為詳正，辭調和雅，與天同音，氣韻清亮，為人軌則。隣境異國，習謬成訓，競趨澆俗，莫守淳風。

至於記言書事，各有司存。史誥總稱，謂尼羅蔽荼(唐言清藏)，善惡具舉，災祥備著。

而開蒙誘進，先導十二章。七歲之後，漸授五明大論：一曰聲明，釋詁訓字，詮目疏別。二曰工巧明，伎術機關，陰陽曆數。三曰醫方明，禁呪閑邪，藥石針艾。四曰因明，考定正邪，研覈真偽。五曰內明，究暢五乘因果妙理。

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：(舊曰毘陀，訛也)。一曰壽，謂養生繕性。二曰祠，謂享祭祈禱。三曰平，謂禮儀、占卜、兵法、軍陣。四曰術，謂異能、伎數、禁呪、醫方。

師必博究精微，貫窮玄奧，示之大義，導以微言，提撕善誘，彫朽勵薄。若乃識量通敏，志懷逋逸，則拘繫反開，業成後已。年方三十，志立學成，既居祿位，先酬師德。其有博古好雅，肥遁居貞、沈浮物外，逍遙事表，寵辱不驚，聲問以遠，君王雅尚，莫能屈迹。然而國重聰叡，俗貴高明，褒贊既隆，禮命亦重。故能強志篤學，忘疲遊藝，訪道依仁，不遠千里。家雖豪富，志均羈旅，口腹之資，巡匄以濟，有貴知道，無恥匱財。娛遊、惰業、媮食、靡衣，既無令德，又非時習，恥辱俱至，醜聲載揚。

如來理教，隨類得解，去聖悠遠，正法醇醜，任其見解之心，俱獲聞智之悟。部執峯峙，諍論波濤，異學專門，殊途同致。十有八部，各擅鋒銳；大小二乘，居止區別。其有宴默思惟，經行住立，定慧悠隔，諠靜良殊，隨其眾居，各製科防。無云律、論，經是佛經，講宣一部，乃免僧知事；二部，加上房資具；三部，差侍者祇承；四部，給淨人役使；五部，則行乘象輿；六部，又導從周衛。道德既高，旌命亦異。時集講論，考其優劣，彰別善惡，黜陟幽

明。其有商榷微言，抑揚妙理，雅辭瞻美，妙辯敏捷，於是馭乘寶象，導從如林。至乃義門虛闕，辭鋒挫銳，理寡而辭繁，義乖而言順，遂即面塗赭堊，身塗塵土，斥於曠野，棄之溝壑。旣旌淑慝，亦表賢愚。人知樂道，家勤志學。出家歸俗，從其所好。罹咎犯律，僧中科罰，輕則眾命訶責，次又眾不與語，重乃眾不共住。不共住者，斥擯不齒，出一住處，措身無所，羈旅艱辛，或返初服。若夫族姓殊者，有四流焉：一曰婆羅門，淨行也。守道居貞，潔白其操。二曰刹帝利，王種也(舊曰刹利，略也)。奕世君臨，仁恕為志。三曰吠舍(舊曰毘舍，訛也)，商賈也。貿遷有無，逐利遠近。四曰戍陀羅(舊曰首陀，訛也)，農人也。肆力疇壠，勤身稼穡。凡茲四姓，清濁殊流，婚娶通親，飛伏異路，內外宗枝，姻媾不雜。婦人一嫁，終無再醮。自餘雜姓，寔繁種族，各隨類聚，難以詳載。君王奕世，唯刹帝利。篡弒時起，異姓稱尊。國之戰士，驍雄畢選，子父傳業，遂窮兵術。居則宮廬周衛，征則奮旅前鋒。凡有四兵：步、馬、車、象。象則被以堅甲，牙施利距，一將安乘，授其節度，兩卒左右，為之駕馭。車乃駕以駟馬，兵帥居其乘，列卒周衛，扶輪挾轂。馬軍散禦，逐北奔命。步軍輕捍，敢勇充選，負大櫛，執長戟，或持刀劍，前奮行陣。凡諸戎器，莫不鋒銳，所謂矛、楯、弓、矢、刀、劍、鉞、斧、戈、殳、長稍、輪索之屬，皆世習矣。

夫其俗也，性雖狷急，志甚貞質，於財無苟得，於義有餘讓，懼冥運之罪，輕生事之業，詭譎不行，盟誓為信，政教尚質，風俗猶和。凶悖群小，時虧國憲，謀危君上，事迹彰明，則常幽囹圄，無所刑戮，任其生死，不齒人倫。犯傷禮義，悖逆忠孝，則劓鼻，截耳，斷手，刖足，或驅出國，或放荒裔。自餘咎犯，輸財贖罪。理獄占辭，不加刑扑，隨問欸對，據事平科。拒違所犯，恥過飾非，欲究情實，事須案者，凡有四條：水、火、稱、毒。水則罪人與石，盛以連囊，沈之深流，校其真偽；人沈石浮則有犯，人浮石沈則無隱。火乃燒鐵，罪人踞上，復使足蹈，旣遣掌案，又令舌舐；虛無所損，實有所傷。懦弱之人不堪炎熾，捧未開花，散之向焰；虛則花發，實則花焦。稱則人石平衡，輕重取驗；虛則人低石舉，實則石重人輕。毒則以一羶羊，剖其右髀，隨被訟人所食之分，雜諸毒藥置右髀中；實則毒發而死，虛則毒歇而穌。舉四條之例，防百非之路。

致敬之式，其儀九等：一發言慰問，二俯首示敬，三舉手高揖，四合掌平拱，五屈膝，六長踞，七手膝踞地，八五輪俱屈，九五體投地。凡斯九等，極唯一拜。跪而讚德，謂之盡敬。遠則稽顙拜手，近則鳴足摩踵。凡其致辭受命，褰裳長跪。尊賢受拜，必有慰辭，

或摩其頂，或拊其背，善言誨導，以示親厚。出家沙門，既受敬禮，唯加善願，無止跪拜。隨所宗事，多有旋繞，或唯一周，或復三匝，宿心別請，數則從欲。

凡遭疾病，絕粒七日。期限之中，多有痊愈；必未瘳差，方乃餌藥。藥之性類，名種不同；醫之工伎，占候有異。

終沒臨喪，哀號相泣，裂裳、拔髮、拍額、椎胸。服制無間。喪期無數。送終殯葬，其儀有三：一曰火葬，積薪焚燎。二曰水葬，沈流漂散。三曰野葬，棄林飼獸。國王殂落，先立嗣君，以主喪祭，以定上下。生立德號，死無議諡。喪禍之家，人莫就食；殯葬之後，復常無諱。諸有送死，以為不潔，咸於郭外，浴而後入。至於年耆壽耄，死期將至，嬰累沈痾，生涯恐極，厭離塵俗，願棄人間，輕鄙生死，希遠世路。於是親故知友，奏樂餞會，泛舟鼓棹，濟殍伽河，中流自溺，謂得生天。十有其一，未盡鄙見。出家僧眾，制無號哭，父母亡喪，誦念酬恩，追遠慎終，寔資冥福。

政教既寬，機務亦簡，戶不籍書，人無徭課。王田之內，大分為四：一充國用，祭祀粢盛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；三賞聰叡碩學高才；四樹福田，給諸異道。所以賦斂輕薄，徭稅儉省，各安世業，俱佃口分。假種王田，六稅其一。商賈逐利，來往貨遷，津路關防，輕稅後過。國家營建，不虛勞役，據其成功，酬之價直。鎮戍征行，宮廬營衛，量事招募，懸賞待人。宰牧、輔臣、庶官、僚佐，各有分地，自食封邑。

風壤既別，地利亦殊，花草果木，雜種異名。所謂菴沒羅果、菴弭羅果、末杜迦果、跋達羅果、劫比他果、阿末羅果、鎮杜迦果、烏曇跋羅果、茂遮果、那利_荊羅果、般[木*(玄/衣)]娑果，凡厥此類，難以備載，見珍人世者，略舉言焉。至於棗、栗、棗、柿，印度無聞；梨、柰、桃、杏、蒲萄等果，迦濕彌羅國已來，往往間植；石榴、柑橘，諸國皆樹。

墾田農務，稼穡耕耘，播植隨時，各從勞逸。土宜所出，稻麥尤多。

蔬菜則有薑、芥、瓜、瓠、葷陀菜等；[蔥-十+夕]、蒜雖少，噉食亦希，家有食者，驅令出郭。

至於乳、酪、膏、酥、炒糖、石蜜、芥子油、諸餅麩，常所膳也。魚、羊、麋、鹿，時薦肴馔。牛、驢、象、馬、豕、犬、狐、狼、師子、猴、猿，凡此毛群，例無味噉，噉者鄙恥，眾所穢惡，屏居郭外，希迹人間。

若其酒醴之差，滋味流別：蒲萄、甘蔗，剎帝利飲也；麴_釀醇醪，吠奢等飲也；沙門、婆羅門飲蒲萄、甘蔗漿，非酒醴之謂也。雜姓卑族，無所流別。

然其資用之器，巧質有殊；什物之具，隨時無闕。雖釜鑊斯用，而炊甑莫知。多器坏土，少用赤銅。食以一器，眾味相調，手指斟酌，略無匙箸，至於老病，乃用銅匙。

若其金、銀、鑰石、白玉、火珠，風土所產，彌復盈積。奇珍雜寶，異類殊名，出自海隅，易以求貿。然其貨用，交遷有無，金錢、銀錢、貝珠、小珠。

印度之境，疆界具舉，風壤之差，大略斯在，同條共貫，粗陳梗概，異政殊俗，據國而敘。

濫波國，周千餘里，北背雪山，三垂黑嶺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自數百年，王族絕嗣，豪傑力競，無大君長，近始附屬迦畢試國。宜粳稻，多甘蔗，林樹雖眾，果實乃少。氣序漸溫，微霜無雪。國俗豐樂，人尚歌詠，志性怯弱，情懷詭詐，更相欺誑，未有推先。體貌卑小，動止輕躁。多衣白氈，所服鮮飾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寡少，並多習學大乘法教。天祠數十，異道甚多。

從此東南行百餘里，踰大嶺，濟大河，至那揭羅曷國(北印度境)。

那揭羅曷國，東西六百餘里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。山周四境，懸隔危險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無大君長，主令役屬迦畢試國。豐穀稼，多花果，氣序溫暑，風俗淳質，猛銳驍雄，輕財好學。崇敬佛法，少信異道。伽藍雖多，僧徒寡少，諸窠堵波荒蕪圯壞。天祠五所，異道百餘人。

城東二里有窠堵波，高三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編石特起，刻雕奇製，釋迦菩薩值然燈佛，敷鹿皮衣，布髮掩泥，得受記處。時經劫壞，斯迹無泯。或有齋日，天雨眾花，群黎心競，式修供養。其西伽藍，少有僧徒。次南小窠堵波，是昔掩渥之地，無憂王避大路，遂辟建焉。

城內有大窠堵波故基。聞諸先志曰：昔有佛齒，高廣嚴麗。今既無齒，唯餘故基。其側有窠堵波，高三十餘尺。彼俗相傳，不知源起，云從空下，峙基於此。既非人工，寔多靈瑞。

城西南十餘里有窠堵波，是如來自中印度凌虛遊化，降迹於此，國人感慕，建此靈基。其東不遠有窠堵波，是釋迦菩薩昔值然燈佛，於此買華。

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，有伽藍，高堂重閣，積石所成。庭宇寂寥，絕無僧侶。中有窠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

伽藍西南，深澗峭絕，瀑布飛流，懸崖壁立。東崖石壁有大洞穴，瞿波羅龍之所居也。門徑狹小，窟穴冥闇，崖石津滴，磴徑餘流。昔有佛影，煥若真容，相好具足，儼然如在。近代已來，人不遍覩，縱有所見，髣髴而已。至誠祈請，有冥感者，乃暫明視，尚不能久。昔如來在世之時，此龍為牧牛之士，供王乳酪，進奉失宜；

既獲譴責，心懷恚恨，即以金錢買華，供養受記窣堵波，願為惡龍，破國害王。即趣石壁，投身而死；遂居此窟，為大龍王，便欲出穴，成本惡願。適起此心，如來已鑒，愍此國人為龍所害，運神通力，自中印度至。龍見如來，毒心遂止，受不殺戒，願護正法。因請如來：「常居此窟，諸聖弟子，恒受我供。」如來告曰：「吾將寂滅，為汝留影，遣五羅漢常受汝供。正法隱沒，其事無替。汝若毒心奮怒，當觀吾留影，以慈善故，毒心當止。此賢劫中，當來世尊，亦悲愍汝，皆留影像。」

影窟門外有二方石，其一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迹，輪相微現，光明時燭。影窟左右多諸石室，皆是如來諸聖弟子入定之處。影窟西北隅有窣堵波，是如來經行之處。其側窣堵波有如來髮、爪。隣此不遠有窣堵波，是如來顯暢真宗，說蘊界處之所也。影窟西有大盤石，如來嘗於其上濯浣袈裟，文影微現。

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。周四五里，豎峻險固，花林池沼，光鮮澄鏡。城中居人，淳質正信。復有重閣，畫棟丹楹。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窣堵波，置如來頂骨。骨周一尺二寸，髮孔分明，其色黃白，盛以寶函，置窣堵波中。欲知善惡相者，香末和泥，以印頂骨，隨其福感，其文煥然。又有七寶小窣堵波，以貯如來髑髏骨，狀若荷葉，色同頂骨，亦以寶函緘絡而置。又有七寶小窣堵波，有如來眼睛，睛大如椽，光明清徹，暎映中外，又以寶函緘封而置。如來僧伽胝袈裟，細氎所作，其色黃赤，置寶函中，歲月既遠，微有損壞。如來錫杖，白鐵作環，栴檀為筴，寶筒盛之。近有國王聞此諸物竝是如來昔親服用，恃其威力，迫脇而歸；既至本國，置所居宮，曾未浹辰，求之已失，爰更尋訪，已還本處。斯五聖迹，多有靈異，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。觀禮之徒，相繼不絕。諸淨行等欲從虛寂，以為財用人之所重，權立科條，以止諠雜。其大略曰：諸欲見如來頂骨者，稅一金錢；若取印者，稅五金錢；自餘節級，以次科條。科條雖重，觀禮彌眾。重閣西北有窣堵波，亦甚高大，而多靈異，人以指觸，便即搖震，連基傾動，鈴鐸和鳴。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，至健馱邏國（舊曰乾陀衛，訛也。北印度境）。健馱邏國，東西千餘里，南北八百餘里。東臨信度河。國大都城號布路沙布邏，周四十餘里。王族絕嗣，役屬迦畢試國。邑里空荒，居人稀少，宮城一隅有千餘戶。穀稼殷盛，花果繁茂，多甘蔗，出石蜜。氣序溫暑，略無霜雪。人性恇怯，好習典藝，多敬異道，少信正法。自古已來，印度之境作論諸師，則有那羅延天、無著菩薩、世親菩薩、法救、如意、脇尊者等本生處也。僧伽藍千餘所，摧殘荒廢，蕪漫蕭條，諸窣堵波頗多頽圮。天祠百數，異道雜居。

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，昔佛鉢之寶臺也。如來涅槃之後，鉢流此國，經數百年，式遵供養，流轉諸國，在波刺斯。

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鉢羅樹，高百餘尺，枝葉扶疎，蔭影蒙密。過去四佛已坐其下，今猶現有四佛坐像。賢劫之中，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。冥祇警衛，靈鑒潛被。釋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而坐，告阿難曰：「我去世後，當四百年，有王命世，號迦膩色迦，此南不遠起窣堵波，吾身所有骨、肉舍利，多集此中。」

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，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。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，君臨膺運，統瞻部洲，不信罪福，輕毀佛法。畋遊草澤，遇見白兔，王親奔逐，至此忽滅。見有牧牛小豎，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，其高三尺。王曰：「汝何所為？」牧豎對曰：「昔釋迦佛聖智懸記：『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窣堵波，吾身舍利多聚其內。』」大王聖德宿殖，名符昔記，神功勝福，允屬斯辰，故我今者先相警發。」說此語已，忽然不現。王聞是說，嘉慶增懷，自負其名，大聖先記，因發正信，深敬佛法。周小窣堵波，更建石窣堵波，欲以功力彌覆其上。隨其數量，恒出三尺，若是增高，踰四百尺，基趾所峙，周一里半，層基五級，高一百五十尺，方乃得覆小窣堵波。王因嘉慶，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層金銅相輪，即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，式修供養。營建纔訖，見小窣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。王心不平，便即擲棄，遂住窣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，復於本處更出小窣堵波。王乃退而歎曰：「嗟夫，人事易迷，神功難掩，靈聖所扶，憤怒何及！」慚懼既已，謝咎而歸。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，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，塗香散華，至誠歸命，多蒙瘳差。

大窣堵波東面石陛南鏤作二窣堵波，一高三尺，一高五尺，規摹形狀如大窣堵波。又作兩軀佛像，一高四尺，一高六尺，擬菩提樹下加趺坐像，日光照燭，金色晃曜，陰影漸移，石文青紺。聞諸耆舊曰：數百年前，石基之隙有金色蟻，大者如指，小者如麥，同類相從，齧其石壁，文若雕鏤，廁以金沙，作為此像，今猶現在。

大窣堵波石陛南面有畫佛像，高一丈六尺，自胸已上，分現兩身，從胸已下，合為一體。聞諸先志曰：初，有貧士傭力自濟，得一金錢，願造佛像。至窣堵波所，謂畫工曰：「我今欲圖如來妙相，有一金錢，酬功尚少，宿心憂負，迫於貧乏。」時彼畫工鑒其至誠，無云價直，許為成功。復有一人，事同前迹，持一金錢，求畫佛像。畫工是時受二人錢，求妙丹青，共畫一像。二人同日俱來禮敬，畫工乃同指一像，示彼二人，而謂之曰：「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。」二人相視，若有所懷。畫工心知其疑也，謂二人曰：「何思

慮之久乎？凡所受物，毫釐不虧。斯言不謬，像必神變。」言聲未靜，像現靈異，分身交影，光相照著。二人悅服，心信歡喜。

大窰堵波西南百餘步，有白石佛像，高一丈八尺，北面而立，多有靈相，數放光明。時有人見像出夜行，旋繞大窰堵波。近有群賊欲入行盜，像出迎賊，賊黨怖退，像歸本處，住立如故。群盜因此改過自新，遊行邑里，具告遠近。

大窰堵波左右，小窰堵波魚鱗百數。佛像莊嚴，務窮工思，殊香異音，時有聞聽，靈仙聖賢，或見旋繞。此窰堵波者，如來懸記，七燒七立，佛法方盡。先賢記曰：成壞已三。初至此國，適遭大火，當見營構，尚未成功。

大窰堵波西有故伽藍，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。重閣累榭，層臺洞戶，旌召高僧，式昭景福。雖則圯毀，尚曰奇工。僧徒減少，並學小乘。自建伽藍，異人間出。諸作論師及證聖果，清風尚扇，至德無泯。

第三重閣有波栗濕縛(唐言脇)尊者室，久已傾頓，尚立旌表。初，尊者之為梵志師也，年垂八十，捨家染衣。城中少年更誚之曰：「愚夫朽老，一何淺智！夫出家者，有二業焉，一則習定，二乃誦經。而今衰耄，無所進取，濫迹清流，徒知飽食。」時脇尊者聞諸譏議，因謝時人而自誓曰：「我若不通三藏理，不斷三界欲，得六神通，具八解脫，終不以脇而至於席！」自爾之後，唯日不足，經行宴坐，住立思惟，晝則研習理教，夜乃靜慮凝神，綿歷三歲，學通三藏，斷三界欲，得三明智，時人敬仰，因號脇尊者焉。

脇尊者室東有故房，世親菩薩於此製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，人而敬之，封以記焉。

世親室南五十餘步，第二重閣，末笈曷刺他(唐言如意)論師於此製《毘婆沙論》。論師以佛涅槃之後一千年中利見也。少好學，有才辯，聲問遐被，法俗歸心。時室羅伐悉底國毘訶羅摩阿迭多王(唐言超日)，威風遠洽，臣諸印度，日以五億金錢周給貧窶孤獨。主藏臣懼國用乏匱也，乃諷諫曰：「大王威被殊俗，澤及昆蟲，請增五億金錢，以賑四方匱乏。府庫既空，更稅有土，重斂不已，怨聲載揚，則君上有周給之恩，臣下被不恭之責。」王曰：「聚有餘，給不足，非苟為身侈靡國用。」遂加五億，惠諸貧乏。其後畋遊，逐豕失蹤，有尋知迹者，賞一億金錢。如意論師一使人剃髮，輒賜一億金錢，其國史臣依即書記。王恥見高，心常怏怏，欲眾辱如意論師。乃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，而下令曰：「欲收視聽，遊諸真境，異道紛雜，歸心靡措，今考優劣，專精遵奉。」泊乎集論，重下令曰：「外道論師並英俊也，沙門法眾宜善宗義，勝則崇敬佛法，負則誅戮僧徒。」於是如意詰諸外道，九十九人已退飛矣。下

席一人，視之蔑如也，因而劇談，論及火煙。王與外道咸誼言曰：「如意論師辭義有失！夫先煙而後及火，此事理之常也。」如意雖欲釋難，無聽覽者。恥見眾辱，齧斷其舌，乃書誠告門人世親曰：「黨援之眾，無競大義；群迷之中，無辯正論。」言畢而死。居未久，超日王失國，興王膺運，表式英賢。世親菩薩欲雪前恥，來白王曰：「大王以聖德君臨，為含識主命。先師如意學窮玄奧，前王宿憾，眾挫高名，我承導誘，欲復先怨。」其王知如意哲人也，美世親雅操焉，乃召諸外道與如意論者。世親重述先旨，外道謝屈而退。

迦膩色迦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，渡大河，至布色羯邏伐底城。周十四五里。居人殷盛，閭閻洞連。城西門外有一天祠，天像威嚴，靈異相繼。

城東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即過去四佛說法之處。先古聖賢自中印度降神導物，斯地寔多。即伐蘇蜜咀羅(唐言世友。舊曰和須蜜多，訛也)論師於此製《眾事分阿毘達磨論》。

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，庭宇荒涼，僧徒寡少，然皆遵習小乘法教。即達磨咀邏多(唐言法救。舊曰達磨多羅，訛也)論師於此製《雜阿毘達磨論》。

伽藍側有窣堵波，高數百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雕木文石，頗異人工。是釋迦佛昔為國王，修菩薩行，從眾生欲，惠施不倦，喪身若遺，於此國土千生為王，即斯勝地千生捨眼。

捨眼東不遠有二石窣堵波，各高百餘尺。右則梵王所立，左乃天帝所建，以妙珍寶而瑩飾之。如來寂滅，寶變為石；基雖傾陷，尚曰崇高。

梵、釋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，有窣堵波，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，令不害人，故此國俗祭以求嗣。

化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，有窣堵波，是商莫迦菩薩(舊曰睽摩菩薩，訛也)恭行鞠養，侍盲父母，於此採菓，遇王遊獵，毒矢誤中；至誠感靈，天帝傳藥，德動明聖，尋即復穌。

商莫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，至跋虜沙城。城北有窣堵波，是蘇達拏太子(唐言善牙)以父王大象施婆羅門，蒙譴被擯，顧謝國人，既出郭門，於此告別。其側伽藍，五十餘僧，並小乘學也。昔伊濕伐邏(唐言自在)論師於此製《阿毘達磨明燈論》。

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，僧徒五十餘人，並大乘學也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立。昔蘇達拏太子擯在彈多落迦山(舊曰壇特山，訛也)，婆羅門乞其男女，於此鬻賣。

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，至彈多落迦山。嶺上有窣堵波，無憂王所建，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。其側不遠有窣堵波，太子於此以男女施

婆羅門，婆羅門捶其男女，流血染地，今諸草木猶帶絳色。巖間石室，太子及妃習定之處。谷中林樹垂條若帷，竝是太子昔所遊止。其側不遠有一石廬，即古仙人之所居也。

仙廬西北行百餘里，越一小山，至大山，山南有伽藍，僧徒尠少，並學大乘。其側翠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昔獨角仙人所居之處。仙人為姪女誘亂，退失神通，姪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。

跋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，至崇山。山有青石大自在天婦像，毘摩天女也。聞諸土俗曰：此天像者，自然有也。靈異既多，祈禱亦眾，印度諸國，求福請願，貴賤畢萃，遠近咸會。其有願見天神形者，至誠無貳，絕食七日，或有得見，求願多遂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，塗灰外道式修祠祀。

毘摩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，至烏鐸迦漢茶城，周二十餘里，南臨信度河。居人富樂，寶貨盈積，諸方珍異，多集於此。

烏鐸迦漢茶城西北行二十餘里，至婆羅覩邏邑，是製《聲明論》波爾尼仙本生處也。遂古之初，文字繁廣，時經劫壞，世界空虛，長壽諸天，降靈道俗，由是之故，文籍生焉。自時厥後，其源泛濫。梵王、天帝作則隨時，異道諸仙各製文字，人相祖述，競習所傳，學者虛功，難用詳究。人壽百歲之時，有波爾尼仙，生知博物，愍時澆薄，欲削浮偽，刪定繁猥，遊方問道，遇自在天，遂申述作之志。自在天曰：「盛矣哉！吾當祐汝。」仙人受教而退，於是研精覃思，採摭群言，作為字書，備有千頌，頌三十二言矣。究極今古，總括文言。封以進上，王甚珍異，下令國中，普使傳習，有誦通利，賞千金錢。所以師資傳授，盛行當世。故此邑中諸婆羅門，碩學高才，博物強識。

婆羅覩邏邑中有翠堵波，羅漢化波爾尼仙後進之處。如來去世，垂五百年，有大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遊化至此，乃見梵志捶訓稚童。時阿羅漢謂梵志曰：「何苦此兒？」梵志曰：「令學《聲明論》，業不時進。」阿羅漢適爾而笑。老梵志曰：「夫沙門者，慈悲為情，愍傷物類。仁今所笑，願聞其說。」阿羅漢曰：「談不容易，恐致深疑。汝頗嘗聞波爾尼仙製《聲明論》，垂訓於世乎？」婆羅門曰：「此邑之子，後進仰德，像設猶在。」阿羅漢曰：「今汝此子，即是彼仙。猶以強識，翫習世典，唯談異論，不究真理。神智唐捐，流轉未息，尚乘餘善，為汝愛子。然則世典文辭，徒疲功績；豈若如來聖教，福智冥滋？曩者南海之濱有一枯樹，五百蝙蝠於中穴居。有諸商侶止此樹下，時屬風寒，人皆飢凍，聚積樵蘇，蘊火其下，煙焰漸熾，枯樹遂燃。時商侶中有一賈客，夜分已後，誦《阿毘達磨藏》。彼諸蝙蝠雖為火困，愛好法音，忍而不去，於此命終。隨業受生，俱得人身，捨家修學，乘聞法聲，聰明智，

並證聖果，為世福田。近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，於迦濕彌羅國作《毘婆沙論》，斯並枯樹之中五百蝙蝠也。余雖不肖，是其一數。斯則優劣良異，飛伏懸殊。仁今愛子，可許出家；出家功德，言不能述。」時阿羅漢說此語已，示神通事，因忽不現。婆羅門深生敬異，歎善久之，具告隣里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，因即迴信，崇重三寶，鄉人從化，於今彌篤。從烏鐸迦漢茶城北踰山涉川，行六百餘里，至烏仗那國(唐言苑，昔輪王之苑囿也。舊云烏場，或曰烏荼，皆訛。北印度境)。

大唐西域記卷第二

- 烏仗那國
- 鉢露羅國
- 咀叉始羅國
- 僧訶捕羅國
- 烏刺尸國
- 迦濕彌羅國
- 半笈(奴故反)嗟國
- 遏羅闍補羅國

烏仗那國，周五千餘里，山谷相屬，川澤連原。穀稼雖播，地利不滋。多蒲萄，少甘蔗，土產金、鐵，宜鬱金香，林樹蓊鬱，花果茂盛。寒暑和暢，風雨順序。人性怯懦，俗情譎詭。好學而不功，禁呪為藝業。多衣白氎，少有餘服。語言雖異，大同印度。文字禮儀，頗相參預。崇重佛法，敬信大乘。夾蘇婆伐罕堵河，舊有一千四百伽藍，多已荒蕪。昔僧徒一萬八千，今漸減少。並學大乘，寂定為業，善誦其文，未究深義，戒行清潔，特閑禁呪。律儀傳訓，有五部焉：一法密部，二化地部，三飲光部，四說一切有部，五大眾部。天祠十有餘所，異道雜居。堅城四五，其王多治曹揭釐城。城周十六七里，居人殷盛。

曹揭釐城東四五里有罕堵波，極多靈瑞，是佛在昔作忍辱仙，於此為羯利王(唐言闍諍。舊云哥利，訛也)割截支體。

曹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，入大山，至阿波邏羅龍泉，即蘇婆伐罕堵河之源也。派流西南，春夏含凍，昏夕飛雪，雪霏五彩，光流四照。此龍者，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，名曰殄祇，深閑呪術，禁禦惡龍，不令暴雨，國人賴之，以稽餘糧。居人眾庶感恩懷德，家稅斗穀以饋遺焉。既積歲時，或有逋課。殄祇含怒，願為毒龍，暴行風雨，損傷苗稼。命終之後，為此池龍。泉流白水，損傷地利。釋迦如來大悲御世，愍此國人獨遭斯難，降神至此，欲化暴龍。執金剛神杵擊山崖，龍王震懼，乃出歸依，聞佛說法，心淨信悟，如來遂制勿損農稼。龍曰：「凡有所食，賴收人田，今蒙聖教，恐難濟給，願十二歲一收糧儲。」如來含覆，愍而許焉。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災。

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，水北岸大磐石上，有如來足所履迹，隨人福力，量有短長，是如來伏此龍已，留迹而去。後人於上積石為室，遐邇相趨，花香供養。順流而下三十餘里，至如來濯衣石，袈裟之文煥焉如鏤。

曹揭釐城南四百餘里，至醯羅山，谷水西派，逆流東上，雜華異果，被澗緣崖，峯巖危險，谿谷盤紆，或聞誼語之聲，或聞音樂之響。方石如塔，宛若工成，連延相屬，接布崖谷。是如來在昔為聞半頌(舊曰伽，梵文略也。或曰偈他，梵音訛也。今從正音，宜云伽他。伽他者，唐言頌，頌三十二言也)之法，於此捨身命焉。

曹揭釐城南二百餘里，大山側，至摩訶伐那(唐言大林)伽藍。是如來昔修菩薩行，號薩縛達之王(唐言一切施)，避敵棄國，潛行至此，遇貧婆羅門，方來乞匄。既失國位，無以為施，遂令羈縛，擒往敵王，冀以賞財，迴為惠施。

摩訶伐那伽藍西北，下山三四十里，至摩愉(摩言豆)伽藍。有窣堵波，高百餘尺。其側大方石上，有如來足蹈之迹，是佛昔蹈此石，放拘胝光明，照摩訶伐那伽藍，為諸人、天說本生事。其窣堵波基下有石，色帶黃白，常有津膩。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，為聞正法，於此析骨書寫經典。

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，至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是如來昔修菩薩行，號毘迦王(唐言與。舊曰尸毘王，訛)，為求佛果，於此割身，從鷹代鴿。

代鴿西北二百餘里，入珊尼羅闍川，至薩哀殺地(唐言蛇藥)僧伽藍。有窣堵波，高八十餘尺。是如來昔為帝釋，時遭饑歲，疾疫流行，醫療無功，死相屬。帝釋悲愍，思所救濟，乃變其形為大蟒身，僵屍川谷，空中遍告；聞者感慶，相率奔赴，隨割隨生，療飢療疾。其側不遠，有蘇摩大窣堵波。是如來昔為帝釋，時世疾疫，愍諸含識，自變其身為蘇摩蛇，凡有噉食，莫不康豫。

珊尼羅闍川北石崖邊，有窣堵波。病者至求，多蒙除差。如來在昔為孔雀王，與其群而至此，熱渴所逼，求水不獲，孔雀王以[此/束]啄崖，涌泉流注。今遂為池，飲沐愈疾。石上猶有孔雀蹤迹。

曹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，大河東有窣堵波，高六十餘尺，上軍王之所建也。昔如來之將寂滅，告諸大眾：「我涅槃後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之分。」及諸王將欲均量，上軍王後來，遂有輕鄙之議。是時天人大眾重宣如來顧命之言，乃預同分，持歸本國，式遵崇建。窣堵波側大河濱，有大石，狀如象。昔上軍王以大白象負舍利歸，至於此地，象忽蹶仆，因而自斃，遂變為石，即於其側起窣堵波。

曹揭釐城西五十餘里，渡大河，至盧醯咀迦(唐言赤)翠堵波，高五十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昔如來修菩薩行，為大國王，號曰慈力，於此刺身血以飼五藥叉(舊曰夜叉，訛也)。

曹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，至遏部多(唐言奇特)石翠堵波，高四十餘尺。在昔如來為諸人、天說法開導，如來去後，從地踊出，黎庶崇敬，香華不替。

石翠堵波西渡大河三四十里，至一精舍，中有阿縛盧枳低濕伐羅菩薩像(唐言觀自在。合字連聲，梵語如上；分文散音，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，伊濕伐羅譯曰自在。舊譯為光世音，或云觀世音，或觀世自在，皆訛謬也)。威靈潛被，神迹昭明，法俗相趨，供養無替。

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五十里，至藍勃盧山。山嶺有龍池，周三十餘里，淥波浩汗，清流皎鏡。

昔毘盧釋迦王前伐諸釋，四人拒軍者，宗親擯逐，各事分飛。其一釋種，既出國都，跋涉疲弊，中路而止。時有一雁，飛趣其前，既以馴狎，因即乘焉。其雁飛翔，下此池側。釋種虛遊，遠適異國，迷不知路，假寐樹陰。池龍少女，遊覽水濱，忽見釋種，恐不得當也，變為人形，即而摩拊。釋種驚寤，因即謝曰：「羈旅羸人，何見親拊？」遂欵殷勤，凌逼野合。女曰：「父母有訓，祇奉無違。雖蒙惠顧，未承高命。」釋種曰：「山谷杳冥，爾家安在？」曰：「我此池之龍女也。敬聞聖族流離逃難，幸因遊覽，敢慰勞弊。命有譙私，未聞來旨。況乎積禍，受此龍身，人畜殊途，非所聞也。」釋種曰：「一言見允，宿心斯畢。」龍女曰：「敬聞命矣，唯所去就。」釋種乃誓心曰：「凡我所有福德之力，令此龍女舉體成人。」福力所感，龍遂改形，既得人身，深自慶悅。乃謝釋種曰：「我積殃運，流轉惡趣。幸蒙垂顧，福力所加，曠劫弊身，一旦改變。欲報此德，糜軀未謝。心願陪遊，事拘物議。願白父母，然後備禮。」龍女還池，白父母曰：「今者遊覽，忽逢釋種，福力所感，變我為人，情存好合，敢陳事實。」龍王心欣人趣，情重聖族，遂從女請。乃出池而謝釋種曰：「不遺非類，降尊就卑，願臨我室，敢供灑掃。」釋種受龍王之請，遂即其居。於是龍宮之中，親迎備禮，燕爾樂會，肆極歡娛。釋種覩龍之形，心常畏惡，乃欲辭出。龍王止曰：「幸無遠舍，隣此宅居，當令據疆土，稱大號，總有臣庶，祚延長世。」釋種謝曰：「此言非冀。」龍王以寶劍置篋中，妙好白氈，而覆其上。謂釋種曰：「幸持此氈以獻國王，王必親受遠人之貢，可於此時害其王也。因據其國，不亦善乎？」釋種受龍指誨，便往行獻；烏仗那王躬舉其氈，釋種執其袂而刺之。侍臣、衛兵誼亂階陛，釋種麾劍告曰：「我所杖劍，神龍見授，以誅後伏，以斬不臣。」咸懼神武，推尊大位。於是沿弊立政，表賢

恤患。已而動大眾，備法駕，即龍宮而報命，迎龍女以還都。龍女宿業未盡，餘報猶在、每至譙私，首出九龍之頭。釋種畏惡，莫知圖計，伺其寐也，利刃斷之。龍女驚寐曰：「斯非後嗣之利，非徒我命有少損傷，而汝子孫當苦頭痛。」故此國族常有斯患，雖不連綿，時一發動。釋種既沒，其子嗣位，是嗚咄羅犀那王(唐言上軍)。上軍王嗣位之後，其母喪明。如來伏阿波邏羅龍還也，從空下其宮中。上軍王適從遊獵，如來因為其母略說法要。遇聖聞法，遂得復明。如來問曰：「汝子，我之族也，今何所在？」母曰：「旦出畋遊，今將返駕。」如來與諸大眾尋欲發引。王母曰：「我惟福遇，生育聖族，如來悲愍，又親降臨，我子方還，願少留待。」世尊曰：「斯人者，我之族也。可聞教而信悟，非親誨以發心。我其行矣。還，語之曰：『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樹間入涅槃，宜取舍利，自為供養。』」如來與諸大眾凌虛而去。上軍王方遊獵，遠見宮中光明赫奕，疑有火災，罷獵而返。乃見其母復明，慶而問曰：「我去幾何，有斯祥感，能令慈母復明如昔？」母曰：「汝出之後，如來至此，聞佛說法，遂得復明。如來從此至拘尸城娑羅樹間，當取涅槃，召汝速來分取舍利。」時王聞已，悲號頓躄，久而醒悟，命駕馳赴。至雙樹間，佛已涅槃。時諸國王輕其邊鄙，寶重舍利，不欲分與。是時天、人大眾重宣佛意，諸王聞已，遂先均授。

曹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，逆上信度河，途路危險，山谷杳冥，或履絙索，或牽鐵鎖，棧道虛臨，飛梁危構，椽杙躡躑，行千餘里，至達麗羅川，即烏仗那國舊都也。多出黃金及鬱金香。達麗川中大伽藍側，有刻木慈氏菩薩像，金色晃昱，靈鑿潛通，高百餘尺，末田底迦(舊曰末田地，訛略也)阿羅漢之所造也。羅漢以神通力，携引匠人升覩史多天(舊曰兜率他也，又曰兜術他，訛也)親觀妙相，三返之後，功乃畢焉。自有此像，法流東派。從此東行，踰嶺越谷，逆上信度河，飛梁棧道，履危涉險，經五百餘里，至鉢露羅國(北印度境)。鉢露羅國，周四千餘里，在大雪山間，東西長，南北狹。多麥、豆，出金、銀，資金之利，國用富饒。時唯寒烈，人性獷暴，薄於仁義，無聞禮節。形貌麤弊，衣服毛褐。文字大同印度。言語異於諸國，伽藍數百所，僧徒數千人，學無專習，戒行多濫。從此復還烏鐸迦漢茶城，南渡信度河，河廣三四里，南流，澄清皎鏡，汨忽漂流。毒龍、惡獸窟穴其中，若持貴寶、奇花果種及佛舍利渡者，船多飄沒。渡河至咄叉始羅國(北印度境)。咄叉始羅國，周二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酋豪力競，王族絕嗣，往者役屬迦畢試國，近又附庸迦濕彌羅國。地稱沃壤，稼穡殷

盛，泉流多，花草茂。氣序和暢，風俗輕勇，崇敬三寶。伽藍雖多，荒蕪已甚，僧徒寡少，並學大乘。

大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醫羅鉢咀羅龍王池，周百餘步。其水澄清，雜色蓮華同榮異彩。此龍者，即昔迦葉波佛時壞醫羅鉢羅樹苾芻者也。故今彼土請雨祈晴，必與沙門共至池所，彈指慰問隨願必果。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，入兩山間，有翠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高百餘尺。是釋迦如來懸記，當來慈氏世尊出興之時，自然有四大寶藏，即斯勝地，當其所。聞諸先志曰：或時地震，諸山皆動，周藏百步，無所傾搖。諸有愚夫，妄加發掘，地為震動，人皆蹶仆。傍有伽藍，**圯**損已甚，久絕僧徒。

城北十二三里有翠堵波，無憂王之建也。或至齋日，時放光明，神花天樂，頗有見聞。聞諸先志曰：近有婦人，身嬰惡癩，竊至翠堵波，責躬禮懺，見其庭宇有諸糞穢，掬除灑掃，塗香散華，採青蓮。重布其地。惡疾除愈，形貌增妍，身出名香，青蓮同馥。斯勝地也，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，為大國王，號戰達羅鉢刺婆(唐言月光)，志求菩提，斷頭惠施。若此之捨，凡歷千生。

捨頭翠堵波側有僧伽藍，庭宇荒涼，僧徒減少。昔經部拘摩羅邏多(唐言童受)論師於此製述諸論。

城外東南，南山之陰有翠堵波，高百餘尺，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為繼母所誣抉目之處，無憂王所建也。盲人祈請，多有復明。

此太子正后生也，儀貌妍雅，慈仁夙著。正后終沒，繼室憍姪，縱其昏愚，私逼太子。太子瀝泣引責，退身謝罪。繼母見違，彌增忿怒，候王閑隙，從容言曰：「夫咀叉始羅，國之要領，非親子弟，其可寄乎？今者，太子仁孝著聞，親賢之故，物議斯在。」王或聞說，雅悅姦謀，即命太子，而誡之曰：「吾承餘緒，垂統繼業，唯恐失墜，忝負先王。咀叉始羅國之襟帶，吾今命爾作鎮彼國。國事殷重，人情詭雜，無妄去就，有虧基緒。凡有召命，驗吾齒印。印在吾口，其有謬乎？」於是太子銜命來鎮。歲月雖淹，繼室彌怒，詐發制書，紫泥封記，候王眠睡，竊齒為印，馳使而往，賜以責書。輔臣跪讀，相顧失圖。太子問曰：「何所悲乎？」曰：「大王有命，書責太子，抉去兩目，逐棄山谷，任其夫妻，隨時生死。雖有此命，尚未可依。今宜重請，面縛待罪。」太子曰：「父而賜死，其可辭乎？齒印為封，誠無謬矣。」命旃荼羅抉去其眼。眼既失明，乞貸自濟，流離展轉，至父都城。其妻告曰：「此是王城。嗟乎，飢寒良苦！昔為王子，今作乞人！願得聞知，重申先責。」於是謀計，入王內廐，於夜後分，泣對清風，長嘯悲吟，箜篌鼓和。王在高樓，聞其雅唱，辭甚怨悲，怪而問曰：「箜篌歌聲，似是吾子，今以何故而來此乎？」即問內廐：「誰為歌嘯？」遂將盲

人，而來對旨。王見太子，銜悲問曰：「誰害汝身，遭此禍釁？愛子喪明，猶自不覺，凡百黎元，如何究察？天乎，天乎，何德之衰！」太子悲泣，謝而對曰：「誠以不孝，負責於天，某年日月，忽奉慈旨，無由致辭，不敢逃責。」其王心知繼室為不軌也，無所究察，便加刑辟。時菩提樹伽藍有瞿沙(唐言妙音)大阿羅漢者，四辯無礙，三明具足。王將盲子，陳告其事，唯願慈悲，令得復明。時彼羅漢受王請已，即於是日宣令國人：「吾於後日，欲說妙理，人持一器，來此聽法，以盛泣淚也。」於是遠近相趨，士女雲集。是時阿羅漢說十二因緣，凡厥聞法，莫不悲耿，以所持器，盛其瀝泣。說法既已，總收眾淚，置之金盤，而自誓曰：「凡吾所說，諸佛至理。理若不真，說有紕繆，斯則已矣；如其不爾，願以眾淚，洗彼盲眼，眼得復明，明視如昔。」發是語訖，持淚洗眼，眼遂復明。王乃責彼輔臣，詰諸僚佐，或黜或放，或遷或死。諸豪世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。

從此東南越諸山谷，行七百餘里，至僧訶補羅國(北印度境)。

僧訶補羅國，周三千五六百里，西臨信度河。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，依山據嶺，堅峻險固。農務少功，地利多獲。氣序寒，人性猛，俗尚驍勇，又多譎詐。國無君長主位，役屬迦濕彌羅國。城南不遠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莊飾有虧，靈異相繼。傍有伽藍，空無僧侶。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窣堵波，無憂王建也，高二百餘尺。池沼十數，映帶左右，雕石為岸，殊形異類。激水清流，洄漂注，龍魚水族，窟穴潛泳，四色蓮華，彌漫清潭。百果具繁，同榮異色，林沼交映，誠可遊玩。傍有伽藍，久絕僧侶。

窣堵波側不遠，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理初說法處，今有封記，傍建天祠。其徒苦行，晝夜精勤，不遑寧息。本師所說之法，多竊佛經之義，隨類設法，擬則軌儀。大者謂苾芻，小者稱沙彌。威儀律行，頗同僧法。唯留少髮，加之露形，或有所服，白色為異，據斯流別，稍用區分。其天師像，竊類如來，衣服為差，相好無異。

從此復還咀叉始羅國北界，渡信度河，南東行二百餘里，度大石門，昔摩訶薩埵王子，於此投身飢餓烏擇(音徒)。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窣堵波，摩訶薩埵愍餓獸之無力也，行至此地，乾竹自刺，以血啗之，於是乎獸乃噉焉。其中地土，洎諸草木，微帶絳色，猶血染也。人履其地，若負芒刺，無云疑信，莫不悲愴。

捨身北有石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雕刻奇製，時燭神光。小窣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，周此瑩域，其有疾病，旋繞多愈。

石窣堵波東有伽藍，僧徒百餘人，並學大乘教。從此東行五十餘里，至孤山，中有伽藍，僧徒二百餘人，並學大乘法教。華菓繁

茂，泉池澄鏡。傍有翠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是如來在昔於此化惡藥叉，令不食肉。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，至烏刺尸國(北印度境)。

烏刺尸國，周二千餘里，山阜連接，田疇隘狹。國大都城周七八里，無大君長，役屬迦濕彌羅國。宜稼穡，少華果。氣序溫和，微有霜雪。俗無禮義，人性剛猛，多行詭詐，不信佛法。大城西南四五里有翠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所建也。傍有伽藍，僧徒寡少，並皆學大乘法教。從此東南，登山履險，度鐵橋，行千餘里，至迦濕彌羅國(舊曰罽賓，訛也。北印度境)。

迦濕彌羅國，周七千餘里。四境負山，山極峭峻，雖有門徑，而復隘狹，自古隣敵無能攻伐。國大城西臨大河，南北十二三里，東西四五里。宜稼穡，多花果，出龍種馬及鬱金香、火珠、藥草。氣序寒勁，多雪少風。服毛褐，衣白氎。土俗輕僇，人多怯懦。國為龍護，遂雄隣境。容貌妍美，情性詭詐。好學多聞，邪正兼信。伽藍百餘所，僧徒五千餘人。有四翠堵波，並無憂王建也，各有如來舍利升餘。

《國志》曰：國地本龍池也。昔佛世尊自烏仗那國降惡神已，欲還中國，乘空當此國上，告阿難曰：「我涅槃之後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，當於此地建國安人，弘揚佛法。」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，阿難弟子末田底迦阿羅漢者，得六神通，具八解脫，聞佛懸記，心自慶悅，便來至此，於大山嶺，宴坐林中，現大神變。龍見深信，請資所欲。阿羅漢曰：「願於池內，惠以容膝。」龍王於是縮水奉施。阿羅漢神通廣身，龍王縱力縮水，池空水盡，龍翻請地。阿羅漢於此西北為留一池，周百餘里；自餘枝屬，別居小池。龍王曰：「池地總施，願恒受供。」末田底迦曰：「我今不久無餘涅槃，雖欲受請，其可得乎？」龍王重請：「五百羅漢常受我供，乃至法盡，法盡之後，還取此國以為居池。」末田底迦從其所請。時阿羅漢既得其地，運大神通力，立五百伽藍。於諸異國買鬻賤人，以充役使，以供僧眾。末田底迦入寂滅後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，隣境諸國鄙其賤種，莫與交親，謂之訖利多(唐言買得)。今時泉水已多流濫。

摩揭陀國無憂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，命世君臨，威被殊俗。深信三寶，愛育四生。時有五百羅漢僧、五百凡夫僧，王所敬仰，供養無差。有凡夫僧摩訶提婆(唐言大天)，闊達多智，幽求名實，潭思作論，理違聖教，凡有聞知，群從異議。無憂王不識凡、聖，同情所好，黨援所親，召集僧徒赴殞伽河，欲沈深流，總從誅戮。時諸羅漢既逼命難，咸運神通，凌虛履空，來至此國，山棲谷隱。時無憂王聞而懼，躬來謝過，請還本國。彼諸羅漢確不從命。無憂王為羅漢建五百僧伽藍，總以此國持施眾僧。

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，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，應期撫運，王風遠被，殊俗內附。機務餘暇，每習佛經，日請一僧入宮說法，而諸異議部執不同。王用深疑，無以去惑。時脇尊者曰：「如來去世，歲月逾邈，弟子部執，師資異論，各據聞見，共為矛盾。」時王聞已，甚用感傷，悲歎良久，謂尊者曰：「猥以餘福，聿遵前緒，去聖雖遠，猶為有幸，敢忘庸鄙，紹隆法教，隨其部執，具釋三藏。」脇尊者曰：「大王宿殖善本，多資福祐，留情佛法，是所願也。」王乃宣令遠近，召集聖哲。於是四方輻湊，萬里星馳，英賢畢萃，叡聖咸集。七日之中，四事供養。既欲法議，恐其誼雜。王乃具懷白諸僧曰：「證聖果者住，具結縛者還。」如此尚眾。又重宣令：「無學人住，有學人還。」猶復繁多。又更下令：「具三明、備六通者住，自餘各還。」然尚繁多。又更下令：「其有內窮三藏、外達五明者住，自餘各還。」於是得四百九十九人。王欲於本國，苦其暑濕，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。脇尊者等議曰：「不可。彼多外道，異論糾紛，酬對不暇，何功作論？眾會之心，屬意此國。此國四周山固，藥叉守衛，土地膏腴，物產豐盛，賢聖之所集往，靈僊之所遊止。」眾議斯在，僉曰：「允諧。」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，建立伽藍，結集三藏，欲作《毘婆沙論》。是時尊者世友，戶外納衣。諸阿羅漢謂世友曰：「結使未除，淨議乖謬，爾宜遠迹，勿居此也。」世友曰：「諸賢於法無疑，代佛施化，方集大義，欲製正論。我雖不敏，粗達微言，三藏玄文、五明至理，頗亦沈研，得其趣矣。」諸羅漢曰：「言不可以若是。汝宜屏居，疾證無學，已而會此，時未晚也。」世友曰：「我顧無學，其猶涕唾，志求佛果，不趨小徑。擲此縷丸，未墜于地，必當證得無學聖果。」時諸羅漢重訶之曰：「增上慢人，斯之謂也。無學果者，諸佛所讚，宜可速證，以決眾疑。」於是世友即擲縷丸，空中諸天接縷丸而請曰：「方證佛果，次補慈氏，三界特尊，四生攸賴，如何於此欲證小果？」時諸羅漢見是事已，謝咎推德，請為上座，凡有疑議，咸取決焉。是五百賢聖，先造十萬頌《鄔波第鑠論》（舊曰《優波提舍論》，訛也）。釋《素咀纜藏》（舊曰《修多羅藏》，訛也）。次造十萬頌《毘奈耶毘婆沙論》，釋《毘奈耶藏》（舊曰《毘那耶藏》，訛也）。後造十萬頌《阿毘達磨毘婆沙論》，釋《阿毘達磨藏》（或曰《阿毘曇藏》，略也）。凡三十萬頌，九百六十萬言，備釋三藏，懸諸千古，莫不窮其枝葉，究其淺深，大義重明，微言再顯，廣宣流布，後進賴焉。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鑠，鏤寫論文，石函緘封，建窣堵波，藏於其中。命藥叉神周衛其國，不令異學持此論出，欲求習學，就中受業。於是功既成畢，還軍本都。出此國西門之外，東面而跪，復以此國總施僧徒。

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，斥逐僧徒，毀壞佛法。覩貨邏國呬摩咀羅王(唐言雪山下)，其先釋種也。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，光有疆土，嗣膺王業，樹心佛地，流情法海。聞訖利多種毀滅佛法，招集國中敢勇之士，得三千人，詐為商旅，多齎寶貨，挾隱軍器，來入此國。此國之君，特加賓禮。商旅之中，又更選募，得五百人，猛烈多謀，各袖利刃，俱持重寶，躬齎所奉，持以獻上。時雪山下王去其帽，即其座，訖利多種王驚懾無措，遂斬其首，令群下曰：「我是覩貨邏國雪山下王也。怒此賤種公行虐政，故於今者誅其有罪。凡百眾庶，非爾之辜。」然其國輔宰臣，遷於異域。既平此國，召集僧徒，式建伽藍，安堵如故。復於此國西門之外，東面而跪，持施眾僧。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滅祀，世積其怨，嫉惡佛法。歲月既遠，復自稱王。故今此國不甚崇信，外道天祠，特留意焉。

新城東南十餘里，故城北，大山陽，有僧伽藍，僧徒三百餘人。其窳堵波中有佛牙，長可寸半，其色黃白，或至齋日時放光明。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，僧徒解散，各隨利居。有一沙門，遊諸印度，觀禮聖迹，申其至誠。後聞本國平定，即事歸途，遇諸群象，橫行草澤，奔馳震吼。沙門見已，昇樹以避。是時群象相趨奔赴，競吸池水，浸漬樹根，互共排掘，樹遂蹶仆。既得沙門，負載而行，至大林中，有病象瘡痛而臥，引此僧手，至所苦處，乃枯竹所刺也。沙門於是拔竹傅藥，裂其裳，裹其足。別有大象，持金函授與病象，象既得已，轉授沙門，沙門開函，乃佛牙也。諸象圍繞，僧出無由。明日齋時，各持異果，以為中饌。食已，載僧出林，數百里外，方乃下之，各跪拜而去。沙門至國西界，渡一駛河，濟乎中流，船將覆沒。同舟之人互相謂曰：「今此船覆，禍是沙門；必有如來舍利，諸龍利之。」船主檢驗，果得佛牙。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：「吾今寄汝，不久來取。」遂不渡河，迴船而去，顧河歎曰：「吾無禁術，龍畜所欺！」重往印度，學禁龍法。三歲之後，復還本國，至河之濱，方設壇場，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。沙門持歸，於此伽藍，而修供養。

伽藍南十四五里，有小伽藍，中有觀自在菩薩立像。其有斷食誓死為期願見菩薩者，即從像中出妙色身。

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，至大山，有故伽藍，形製宏壯，蕪漫良甚，今唯一隅起小重閣。僧徒三十餘人，並學大乘法教。昔僧伽跋陀羅(唐言眾賢)論師於此製《順正理論》。伽藍左右諸窳堵波，大阿羅漢舍利並在。野獸、山猿採華供養，歲時無替，如承指命。然此山中多諸靈迹，或石壁橫分，峯留馬迹。凡厥此類，其狀譎詭，皆是羅

漢、沙彌，群從遊戲，手指麾畫，乘馬往來。遺迹若斯，難以詳述。

佛牙伽藍東十餘里，北山崖間，有小伽藍，是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《眾事分毘婆沙論》。

小伽藍中有石窣堵波，高五十餘尺，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。先有羅漢，形量偉大，凡所飲食，與象同等。時人譏曰：「徒知飽食，安識是非？」羅漢將入寂滅也，告諸人曰：「吾今不久當取無餘，欲說自身所證妙法。」眾人聞之，相更譏笑，咸來集會，共觀得失。時阿羅漢告諸人曰：「吾今為汝說本因緣。此身之前，報受象身，在東印度，居王內廐。是時此國有一沙門，遠遊印度，尋訪聖教諸經典論。時王持我，施與沙門，載負佛經，而至於此。是後不久，尋即命終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，遂得為人，復鍾餘慶，早服染衣，勤求出離，不遑寧居，得六神通，斷三界欲。然其所食，餘習尚然，每自節身，三分食一。」雖有此說，人猶未信。即昇虛空，入火光定，身出煙焰，而入寂滅，餘骸墜下，起窣堵波。

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，至商林伽藍，布刺拏(唐言圓滿)論師於此作《釋毘婆沙論》。

城西行百四五十里，大河北，接山南，至大眾部伽藍，僧徒百餘人。昔佛地羅論師於此作大眾部《集真論》。

從此西南，踰山涉險，行七百餘里，至半笈(奴故反)嗟國(北印度境)。半笈嗟國，周二千餘里。山川多，疇壠狹，穀稼時播，花菓繁茂，多甘蔗，無蒲萄，菴沒羅菓、烏淡跋羅、茂遮等菓，家植成林，珍其味也。氣序溫暑，風俗勇烈。裳服所製，多衣氎布。人性質直，淳信三寶。伽藍五所，並多荒圯。無大君長，役屬迦濕彌羅國。城北伽藍少有僧徒。伽藍北有石窣堵波，寔多靈異。

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，至曷邏闍補羅國(北印度境)。

曷邏闍補羅國，周四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極險固，多山阜，川原隘狹，地利不豐。土宜氣序，同半笈嗟國。風俗猛烈，人性驍勇。國無君長，役屬迦濕彌羅國。伽藍十所，僧徒寡少。天祠一所，外道甚多。自濫波國至於此土，形貌麁弊，情性猥暴，語言庸鄙，禮義輕薄，非印度之正境，乃邊裔之曲俗。

從此東南，下山，渡水，行七百餘里，至磔迦國(北印度境)。

大唐西域記卷第三

- 磔迦國
- 至那僕底國
- 闍爛達羅國
- 屈(居勿反)露多國
- 設多圖盧國
- 波理夜咄羅國
- 秣菟羅國
- 薩他泥濕伐羅國
- 罕祿勤那國
- 秣底補羅國
- 婆囉吸摩補羅國
- 瞿毘霜那國
- 聖醯掣咄羅國
- 毘羅刪那國
- 劫比他國

磔迦國，周萬餘里，東據毘播奢河，西臨信度河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宜粳稻，多宿麥，出金、銀、鑰石、銅、鐵。時候暑熱，土多風飆。風俗暴惡，言辭鄙褻。衣服鮮白，所謂僑奢耶衣、朝霞衣等。少信佛法，多事天神。伽藍十所，天祠數百。此國已往，多有福舍，以贍貧匱，或施藥，或施食，口腹之資，行旅無累。

大城西南十四五里，至奢羯羅故城。垣堵雖壞，基趾尚固。周二十餘里。其中更築小城，周六七里，居人富饒；即此國之故都也。

數百年前，有王號摩醯邏矩羅(唐言大族)，都治此城，王諸印度。有才智，性勇烈，隣境諸國，莫不臣伏。機務餘閑，欲習佛法，令於僧中推一俊德。時諸僧徒莫敢應命，少欲無為，不求聞達；博學高明，有懼威嚴。是時王家舊僮，染衣已久，辭論清雅，言談瞻敏，眾共推舉，而以應命。王曰：「我敬佛法，遠訪名僧，眾推此隸，與我談論。常謂僧中，賢明肩比，以今知之，夫何敬哉？」於是宣令五印度國，繼是佛法並皆毀滅，僧徒斥逐無復孑遺。

摩揭陀國婆羅阿迭多王(唐曰幼日)，崇敬佛法，愛育黎元，以大族王淫刑虐政，自守疆場，不恭職貢。時大族王治兵將討。幼日王知其

聲問，告諸臣曰：「今聞寇至，不忍鬪其兵也。幸諸僚庶赦而不罪，賜此微軀潛行草澤。」言畢出宮，依緣山野。國中感恩慕從者數萬餘人，棲竄海島。大族王以兵付弟，浮海往伐。幼日王守其阨險，輕騎誘戰，金鼓一震，奇兵四起，生擒大族，反接引現。大族王自愧失道，以衣蒙面。幼日王踞師子床，群官周衛，乃命侍臣告大族曰：「汝露其面，吾欲有辭。」大族對曰：「臣主易位，怨敵相視，既非交好，何用面談？」再三告示，終不從命。於是宣令數其罪曰：「三寶福田，四生攸賴。苟任豺狼，傾毀勝業。福不祐汝，見擒於我。罪無可赦，宜從刑辟。」時幼日王母博聞強識，善達占相。聞殺大族也，疾告幼日王曰：「我嘗聞大族奇姿多智，欲一見之。」幼日王命引大族至母宮中。幼日母曰：「嗚呼，大族幸勿恥也！世間無常，榮辱更事，吾猶汝母，汝若吾子，宜去蒙衣，一言面對。」大族曰：「昔為敵國之君，今為俘囚之虜，隳廢王業，亡滅宗祀，上愧先靈，下慚黎庶，誠恥面目。俯仰天地，不勝自喪，故此蒙衣。」王母曰：「興廢隨時，存亡有運。以心齊物，則得喪俱忘；以物齊心，則毀譽更起。宜信業報，與時推移，去蒙對語，或存軀命。」大族謝曰：「苟以不才，嗣膺王業，刑政失道，國祚亡滅，雖在縲紲之中，尚貪旦夕之命。敢承大造，面謝厚恩。」於是去蒙衣，出其面。王母曰：「子其自愛，當終爾壽。」已而告幼日王曰：「先典有訓，宥過好生。今大族王積惡雖久，餘福未盡，若殺此人，十二年中，菜色相視。然有中興之氣，終非大國之王，當據北方，有小國土。」幼日王承慈母之命，愍失國之君，媵以稚女，待以殊禮，總其遺兵，更加衛從，未出海島。大族王弟還國自立，大族失位，藏竄山野，北投迦濕彌羅國。迦濕彌羅王深加禮命，愍以失國，封以土邑。歲月既淹，率其邑人，矯殺迦濕彌羅王而自尊立。乘其戰勝之威，西討健馱邏國，潛兵伏甲，遂殺其王，國族大臣，誅鋤殄滅。毀翠堵波，廢僧伽藍，凡一千六百所。兵殺之外，餘有九億人，皆欲誅戮，無遺噍類。時諸輔佐咸進諫曰：「大王威懾強敵，兵不交鋒，誅其首惡。黎庶何咎？願以微躬，代所應死。」王曰：「汝信佛法，崇重冥福，擬成佛果，廣說本生，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？汝宜復位，勿有再辭。」於是三億上族，臨信度河流殺之；三億中族，下沈信度河流殺之；三億下族，分賜兵士，於是持其亡國之貨，振旅而歸。曾未改歲，尋即徂落。于時，雲霧冥晦，大地震動，暴風奮發。時證果人愍而歎曰：「枉殺無辜，毀滅佛法，墮無間獄，流轉未已。」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，僧徒百餘人，並學小乘法。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《勝義諦論》。其側翠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過去四佛於此說

法。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。伽藍西北五六里，有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。

新都城東北十餘里，至石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。《印度記》曰：「窣堵波中有多舍利，或有齋日，時放光明。」從此東行五百餘里，至那僕底國(北印度境)。

至那僕底國，周二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。稼穡滋茂，菓木稀疏。編戶安業，國用豐贍。氣序溫暑，風俗怯弱，學綜真俗，信兼邪正。伽藍十所，天祠八所。

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，聲振隣國，威被殊俗，河西蕃維，畏威送質。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，賞遇隆厚，三時易館，四兵警衛。此國則冬所居也，故曰至那僕底(唐言漢封)。質子所居，因為國號。此境已往，洎諸印度，土無梨、桃，質子所植，因謂桃曰至那爾(唐言漢持來)，梨曰至那羅闍弗咀邏(唐言漢王子)。故此國人深敬東土，更相指語：「是我先王本國人也。」

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，至答秣蘇伐那僧伽藍(唐言闍林)。僧徒三百餘人，學說一切有部，眾儀肅穆，德行清高，小乘之學特為博究，賢劫千佛皆於此地集天、人眾，說深妙法。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，有迦多衍那(舊曰迦旃延，訛也)論師者，於此製《發智論》焉。闍林伽藍中有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。小窣堵波、諸大石室，鱗次相望，不詳其數，並是劫初已來諸果聖人，於此寂滅，**羌**難備舉，齒骨猶在。繞山伽藍周二十里，佛舍利窣堵波數百千所，連隅接影。

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，至闍爛達羅國(北印度境)。

闍爛達羅國，東西千餘里，南北八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二三里。宜穀稼，多粳稻，林樹扶疎，華菓茂盛。氣序溫暑，風俗剛烈，容貌鄙陋，家室富饒。伽藍五十餘所，僧徒二千餘人，大小二乘，專門習學。天祠三所，外道五百餘人，並塗灰之侶也。此國先王崇敬外道，其後遇羅漢，聞法信悟。故中印度王體其淳信，五印度國三寶之事，一以總監。混彼此，忘愛惡，督察僧徒，妙窮淑慝。故道德著聞者，竭誠敬仰；戒行虧犯者，深加責罰。聖迹之所，並皆旌建，或窣堵波，或僧伽藍，印度境內，無不周遍。

從此東北，踰峻嶺越，洞谷，經危途，涉險路，行七百餘里，至屈(居勿反)露多國(北印度境)。

屈露多國，周三千餘里，山周四境。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。土地沃壤，穀稼時播，華果茂盛，卉木滋榮。既隣雪山，遂多珍藥，出金、銀、赤銅及火珠、雨石。氣序逾寒，霜雪微降。人貌麁弊，既癯且尪，性剛猛，尚氣勇。伽藍二十餘所，僧徒千餘人，多學大

乘，少習諸部。天祠十五，異道雜居。依巖據嶺，石室相距，或羅漢所居，或仙人所止。國中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建也。在昔如來曾至此國。說法度人，遺迹斯記。

從此北路千八九百里，道路危險，踰山越谷，至洛護羅國。此北二千餘里，經途艱阻，寒風飛雪，至秣邏娑國(亦謂三波訶國)。

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，越大山，濟大河，至設多圖盧國(北印度境)。

設多圖盧國，周二千餘里，西臨大河。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。穀稼殷盛，果實繁茂，多金、銀，出珠珍。服用鮮素，裳衣綺靡。氣序暑熱，風俗淳和，人性善順，上下有序。敦信佛法，誠心質敬。王城內外，伽藍十所，庭宇荒涼，僧徒尠少。城東南三四里，有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

復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，至波理夜咀羅國(中印度境)。

波理夜咀羅國，周三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。宜穀稼，豐宿麥，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焉。多牛羊，少華菓。氣序暑熱，風俗剛猛。不尚學藝，信奉外道。王，吠奢種也，性勇烈，多武略。伽藍八所，傾毀已甚，僧徒寡少，習學小乘。天祠十餘所，異道千餘人。

從此東行五百餘里，至秣菟羅國(中印度境)。

秣菟羅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，土地膏腴，稼穡是務。菴沒羅菓家植成林，雖同一名，而有兩種：小者生青熟黃，大者始終青色。出細班氎及黃金。氣序暑熱，風俗善順，好修冥福，崇德尚學。伽藍二十餘所，僧徒二千餘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習學。天祠五所，異道雜居。

有三窣堵波，並無憂王所建也。過去四佛遺迹甚多。釋迦如來諸聖弟子遺身窣堵波，謂舍利子(舊曰舍利子，又曰舍利弗，訛略也)、沒特伽羅子(舊曰目乾連，訛也)、布剌拏梅咀麗衍尼弗咀羅、(唐言滿慈子。舊曰彌多羅尼子，訛略也)、鄔波釐、阿難陀、羅怛羅(舊曰羅睺，又曰羅云，皆訛略也)，曼殊室利(唐言妙吉祥。舊曰濡首，又曰文殊師利，或言曼殊尸利，譯曰妙德，訛也)諸菩薩窣堵波等。每歲三長及月六齋，僧徒相競，率其同好，齎持供具，多營奇玩，隨其所宗，而致像設。阿毘達磨眾供養舍利子；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；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；學毘柰耶眾供養鄔波釐；諸苾芻尼供養阿難；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怛羅；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。是日也，諸窣堵波競修供養，珠幡布列，寶蓋駢羅，香煙若雲，華散如雨，蔽虧日月，震蕩谿谷。國王大臣，修善為務。

城東行五六里，至一山伽藍，疎崖為室，因谷為門，尊者鄔波鞠多(唐言近護)之所建也。其中則有如來指爪窠堵波。

伽藍北巖間，有石室，高二十餘尺，廣三十餘尺，四寸細籌填積其內。尊者近護說法化導，夫妻俱證羅漢果者，乃下一籌，異室別族，雖證不記。

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，至大涸池，傍有窠堵波。在昔如來行經此處，時有獼猴，持蜜奉佛，佛令水和，普遍大眾。獼猴喜躍，墮坑而死，乘茲福力，得生人中。

池北不遠，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。其側有舍利子、沒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，並建窠堵波，以記遺迹。如來在世，屢遊此國，說法之所，並有封樹。

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(中印度境)。

薩他泥濕伐羅國，周七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土地沃壤，稼穡滋盛。氣序溫暑，風俗澆薄，家室富饒，競為奢侈。深閑幻術，高尚異能。多逐利，少務農，諸方奇貨多聚其國。伽藍三所，僧徒七百餘人，並皆習學小乘法教。天祠百餘所，異道甚多。

大城四周二百里內，彼土之人謂為福地。聞諸先志曰：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，境壤相侵，干戈不息。兩主合謀，欲決兵戰，以定雌雄，以寧氓俗。黎庶胥怨，莫從君命。王以為眾庶者，難與慮始也，神可動物，權可立功。時有梵志，素知高才，密齎束帛，命入後庭，造作法書，藏諸巖穴。歲月既久，樹皆合拱。王於朝坐，告諸臣曰：「吾以不德，忝居大位，天帝垂照，夢賜靈書，今在某山，藏於某嶺。」於是下令營求，得書山林之下。群官稱慶，眾庶悅豫，宣示遠近，咸使聞知。其大略曰：「夫生死無崖，流轉無極，含靈淪溺，莫由自濟。我以奇謀，令離諸苦。今此王城周二百里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。歲月極遠，銘記堙滅，生靈不悟，遂沈苦海。溺而不救，夫何謂歟？汝諸含識，臨敵兵死，得生人中，多殺無辜，受天福樂，順孫孝子，扶侍親老，經遊此地，獲福無窮。功少福多，如何失利？一喪人身，三途冥漠。是故含生，各務修業！」於是人皆兵戰，視死如歸。王遂下令，招募勇烈，兩國合戰，積屍如莽。迄于今時，遺骸遍野，時既古昔，人骸偉大。國俗相傳，謂之福地。

城西北四五里，有窠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甄皆黃赤色，甚光淨，中有如來舍利一斗，光明時照，神迹多端。

城南行百餘里，至俱昏(去聲)茶僧伽藍。重閣連甍，層臺間峙。僧徒清肅，威儀閑雅。

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，至窠祿勤那國(中印度境)。

羣祿勤那國，周六千餘里，東臨殞伽河，北背大山，閻牟那河中境而流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，東臨閻牟那河，荒蕪雖甚，基趾尚固。土地所產，風氣所宜，同薩他泥濕伐羅國。人性淳質，宗信外道。貴藝學，尚福慧。伽藍五所，僧徒千餘人，多學小乘，少習餘部。商推微言，清論玄奧，異方俊彥，尋論稽疑。天祠百所，異道甚多。

大城東南閻牟那河西，大伽藍東門外，有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如來在昔，曾於此處說法度人。其側又一羣堵波，中有如來髮、爪也。舍利子、沒特伽羅諸阿羅漢髮、爪羣堵波，周其左右，數十餘所。如來寂滅之後，此國為諸外道所誑誤焉，信受邪法，捐廢正見。今有五伽藍者，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羅門論議勝處，因此建焉。

閻牟那河東行八百餘里，至殞伽河河源，廣三四里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。水色滄浪，波流浩汗，靈怪雖多，不為物害，其味甘美，細沙隨流。彼俗書記，謂之福水，罪咎雖積，沐浴便除；輕命自沈，生天受福；死而投骸，不墮惡趣；揚波激流，亡魂獲濟。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達實相，得諸法性，愍諸愚夫，來此導誘。當是時也，士女咸會，少長畢萃，於河之濱，揚波激流。提婆菩薩和光汲引，俯首反激，狀異眾人。有外道曰：「吾子何其異乎？」提婆菩薩曰：「吾父母親宗在執師子國，恐苦飢渴，冀斯遠濟。」諸外道曰：「吾子謬矣！曾不再思，妄行此事。家國綿邈，山川遼寬，激揚此水，給濟彼飢，其猶却行以求前及，非所聞也。」提婆菩薩曰：「幽途罪累，尚蒙此水；山川雖阻，如何不濟？」時諸外道知難謝屈，捨邪見，受正法，改過自新，願奉教誨。

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(中印度境)。

秣底補羅國，周六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宜穀、麥，多華果。氣序和暢，風俗淳質。崇尚學藝，深閑呪術。信邪正者，其徒相半。王，戍達羅種也，不信佛法，敬事天神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八百餘人，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。天祠五十餘所，異道雜居。

大城南四五里，至小伽藍，僧徒五十餘人。昔瞿拏鉢刺婆(唐言德光)論師於此作《辯真》等論，凡百餘部。論師少而英傑，長而弘敏，博物強識，碩學多聞。本習大乘，未窮玄奧，因覽《毘婆沙論》，退業而學小乘，作數十部論，破大乘綱紀，成小乘執著。又製俗書數十餘部，非斥先進所作典論。覃思佛經，十數不決，研精雖久，疑情未除。時有提婆犀那(唐言天軍)羅漢，往來覩史多天。德光願見慈氏，決疑請益。天軍以神通力，接上天宮。既見慈氏，長揖不禮。天軍謂曰：「慈氏菩薩次紹佛位，何乃自高，敢不致敬？方欲受業，如何不屈？」德光對曰：「尊者此言，誠為指誨。然我具戒

苾芻，出家弟子，慈氏菩薩受天福樂，非出家之侶，而欲作禮，恐非所宜。」菩薩知其我慢心固，非聞法器，往來三返，不得決疑。更請天軍，重欲覲禮。天軍惡其我慢，蔑而不對。德光既不遂心，便起恚恨，即趣山林，修發通定，我慢未除，不證道果。德光伽藍北三四里，有大伽藍，僧徒二百餘人，並學小乘法教，是眾賢論師壽終之處。論師，迦濕彌羅國人也，聰敏博達，幼傳雅譽，特深研究《說一切有部毘婆沙論》。時有世親菩薩，一心玄道，求解言外，破毘婆沙師所執，作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，辭義善巧，理致清高。眾賢循覽，遂有心焉。於是沈研鑽極，十有二歲，作《俱舍論》二萬五千頌，凡八十萬言矣。所謂言深致遠，窮幽洞微。告門人曰：「以我逸才，持我正論，逐斥世親，挫其鋒銳，無令老叟獨擅先名。」於是學徒四三俊彥，持所作論，推訪世親。世親是時在磤迦國奢羯羅城，遠傳聲問，眾賢當至。世親聞已，即治行裝。門人懷疑，前進諫曰：「大師德高先哲，名擅當時，遠近學徒莫不推謝。今聞眾賢，一何惶遽？必有所下，我曹厚顏。」世親曰：「吾今遠遊，非避此子。顧此國中，無復監達。眾賢後進也，詭辯若流，我衰耄矣，莫能持論。欲以一言頹其異執，引至中印度，對諸髦彥，察乎真偽，詳乎得失。」尋即命侶，負笈遠遊。眾賢論師當後一日至此伽藍，忽覺氣衰，於是裁書謝世親曰：「如來寂滅，弟子部執，傳其宗學，各擅專門，黨同道，疾異部。愚以寡昧，猥承傳習，覽所製《阿毘達磨俱舍論》，破毘婆沙師大義，輒不量力，沈究彌年，作為此論，扶正宗學。智小謀大，死其將至。菩薩宣暢微言，抑揚至理，不毀所執，得存遺文，斯為幸矣，死何悔哉？」於是歷選門人有辭辯者而告之曰：「吾誠後學，輕凌先達，命也如何？當從斯沒！汝持是書及所製論，謝彼菩薩，代我悔過。」授辭適畢，奄爾云亡。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致辭曰：「我師眾賢已捨壽命。遺言致書，責躬謝咎。不墜其名，非所敢望。」世親菩薩覽書閱論，沈吟久之，謂門人曰：「眾賢論師聰敏後進，理雖不足，辭乃有餘。我今欲破眾賢之論，若指諸掌。顧以垂終之託，重其知難之辭，苟緣大義，存其宿志，況乎此論，發明我宗？」遂為改題為《順正理論》。門人諫曰：「眾賢未沒，大師遠迹，既得其論，又為改題，凡厥學徒，何顏受愧？」世親菩薩欲除眾疑，而說頌曰：「如師子王，避豕遠逝，二力勝負，智者應知。」眾賢死已，焚屍收骨，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沒羅林中，起窣堵波，今猶現在。

菴沒羅林側有窣堵波，毘末羅蜜多羅(唐言無垢友)論師之遺身。論師，迦濕彌羅國人也，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。博綜眾經，研究異論，遊五印度國，學三藏玄文，名立業成，將歸本國。途次眾賢論

師窣堵波也，拊而歎曰：「惟論師雅量清高，抑揚大義，方欲挫異部，立本宗業也，如何降年不永！我無垢友猥承末學，異時慕義，曠代懷德。世親雖沒，宗學尚傳，我盡所知，當製諸論，令瞻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，滅世親名，斯為不朽，用盡宿心。」說是語已，心發狂亂，五舌重出，熱血流涌。知命必終，裁書悔曰：「夫大乘教者，佛法之中究竟說也。名味泯絕，理致幽玄。輕以愚昧，駁斥先進，業報皎然，滅身宜矣。敢告學人，厥鑒斯在，各慎爾志，無得懷疑。」大地為震，命遂終焉。當其死處，地陷為坑。同旅焚屍，收骸旌建。時有羅漢見而歎曰：「惜哉！苦哉！今此論師，任情執見，毀惡大乘，墮無間獄。」

國西北境殞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，周二十餘里。居人殷盛，清流交帶，出鑰石、水精、寶器。去城不遠，臨殞伽河，有大天祠，甚多靈異。其中有池，編石為岸，引殞伽水為補，五印度人謂之殞伽河門，生福滅罪之所。常有遠方數百千人，集此澡濯。樂善諸王建立福舍，備珍羞，儲醫藥，惠施鰥寡，周給孤獨。

從此北行三百餘里，至婆羅吸摩補羅國(北印度境)。

婆羅吸摩補羅國，周四千餘里，山周四境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居人殷盛，家室富饒。土地沃壤，稼穡時播，出鑰石、水精。氣序微寒，風俗剛猛。少學藝，多逐利。人性獷烈，邪正雜信。伽藍五所，僧徒寡少。天祠十餘所，異道雜居。

此國境北大雪山中，有蘇伐剌拏瞿咄羅國(唐言金氏)。出上黃金，故以名焉。東西長，南北狹，即東女國也。世以女稱國。夫亦為王，不知政事，丈夫唯征伐，田種而已。土宜宿麥，多畜羊、馬。氣候寒烈，人性躁暴。東接吐蕃國，北接于闐國，西接三波訶國。

從末底補羅東南行四百餘里，至瞿毘霜那國(中印度境)。

瞿毘霜那國，周二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，崇峻險固，居人殷盛，華林池沼，往往相間。氣序土宜同末底補羅國。風俗淳質，勤學好福。多信外道，求現在樂。伽藍二所，僧眾百餘人，並皆習學小乘法教。天祠三十餘所，異道雜居。

大城側故伽藍中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高二百餘尺。如來在昔，於此一月說諸法要，傍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處。其側有如來髮、爪二窣堵波，各高一丈餘。

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，至堊醯掣咄羅國(中印度境)。

堊醯掣咄羅國，周三千餘里。大都城周十七八里，依據險固，宜穀、麥，多林泉。氣序和暢，風俗淳質。翫道篤學，多才博識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千餘人，習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九所，異道三百餘人，事自在天，塗灰之侶也。

城外龍池側有窰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是如來在昔為龍王，七日於此說法。其側有四小窰堵波，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自此東行二百六七十里，渡殑伽河，南至毘羅那拏國(中印度境)。毘羅那拏國，周二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氣序土宜，同罽醯掣咀邏國。風俗猛暴，人知學藝。崇信外道，少敬佛法。伽藍二所，僧徒三百人，並皆習學大乘法教。天祠五所，異道雜居。大城中故伽藍內，有窰堵波基，雖傾圮，尚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《蘊界處經》之所。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斯在。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，至劫比他國(舊謂僧迦舍國。中印度境)。

劫比他國，周二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氣序土宜，同毘羅那拏國。風俗淳和，人多學藝。伽藍四所，僧徒千餘人，並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十所，異道雜居，同共遵事大自在天。

城西二十餘里有大伽藍，經製輪奐，工窮剗，聖形尊像，務極莊嚴。僧徒數百人，學正量部法。數萬淨人，宅居其側。伽藍大垣內有三寶階，南北列，東面下，是如來自三十三天降還也。昔如來起自勝林，上昇天宮，居善法堂，為母說法，過三月已，將欲下降。天帝釋乃縱神力，建立寶階，中階黃金，左水精，右白銀。如來起善法堂，從諸天眾，履中階而下；大梵王執白拂，履銀階而右侍；天帝釋持寶蓋，蹈水精階而左侍；天眾凌虛，散華讚德。數百年前，猶有階級，逮至今時，陷沒已盡。諸國君王悲慨不遇，疊以磚石，飾以珍寶，於其故基，擬昔寶階，其高七十餘尺，上起精舍。中有石佛像，而左右之階有釋、梵之像，形擬厥初，猶為下勢。傍有石柱，高七十餘尺，無憂王所建。色紺光潤，質堅密理，上作師子，蹲踞向階，雕鏤奇形，周其方面，隨人罪福，影現柱中。寶階側不遠有窰堵波，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其側窰堵波，如來在昔於此澡浴。其側精舍，是如來入定之處。

精舍側有大石，基長五十步，高七尺，是如來經行之處。足所履迹皆有蓮華之文。基左右各有小窰堵波，帝釋、梵王之所建也。

釋、梵窰堵波前，是蓮華色苾芻尼欲先見佛，化作轉輪王處。如來自天宮還瞻部洲也，時蘇部底(唐言善現。舊曰須扶提，或曰須菩提，譯曰善吉，皆訛也)宴坐石室，竊自思曰：「今佛還降，人、天導從，如我今者，何所宜行？嘗聞佛說，知諸法空，體諸法性，是則以慧眼觀法身也。」時蓮華色苾芻尼欲初見佛，化為轉輪王，七寶導從，四兵警衛，至世尊所，復苾芻尼。如來告曰：「汝非初見。夫善現者，觀諸法空，是見法身。」

聖迹垣內，靈異相繼。其大窰堵波東南有一池龍，恒護聖迹。既有冥衛，難以輕犯，歲久自壞，人莫能毀。

從此東南行，減二百里，至羯若鞠闐國(唐言曲女城國。中印度境)。
大唐西域記卷第四

- 羯若鞠闍國
- 阿踰陀國
- 阿耶穆佉國
- 鉢邏耶伽國
- 憍賞彌國
- 鞞索(山格反)迦國

羯若鞠闍國，周四千餘里。國大都城西臨殑伽河，其長二十餘里，廣四五里。城隍堅峻，臺閣相望，花林池沼，光鮮澄鏡。異方奇貨，多聚於此。居人豐樂，家室富饒。華菓具繁，稼穡時播。氣序和洽，風俗淳質。容貌妍雅，服飾鮮綺。篤學遊藝，談論清遠。邪正二道，信者相半。伽藍百餘所，僧徒萬餘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習學。天祠二百餘所，異道數千餘人。

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，其舊王城號拘蘇磨補羅(唐言花宮)。王號梵授，福智宿資，文武允備，威懾瞻部，聲震隣國。具足千子，智勇弘毅，復有百女，儀貌妍雅。時有仙人居殑伽河側，棲神入定，經數萬歲，形如枯木，遊禽棲集，遺尼拘律果於仙人肩上，暑往寒來，垂蔭合拱。多歷年所，從定而起，欲去其樹，恐覆鳥巢，時人美其德，號大樹仙人。仙人寓目河濱，遊觀林薄，見王諸女相從嬉戲，欲界愛起，染著心生，便詣華宮，欲事禮請。王聞仙至，躬迎慰曰：「大仙棲情物外，何能輕舉？」仙人曰：「我棲林藪，彌積歲時，出定遊覽，見王諸女，染愛心生，自遠來請。」王聞其辭，計無所出，謂仙人曰：「今還所止，請俟嘉辰。」仙人聞命，遂還林藪。王乃歷問諸女，無肯應娉。王懼仙威，憂愁毀悴。其幼稚女候王事隙，從容問曰：「父王千子具足，萬國慕化，何故憂愁，如有所懼？」王曰：「大樹仙人幸顧求婚，而汝曹輩莫肯從命。仙有威力，能作災祥，儻不遂心，必起瞋怒，毀國滅祀，辱及先王。深惟此禍，誠有所懼。」稚女謝曰：「遺此深憂，我曹罪也。願以微軀，得延國祚。」王聞喜悅，命駕送歸。既至仙廬，謝仙人曰：「大仙俯方外之情，垂世間之顧，敢奉稚女，以供灑掃。」仙人見而不悅，乃謂王曰：「輕吾老叟，配此不妍。」王曰：「歷問諸女，無肯從命。唯此幼稚，願充給使。」仙人懷怒，便惡呪曰：

「九十九女，一時腰曲，形既毀弊，畢世無婚。」王使往驗，果已背偃。從是之後，便名曲女城焉。

今王，本吠奢種也，字曷利沙伐彈那(唐言喜增)。君臨有土，二世三王。父字波羅羯羅伐彈那(唐言作光增)，兄字曷邏闍伐彈那(唐言王增)。王增以長嗣位，以德治政。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剌那(唐言金耳)國設賞迦王(唐言月)，每謂臣曰：「隣有賢主，國之禍也。」於是誘請，會而害之。人既失君，國亦荒亂。時大臣婆尼(唐言辯了)，職望隆重，謂僚庶曰：「國之大計，定於今日。先王之子，亡君之弟，仁慈天性，孝敬因心，親賢允屬，欲以襲位。於事何如？各言爾志。」眾咸仰德，嘗無異謀。於是輔臣執事咸勸進曰：「王子垂聽，先王積功累德，光有國祚。嗣及王增，謂終壽考；輔佐無良，棄身讎手，為國大恥，下臣罪也。物議時謠，允歸明德。光臨土宇，克復親讎，雪國之恥，光父之業，功孰大焉？幸無辭矣！」王子曰：「國嗣之重，今古為難，君人之位，興立宜審。我誠寡德，父兄遐棄，推襲大位，其能濟乎？物議為宜，敢忘虛薄？今者殞伽河岸，有觀自在菩薩像，既多靈鑒，願往請辭。」即至菩薩像前，斷食祈請。菩薩感其誠心，現形問曰：「爾何所求，若此勤懇？」王子曰：「我惟積禍，慈父云亡；重茲酷罰，仁兄見害。自顧寡德，國人推尊，令襲大位，光父之業。愚昧無知，敢希聖旨！」菩薩告曰：「汝於先身，在此林中為練若苾芻，而精勤不懈。承茲福力，為此王子。金耳國王既毀佛法，爾紹王位，宜重興隆，慈悲為志，傷愍居懷，不久當王五印度境。欲延國祚，當從我誨，冥加景福，隣無強敵。勿昇師子之座，勿稱大王之號。」於是受教而退，即襲王位，自稱曰王子，號尸羅阿迭多(唐言戒日)。於是謂臣曰：「兄讎未報，隣國不賓，終無右手進食之期。凡爾庶僚，同心勦力。」遂總率國兵，講習戰士。象軍五千，馬軍二萬，步軍五萬，自西徂東，征伐不臣。象不解鞍，人不釋甲，於六年中，臣五印度。既廣其地，更增甲兵。象軍六萬，馬軍十萬。垂三十年，兵戈不起，政教和平，務修節儉，營福樹善，忘寢與食。令五印度不得噉肉，若斷生命，有誅無赦。於殞伽河側建立數千窣堵波，各高百餘尺。於五印度城邑、鄉聚、達巷、交衢，建立精廬，儲飲食，止醫藥，施諸羈貧，周給不殆。聖迹之所，並建伽藍。五歲一設無遮大會，傾竭府庫，惠施群有，唯留兵器，不充檀捨。歲一集會諸國沙門，於三七日中，以四事供養，莊嚴法座，廣飾義筵，令相摧論，校其優劣，褒貶淑慝，黜陟幽明。若戒行貞固，道德淳邃，推昇師子之座，王親受法；戒雖清淨，學無稽古，但加敬禮，示有尊崇；律儀無紀，穢德已彰，驅出國境，不願聞見。隣國小王、輔佐大臣，殖福無殆，求善忘勞，即携手同座，謂之善友；其異於此，

面不對辭，事有聞議，通使往復。而巡方省俗，不常其居，隨所至止，結廬而舍。唯雨三月，多雨不行。每於行宮日修珍饌，飯諸異學，僧眾一千，婆羅門五百。每以一日分作三時，一時理務治政，二時營福修善，孜孜不倦，竭日不足矣。

初，受拘摩羅王請曰，自摩揭陀國往迦摩縷波國。時戒日王巡方在羯朱唵祇羅國，命拘摩羅王曰：「宜與那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。」於是遂與拘摩羅王往會見焉。戒日王勞苦已曰：「自何國來，將何所欲？」對曰：「從大唐國來，請求佛法。」王曰：「大唐國在何方？經途所亘，去斯遠近？」對曰：「當此東北數萬餘里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。」王曰：「嘗聞摩訶至那國有秦王天子，少而靈鑒，長而神武。昔先代喪亂，率土分崩，兵戈競起，群生荼毒，而秦王天子早懷遠略，興大慈悲，拯濟含識，平定海內，風教遐被，德澤遠洽，殊方異域，慕化稱臣。民庶荷其亭育，咸歌《秦王破陣樂》。聞其雅頌，于茲久矣。盛德之譽，誠有之乎？大唐國者，豈此是耶？」對曰：「然。至那者，前王之國號；大唐者，我君之國稱。昔未襲位，謂之秦王；今已承統，稱曰天子。前代運終，群生無主，兵戈亂起，殘害生靈。秦王天縱含弘，心發慈愍，威風鼓扇，群凶殄滅，八方靜謐，萬國朝貢。愛育四生，敬崇三寶，薄賦斂，省刑罰，而國用有餘，氓俗無穴，風猷大化，難以備舉。」戒日王曰：「盛哉！彼土群生，福感聖主。」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，從數十萬眾，在殞伽河南岸。拘摩羅王從數萬之眾，居北岸。分河中流，水陸並進。二王導引，四兵嚴衛，或泛舟，或乘象，擊鼓鳴螺，拊弦奏管。經九十日，至曲女城，在殞伽河西大花林中。是時諸國二十餘王，先奉告命，各與其國髦俊沙門及婆羅門、群官、兵士，來集大會。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；伽藍東起寶臺，高百餘尺，中有金佛像，量等王身；臺南起寶壇，為浴佛像之處；從此東北十四五里，別築行宮。是時，仲春月也。從初一日，以珍味饌諸沙門、婆羅門，至二十一日。自行宮屬伽藍，夾道為閣，窮諸瑩飾，樂人不移，雅聲遞奏。王於行宮出一金像，虛中隱起，高餘三尺，載以大象，張以寶幟。戒日王為帝釋之服，執寶蓋以左侍，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，執白拂而右侍。各五百象軍，被鎧周衛，佛像前後各百大象，樂人以乘，鼓奏音樂。戒日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，隨步四散，供養三寶。先就寶壇，香水浴像，王躬負荷，送上西臺，以諸珍寶、僑奢耶衣數十百千，而為供養。是時唯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，諸國王為侍衛。饌食已訖，集諸異學，商確微言，抑揚至理。日將曛暮，迴駕行宮。如是日送金像，導從如初，以至散日。其大臺忽然火起，伽藍門樓煙焰方熾。王曰：「罄捨國珍，奉為先王，建此伽藍，式昭勝業，寡德無

祐，有斯災異，咎徵若此，何用生為！」乃焚香禮請而自誓曰：「幸以宿善，王諸印度，願我福力，禳滅火災，若無所感，從此喪命！」尋即奮身，跳履門闥，若有撲滅，火盡煙消。諸王覩異，重增祇懼。已而顏色不動，辭語如故，問諸王曰：「忽此災變，焚燼成功，心之所懷，意將何謂？」諸王俯伏悲泣，對曰：「成功勝迹，冀傳來葉，一旦灰燼，何可為懷？況諸外道，快心相賀！」王曰：「以此觀之，如來所說誠也。外道異學守執常見，唯我大師無常是誨。然我檀捨已周，心願諧遂，屬斯變滅，重知如來誠諦之說，斯為大善，無可深悲。」

於是從諸王東上大窰堵波，登臨觀覽。方下階陛，忽有異人持刃逆王，王時窘迫，却行進級，俯執此人，以付群官。是時群官惶遽，不知進救。諸王咸請誅戮此人，戒曰王殊無忿色，止令不殺。王親問曰：「我何負汝，為此暴惡？」對曰：「大王德澤無私，中外荷負。然我狂愚，不謀大計，受諸外道一言之感，輒為刺客，首圖逆害。」王曰：「外道何故興此惡心？」對曰：「大王集諸國，傾府庫，供養沙門，鎔鑄佛像，而諸外道自遠召集，不蒙省問，心誠愧恥。乃令狂愚，敢行凶詐。」於是究問外道徒屬。有五百婆羅門，並諸高才，應命召集，嫉諸沙門蒙王禮重，乃射火箭，焚燒寶臺，冀因救火，眾人潰亂，欲以此時殺害大王，既無緣隙，遂雇此人，趨隘行刺。是時諸王、大臣請誅外道，王乃罰其首惡，餘黨不罪，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。於是乃還都也。

城西北窰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如來在昔，於此七日說諸妙法。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復有如來髮、爪小窰堵波。說法窰堵波南，臨殞伽河，有三伽藍，同垣異門，佛像嚴麗，僧徒肅穆，役使淨人數千餘戶。

精舍寶函中有佛牙，長餘寸半，殊光異色，朝變夕改。遠近相趨，士庶咸集，式修瞻仰，日百千眾。監守者繁其誼雜，權立重稅，宣告遠近：欲見佛牙，輸大金錢。然而瞻禮之徒，寔繁其侶，金錢之稅，悅以心競。每於齋日，出置高座，數百千眾，燒香散華，華雖盈積，牙函不沒。伽藍前左、右各有精舍，高百餘尺，石基塼室，其中佛像，眾寶莊飾，或鑄金、銀，或鎔鑄石。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藍。

伽藍東南不遠，有大精舍，石基塼室，高二百餘尺，中作如來立像，高三十餘尺，鑄以鑄石，飾諸妙寶。精舍四周石壁之上，雕畫如來修菩薩行所經事迹，備盡鐫鏤。

石精舍南不遠，有日天祠。祠南不遠，有大自然祠。並瑩青石，俱窮雕刻，規摹度量，同佛精舍。各有千戶充其灑掃，鼓樂絃歌晝夜無徒。

大城東南六七里，殑伽河南，有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在昔如來於此六月說身無常、苦、空、不淨。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又有如來髮、爪小窣堵波，人有染疾，至誠旋繞，必得痊愈，蒙其福利。

大城東南行百餘里，至納縛提婆矩羅城，據殑伽河東岸，周二十餘里。華林清池，互相影照。

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，殑伽河東，有一天祠，重閣層臺，奇工異製。城東五里有三伽藍，同垣異門，僧徒五百餘人，並學小乘說一切有部。伽藍前二百餘步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基雖傾陷，尚高百餘尺，是如來昔於此處七日說法。中有舍利，時放光明。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

伽藍北三四里，臨殑伽河岸，有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昔如來在此七日說法，時有五百餓鬼來至佛所，聞法解悟，捨鬼生天。

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其側復有如來髮、爪窣堵波。

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，渡殑伽河，南至阿踰陀國(中印度境)。

阿踰陀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穀稼豐盛，華菓繁茂。氣序和暢，風俗善順，好營福，勤學藝。伽藍百有餘所，僧徒三千餘人，大乘、小乘，兼功習學。天祠十所，異道寡少。

大城中有故伽藍，是伐蘇畔度菩薩(唐言世親。舊曰婆藪盤豆，譯曰天親。訛謬也)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乘諸異論。其側故基，是世親菩薩為諸國王、四方俊彥、沙門、婆羅門等講義說法堂也。

城北四五里，臨殑伽河岸，大伽藍中，有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是如來為天、人眾，於此三月說諸妙法。其側窣堵波，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伽藍西四五里，有如來髮、爪窣堵波。

髮、爪窣堵波北，伽藍餘趾，昔經部室利邏多(唐言勝受)論師於此製造經部《毘婆沙論》。

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，有故伽藍，是阿僧伽(唐言無著)菩薩請益導凡之處。無著菩薩夜昇天宮，於慈氏菩薩所受《瑜伽師地論》、《莊嚴大乘經論》、《中邊分別論》等，晝為大眾講宣妙理。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步，有如來髮、爪窣堵波。其側故基，是世親菩薩從觀史多天下見無著菩薩處。

無著菩薩，健馱邏國人也，佛去世後一千年中，誕靈利見，承風悟道，從彌沙塞部出家修學，頃之迴信大乘。其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業，博聞強識，達學研機。無著弟子佛陀僧訶(唐言師子覺)者，密行莫測，高才有聞。二三賢哲每相謂曰：「凡修行業，願

觀慈氏，若先捨壽，得遂宿心，當相報語，以知所至。」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，三年不報。世親菩薩尋亦捨壽，時經六月，亦無報命。時諸異學咸皆譏誚，以為世親菩薩及師子覺，流轉惡趣，遂無靈鑒。其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，方為門人教授定法，燈光忽翳，空中大明，有一天仙乘虛下降，即進階庭敬禮無著。無著曰：「爾來何暮？今名何謂？」對曰：「從此捨壽命，往覩史多天慈氏內眾蓮華中生，蓮華纔開，慈氏讚曰：『善來廣慧，善來廣慧。』旋繞纔周，即來報命。」無著菩薩曰：「師子覺者，今何所在？」曰：「我旋繞時，見師子覺在外眾中，耽著欲樂，無暇相顧，詎能來報？」無著菩薩曰：「斯事已矣。慈氏何相？演說何法？」曰：「慈氏相好，言莫能宣。演說妙法，義不異此。然菩薩妙音，清暢和雅，聞者忘倦，受者無厭。」

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，至故伽藍，北臨殑伽河，中有塼窰堵波，高百餘尺，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。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，時無著菩薩命其門人，令往迎候。至此伽藍，遇而會見。無著弟子止戶牖外，夜分之後，誦《十地經》。世親聞已，感悟追悔：「甚深妙法，昔所未聞，誹謗之愆，源發於舌，舌為罪本，今宜除斷。」即執鋸刀，欲自斷舌。乃見無著住立告曰：「夫大乘教者，至真之理也，諸佛所讚，眾聖攸宗。吾欲誨爾，爾今自悟。悟其時矣，何善如之？諸佛聖教，斷舌非悔。昔以舌毀大乘，今以舌讚大乘，補過自新，猶為善矣，杜口絕言，其利安在？」作是語已，忽不復見。世親承命，遂不斷舌。旦詣無著，諮受大乘。於是研精覃思，製大乘論，凡百餘部，並盛宣行。

從此東行三百餘里，渡殑伽河，北至阿耶穆法國(中印度境)。

阿耶穆法國，周二千四五百里。國大都城臨殑伽河，周二十餘里。其氣序土宜，同阿踰陀國。人淳俗質，勤學好福。伽藍五所，僧徒千餘人，習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十餘所，異道雜居。

城東南不遠，臨殑伽河岸，有窰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高二百餘尺，是如來昔於此處三月說法。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復有如來髮、爪青石窰堵波。其側伽藍，僧徒二百餘人，佛像莊飾，威嚴如在。臺閣宏麗，奇製鬱起，是昔佛陀馱婆(唐言覺使)論師於此製說一切有部《大毘婆沙論》。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，渡殑伽河南、閻牟那河北，至鉢邏耶伽國(中印度境)。

鉢邏耶伽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國大都城據兩河交，周二十餘里。稼穡滋盛，菓木扶疎。氣序和暢，風俗善順。好學藝，信外道。伽藍兩所，僧徒寡少，並皆習學小乘法教。天祠數百，異道寔多。

大城西南瞻博迦華林中，有窰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基雖傾陷，尚百餘尺，在昔如來於此處降伏外道。其側則有髮、爪窰堵波、經

行遺迹。

髮、爪翠堵波側，有故伽藍，是提婆(唐言天受)菩薩作《廣百論》挫小乘、伏外道處。初，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，城中有外道婆羅門，高論有聞，辯才無礙，循名責實，反質窮辭。雅知提婆博究玄奧，欲挫其鋒，乃循名問曰：「汝為何名？」提婆曰：「名天。」外道曰：「天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我。」外道曰：「我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狗。」外道曰：「狗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汝。」外道曰：「汝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天。」外道曰：「天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我。」外道曰：「我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狗。」外道曰：「誰是狗？」提婆曰：「汝。」外道曰：「汝是誰？」提婆曰：「天。」如是循環，外道方悟。自時厥後，深敬風猷。

城中有天祠，瑩飾輪煥，靈異多端。依其典籍，此處是眾生殖福之勝地也，能於此祠捐捨一錢，功踰他所惠施千金。復能輕生，祠中斷命，受天福樂，悠永無窮。

天祠堂前有一大樹，枝葉扶疎，陰影蒙密，有食人鬼依而棲宅，故其左右多有遺骸。若人至此祠中，無不輕捨身命，既怵邪說，又為神誘，自古迄今，習謬無替。近有婆羅門，族姓子也，闊達多智，明敏高才，來至祠中，謂眾人曰：「夫曲俗鄙志，難以導誘，吾方同事，然後攝化。」亦既登臨，俯謂友曰：「吾有死矣。昔謂詭妄，今驗真實，天仙伎樂依空接引，當從勝境捐此鄙形。」尋欲投身，自取殞絕，親友諫喻，其志不移。遂布衣服，遍周樹下，及其自投，得全軀命。久而醒曰：「唯見空中諸天召命，斯乃邪神所引，非得天樂也。」

大城東，兩河交，廣十餘里，土地爽塏，細沙彌漫。自古至今，諸王、豪族，凡有捨施，莫不至止，周給不計，號大施場。今戒日王者，聿修前緒，篤述惠施，五年積財，一旦傾捨，於其施場，多聚珍貨。初第一日，置大佛像，眾寶莊嚴，即持上妙奇珍，而以奉施；次常住僧；次見前眾；次高才碩學、博物多能；次外道學徒，隱淪肥遁；次鰥寡孤獨，貧窮乞人。備極珍玩，窮諸上饌，如是節級，莫不周施。府庫既傾，服玩都盡，髻中明珠，身諸瓔珞，次第施與，初無所悔。既捨施已，稱曰：「樂哉！凡吾所有，已入金剛堅固藏矣。」從此之後，諸國君王各獻珍服。嘗不踰旬，府庫充仞。

大施場東合流口，日數百人自溺而死。彼俗以為欲求生天，當於此處絕粒自沈，沐浴中流，罪垢消滅。是以異國遠方，相趁萃止，七日斷食，然後絕命。至於山猿、野鹿，群遊水濱，或濯流而返，或絕食而死。當戒日王之大施也，有一獼猴，居河之濱，獨在樹下屏迹絕食，經數日後自餓而死。故諸外道修苦行者，於河中立高柱，

日將旦也，便即昇之，一手一足執柱端，躡傍杙，一手一足虛懸外申，臨空不屈，延頸張目，視日右轉，逮乎曛暮，方乃下焉。若此者，其徒數十，冀斯勤苦，出離生死，或數十年未嘗懈怠。

從此西南入大林中，惡獸、野象，群暴行旅，非多徒黨，難以經涉。行五百餘里，至僑賞彌國(舊曰拘睢彌國，訛也。中印度境)。

僑賞彌國，周六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土稱沃壤，地利豐植，粳稻多，甘蔗茂。氣序暑熱，風俗剛猛。好學典藝，崇樹福善。伽藍十餘所，傾頓荒蕪，僧徒三百餘人，學小乘教。天祠五十餘所，外道寔多。

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，高六十餘尺，有刻檀佛像，上懸石蓋，鄔陀衍那王(唐言出愛。舊云優填王，訛也)之所作也。靈相間起，神光時照。諸國君王恃力欲舉，雖多人眾，莫能轉移。遂圖供養，俱言得真，語其源迹，即此像也。初，如來成正覺已，上昇天宮，為母說法，三月不還。其王思慕，願圖形像。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，以神通力，接工人上天宮，親觀妙相，雕刻栴檀。如來自天宮還也，刻檀之像起迎世尊，世尊慰曰：「教化勞耶？開導末世，寔此為冀。」精舍東百餘步，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其側不遠，有如來井及浴室，井猶充汲，室以頽毀。

城內東南隅，有故宅餘趾，是具史羅(舊云瞿師羅，訛也)長者故宅也，中有佛精舍及髮、爪窠堵波。復有故基，如來浴室也。

城東南不遠，有故伽藍，具史羅長者舊園也。中有窠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立，高二百餘尺。如來於此數年說法。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，復有如來髮、爪窠堵波。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塼室，世親菩薩嘗住此中作《唯識論》破斥小乘，難諸外道。

伽藍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，是無著菩薩於此作《顯揚聖教論》。

城西南八九里，毒龍石窟。昔者如來伏此毒龍，於中留影，雖則傳記，今無所見。其側有窠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高二百餘尺。傍有如來經行遺迹及髮、爪窠堵波，病苦之徒，求願多愈。釋迦法盡，此國最後，故上自君王，下及眾庶，入此國境，自然感傷，莫不飲泣，悲歎而歸。

龍窟東北大林中，行七百餘里，渡殑伽河，北至迦奢布羅城，周十餘里，居人富樂。城傍有故伽藍，唯餘基址，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。此國先王扶於邪說，欲毀佛法，崇敬外道。外道眾中召一論師，聰敏高明達幽微者，作偽邪書千頌，凡三萬二千言，非毀佛法，扶正本宗。於是召集僧眾，令相摧論。外道有勝，當毀佛法；眾僧無負，斷舌以謝。是時僧徒懼有退負，集而議曰：「慧日已沈，法橋將毀，王黨外道，其可敵乎？事勢若斯，計將安出？」眾咸默然，無豎議者。護法菩薩年在幼稚，辯慧多聞，風範弘遠，在

大眾中揚言贊曰：「愚雖不敏，請陳其略。誠宜以我疾應王命。高論得勝，斯靈祐也；徵議墮負，乃稚齒也。然則進退有辭，法、僧無咎。」僉曰：「允諧。」如其籌策。尋應王命，即昇論座。外道乃提頓綱網，抑揚辭義，誦其所執，待彼異論。護法菩薩納其言而笑曰：「吾得勝矣！將覆逆而誦耶？為亂辭而誦耶？」外道憮然而謂曰：「子無自高也。能領語盡，此則為勝，順受其文，後釋其義。」護法乃隨其聲調，述其文義，辭理不謬，氣韻無差。於是外道聞已，欲自斷舌。護法曰：「斷舌非謝，改執是悔。」即為說法，心信意悟。王捨邪道，遵崇正法。

護法伏外道側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所建也，基雖傾陷，尚高二百餘尺。是如來昔於此處六月說法。傍有經行之迹及髮、爪窣堵波。自此北行百七十八里，至鞞索(山格反)迦國(中印度境)。

鞞索迦國，周四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六里。穀稼殷盛，華果具繁。氣序和暢，風俗淳質。好學不倦，求福不回。伽藍二十餘所，僧眾三千餘人，並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五十餘所，外道甚多。城南道左，有大伽藍。昔提婆設摩阿羅漢於此造《識身論》，說無我人；瞿波阿羅漢作《聖教要實論》，說有我人。因此法執，遂深諍論。又是護法菩薩於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。伽藍側有窣堵波，高二百餘尺，無憂王所建也。如來昔日，六年於此說法導化。說法側有奇樹，高六七尺，春秋遞代，常無增減。是如來昔嘗淨齒，棄其遺枝，因植根柢，繁茂至今。諸邪見人及外道眾競來殘伐，尋生如故。其側不遠，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復有如來髮、爪窣堵波。靈基連隅，林沼交映。

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，至室羅伐悉底國(舊曰舍衛，訛也。中印度境)。
大唐西域記卷第五

- 室羅伐悉底國
- 劫比羅伐窣堵國
- 藍摩國
- 拘尸那揭羅國

室羅伐悉底國，周六千餘里。都城荒頓，疆場無紀。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，雖多荒圯，尚有居人。穀稼豐，氣序和。風俗淳質，篤學好福。伽藍數百，圯壞良多，僧徒寡少，學正量部。天祠百所，外道甚多。

此則如來在世之時，鉢邏犀那恃多王(唐言勝軍。舊曰波斯匿，訛略也)所治國都也。故宮城內有故基，勝軍王殿餘趾也。次東不遠，有一故基，上建小窣堵波，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也。

法堂側不遠，故基上有窣堵波，是佛姨母鉢邏闍鉢底(唐言生主。舊云波闍波提，訛也)苾芻尼精舍，勝軍王之所建立。次東窣堵波，是蘇達多(唐言善施。舊曰須達，訛也)故宅也。

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窣堵波，是鴛鴦利摩羅(唐言指鬘。舊曰央掘摩羅，訛也)捨邪之處，鴛鴦利摩羅者，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。作害生靈，為暴城國，殺人取指，冠首為鬘。將欲害母，以充指數。世尊悲愍，方行導化。遙見世尊，竊自喜曰：「我今生天必矣。先師有教，遺言在茲，害佛殺母，當生梵天。」謂其母曰：「老今且止，先當害彼大沙門。」尋即杖劍往逆世尊。如來於是徐行而退，凶人指鬘疾驅不逮。世尊謂曰：「何守鄙志，捨善本，激惡源？」時指鬘聞誨，悟所行非，因即歸命，求入法中，精勤不怠，證羅漢果。

城南五六里，有逝多林(唐言勝林。舊曰祇陀，訛也)，是給孤獨園。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精舍，昔為伽藍，今已荒廢。東門左右各建石柱，高七十餘尺，左柱鏤輪相於其端，右柱刻牛形於其上，並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室宇傾圯，唯餘故基，獨一甀室巋然獨在，中有佛像。昔者如來昇三十三天，為母說法之後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檀像佛，乃造此像。善施長者仁而聰敏，積而能散，拯乏濟貧，哀孤恤老，時美其德，號給孤獨焉。聞佛功德，深生尊敬，願建精舍，請佛降臨。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，唯太子逝多園地爽塏。尋詣太子，具以情告。太子戲言：「金遍乃賣。」善施聞之，心豁如也，

即出藏金，隨言布地。有少未滿，太子請留，曰：「佛誠良田，宜植善種。」即於空地，建立精舍。世尊即之，告阿難曰：「園地善施所買，林樹逝多所施，二人同心，式崇功業。自今已去，應謂此地為逝多林給孤獨園。」

給孤獨園東北有翠堵波，是如來洗病苾芻處。昔如來之在世也，有病苾芻，含苦獨處。世尊見而問曰：「汝何所苦？汝何獨居？」曰：「我性疎懶，不耐看病，故今嬰疾，無人瞻視。」如來是時愍而告曰：「善男子，我今看汝。」以手拊摩，病苦皆愈。扶出戶外，更易敷蓐，親為盥洗，改著新衣。佛語苾芻：「當自勤勵。」聞誨感恩，心悅身豫。

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翠堵波，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。昔佛在無熱惱池，人、天咸集，唯舍利子不時從會。佛命沒特伽羅往召來集。沒特伽羅承命而往，舍利子補護法衣。沒特伽羅曰：「世尊今在無熱惱池，命我召爾。」舍利子曰：「且止，須我補竟，與子偕行。」沒特伽羅曰：「若不速行，欲運神力，舉爾石室至大會所。」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，曰：「若舉此帶，我身或動。」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，舉帶不動，地為之震。因以神足還詣佛所，見舍利子已在會坐。沒特伽羅俛而歎曰：「乃今以知，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。」

舉帶翠堵波側不遠，有井。如來在世，汲充佛用。其側有翠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中有如來舍利。經行之迹，說法之處，並樹旌表，建翠堵波。冥祇警衛，靈瑞間起，或鼓天樂，或聞神香，景福之祥，難以備敘。

伽藍後不遠，是外道梵志殺婬女以謗佛處。如來十力無畏，一切種智，人、天宗仰，聖賢遵奉。時諸外道共相議曰：「宜行詭詐，眾中謗辱。」乃誘雇婬女，詐為聽法，眾所知已，密而殺之，埋屍樹側，稱怨告王。王命求訪，於逝多園得其屍焉。是時外道高聲唱言：「喬答摩大沙門常稱戒忍，今私此女，殺而滅口。既婬既殺，何戒何忍？」諸天空中隨聲唱曰：「外道凶人為謗耳。」

伽藍東百餘步，有大深坑，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佛，生身陷入地獄處。提婆達多(唐言天授)，斛飯王之子也。精勤十二年，已誦持八萬法藏。後為利故，求學神通，親近惡友，共相議曰：「我相三十，滅佛未幾；大眾圍繞，何異如來？」思惟是已，即事破僧。舍利子、沒特伽羅子奉佛指告，承佛威神，說法誨喻，僧復和合。提婆達多惡心不捨，以惡毒藥置指爪中，欲因作禮，以傷害佛。方行此謀，自遠而來，至於此也，地遂坼焉，生陷地獄。

其南復有大坑，瞿伽梨苾芻毀謗如來，生身陷入地獄。

瞿伽梨陷坑南八百餘步，有大深坑，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來，生身陷入地獄之處。佛為人、天說諸法要，有外道弟子，遙見世尊大眾恭敬，便自念曰：「要於今日辱喬答摩，敗其善譽，當令我師獨擅芳聲。」乃懷繫木盂，至給孤獨園，於大眾中揚聲唱曰：「此說法人與我私通，腹中之子乃釋種也。」邪見者莫不信然，貞固者知為訛謗。時天帝釋欲除疑故，化為白鼠，齧斷盂系，系斷之聲震動大眾，凡諸見聞增深喜悅。眾中一人起持木盂，示彼女曰：「是汝兒耶？」是時也，地自開坼，全身墜陷，入無間獄，具受其殃。凡此三坑，洞無涯底，秋夏霖雨，溝池泛溢，而此深坑，嘗無水止。伽藍東六七十步，有一精舍，高六十餘尺，中有佛像，東面而坐。如來在昔，於此與諸外道論議。次東有天祠，量等精舍。日旦流光，天祠之影不蔽精舍；日將落照，精舍之陰遂覆天祠。影覆精舍東三四里，有窰堵波，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。初，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，欲為如來建立精舍。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，外道六師求角神力，舍利子隨事攝化，應物降伏。其側精舍前建窰堵波，如來於此摧諸外道，又受毘舍佉母請。受請窰堵波南，是毘盧釋迦王(舊曰毘琉璃主，訛也)興甲兵誅釋種，至此見佛歸兵之處。毘盧釋迦王嗣位之後，追怨前辱，興甲兵，動大眾，部署已畢，申命方行。時有苾芻聞以白佛，世尊於是坐枯樹下。毘盧釋迦王遙見世尊，下乘禮敬，退立言曰：「茂樹扶疎，何故不坐？枯株朽斲，而乃遊止？」世尊告曰：「宗族者，枝葉也。枝葉將危，庇蔭何在？」王曰：「世尊為宗親耳，可以迴駕。」於是覩聖感懷，還軍返國。還軍之側，有窰堵波，是釋女被戮處。毘盧釋迦王誅釋克勝，簡五百女，充實宮闈。釋女憤恚，怨言不遜，詈其王：「家人之子也。」王聞發怒，命令誅戮。執法者奉王教，刖其手足，投諸阨阱。時諸釋女含苦稱佛，世尊聖鑒，照其苦毒，告命苾芻，攝衣而往，為諸釋女說微妙法，所謂羈纏五欲，流轉三途，恩愛別離，生死長遠。時諸釋女聞佛指誨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同時命終，俱生天上。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，收骸火葬，後人記焉。誅釋窰堵波側不遠，有大涸池，是毘盧釋迦王陷身入地獄處。世尊觀釋女已，還給孤獨園，告諸苾芻，今毘盧釋迦王却後七日，為火所燒。王聞佛記，甚懷惶懼。至第七日，安樂無危。王用歡慶，命諸宮女往至河側，娛遊樂飲。猶懼火起，鼓棹清流，隨波泛濫。熾焰颯發，焚輕舟，墜王身，入無間獄，備受諸苦。伽藍西北三四里，至得眼林。有如來經行之迹，諸聖習定之所，並樹封記，建窰堵波。昔此國群盜五百，橫行邑里，跋扈城國。勝軍王捕獲已，抉去其眼，棄於深林。群盜苦逼，求哀稱佛。是時如來

在逝多精舍，聞悲聲，起慈心，清風和暢，吹雪山藥，滿其眼已，尋得復明。而見世尊在其前住，發菩提心，歡喜頂禮，投杖而去，因植根焉。

大城西北六十餘里，有故城，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，迦葉波佛本生城也。城南有窣堵波，成正覺已初見父處。城北有窣堵波，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。並無憂王所建也。

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(舊曰迦羅衛國，訛。中印度境)。

劫比羅伐窣堵國，周四千餘里。空城十數，荒蕪已甚。王城頽圯，周量不詳。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，壘甃而成，基跡峻固。空荒久遠，人里稀曠。無大君長，城各立主。土地良沃，稼穡時播。氣序無愆，風俗和暢。伽藍故基千有餘所，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，僧徒三千餘人，習學小乘正量部教。天祠兩所，異道雜居。

宮城內有故基，淨飯王正殿也。上建精舍，中作王像。其側不遠有故基，摩訶摩耶(唐言大術)夫人寢殿也。上建精舍，中作夫人之像。其側精舍，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，中作菩薩降神之像。上座部菩薩以唵咀羅頰沙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，當此五月十五日；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母胎，當此五月八日。菩薩降神東北，有窣堵波，阿私多仙相太子處。菩薩誕靈之日，嘉祥輻湊。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：「此子生也，善惡何若？宜悉乃正，明言以對。」曰：「依先聖之記，考吉祥之應，在家作轉輪聖王，捨家當成等正覺。」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，叩門請見。王甚慶悅，躬迎禮敬，請就寶座，曰：「不意大仙今日降顧。」仙曰：「我在天宮安居宴坐，忽見諸天群從蹈舞，我時問言：『何悅豫之甚也？』」曰：『大仙當知，瞻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，今產太子，當證三菩提，圓明一切智。』我聞是語，故來瞻仰。所悲朽耄，不遭聖化。」

城南門有窣堵波，是太子與諸釋角力擲象之處。太子伎藝多能，獨拔倫匹。淨飯大王懷慶將返，僕夫馭象，方欲出城。提婆達多素負強力，自外而入，問馭者曰：「嚴駕此象，其誰欲乘？」曰：「太子將還，故往奉馭。」提婆達多發憤引象，批其頰，蹴其臆，僵仆塞路，杜絕行途，無能轉移，人眾填塞。難陀後至，而問之曰：「誰死此象？」曰：「提婆達多。」即曳之避路。太子至，又問曰：「誰為不善，害此象耶？」曰：「提婆達多害以杜門，難陀引之開徑。」太子乃舉象高擲，越度城塹，其象墮地，為大深阮，土俗相傳為象墮阮也。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。其側又有精舍，太子妃寢宮也，中作耶輸陀羅，并有羅怛羅像。宮側精舍作受業之像，太子學堂故基也。

城東南隅有一精舍，中作太子乘白馬凌虛之像，是踰城處也。城四門外各有精舍，中作老、病、死人、沙門之像。是太子遊觀，覩相增懷，深厭塵俗，於此感悟，命僕迴駕。

城南行五十餘里，至故城，有翠堵波，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，迦羅迦村馱佛本生城也。城南不遠有翠堵波，成正覺已見父之處。城東南翠堵波，有彼如來遺身舍利。前建石柱，高三十餘尺，上刻師子之像，傍記寂滅之事，無憂王建焉。

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，至故大城，中有翠堵波，是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，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。東北不遠有翠堵波，成正覺已度父之處。次北翠堵波，有彼如來遺身舍利，前建石柱，高二十餘尺，上刻師子之像，傍記寂滅之事，無憂王建也。

城東北四十餘里，有翠堵波，是太子坐樹陰，觀耕田，於此習定，而得離欲。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，入寂定，日光迴照，樹影不移，心知靈聖，更深珍敬。

大城西北，有數百千翠堵波，釋種誅死處也。毘盧釋迦王既克諸釋，虜其族類，得九千九百九十萬人，並從殺戮，積尸如莽，流血成池。天警人心，收骸瘞葬。

誅釋西南，有四小翠堵波，四釋種拒軍處。初，勝軍王嗣位也，求婚釋種。釋種鄙其非類，謬以家人之女，重禮娉焉。勝軍王立為正后，其產子男，是為毘盧釋迦王。毘盧釋迦欲就舅氏請益受業，至此城南，見新講堂，即中憩駕。諸釋聞之，逐而詈曰：「卑賤婢子，敢居此室！此室諸釋建也，擬佛居焉。」毘盧釋迦嗣位之後，追復先辱，便興甲兵，至此屯軍。釋種四人躬耕畝，便即抗拒，兵寇退散，已而入城。族人以為承輪王之祚胤，為法王之宗子，敢行凶暴，安忍殺害，污辱宗門，絕親遠放。四人被逐，北趣雪山，一為烏仗那國王，一為梵衍那國王，一為呬摩咄羅國王，一為商彌國王，奕世傳業，苗裔不絕。

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，有翠堵波，無憂王建也。釋迦如來成正覺已，還國見父王，為說法處。淨飯王知如來降魔軍已，遊行化導，情懷渴仰，思得禮敬。乃命使請如來曰：「昔期成佛，當還本生。斯言在耳，時來降趾。」使至佛所，具宣王意。如來告曰：「却後七日，當還本生。」使臣還以白王，淨飯王乃告命臣庶，灑掃衢路，儲積華香，與諸群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。是時如來與大眾俱，八金剛周衛，四天王前導，帝釋與欲界天侍左，梵王與色界天侍右，諸苾芻僧列在其後。維佛在眾，如月映星，威神動三界，光明踰七曜，步虛空，至生國。王與從臣禮敬已畢，俱共還國，止尼拘盧陀僧伽藍。其側不遠有翠堵波，是如來於大樹下，東面而坐，受姨母金縷袈裟。次此翠堵波，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。

城東門內路左，有窰堵波，昔一切義成太子於此習諸技藝。門外有自在天祠，祠中石天像，危然起勢，是太子在襁褓中所入祠也。淨飯王自臘伐尼國迎太子還也，途次天祠。王曰：「此天祠多靈鑿，諸釋童稚求祐必効，宜將太子至彼修敬。」是時傅母抱而入祠，其石天像起迎太子。太子已出，天像復坐。

城南門外路左，有窰堵波，是太子與諸釋角藝，射鐵鼓。從此東南三十餘里，有小窰堵波，其側有泉，泉流澄鏡，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校能，弦矢既分，穿鼓過表，至池沒羽，因涌清流，時俗相傳，謂之箭泉。夫有疾病，飲沐多愈。遠方之人持泥以歸，隨其所苦，漬以塗額，靈神冥衛，多蒙痊愈。

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，至臘伐尼林，有釋種浴池，澄清皎鏡，雜華瀰漫。其北二十四五步，有無憂華樹，今已枯悴，菩薩誕靈之處。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，當此三月八日；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，當此三月十五日。次東窰堵波，無憂王所建，二龍浴太子處也。菩薩生已，不扶而行，於四方各七步，而自言曰：「天上、天下，唯我獨尊。今茲而往，生分已盡。」隨足所蹈，出大蓮花。二龍踊出，住虛空中，而各吐水，一冷一煖，以浴太子。

浴太子窰堵波東，有二清泉，傍建二窰堵波，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。菩薩生已，支屬宗親莫不奔馳，求水盥浴。夫人之前，二泉涌出，一冷一煖，遂以浴洗。其南窰堵波，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。菩薩初出胎也，天帝釋以妙天衣，跪接菩薩。次有四窰堵波，是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。菩薩從右脇生已，四大天王以金色氎衣，捧菩薩，置金机上。至母前曰：「夫人誕斯福子，誠可歡慶。諸天尚喜，況世人乎？」

四天王捧太子窰堵波側不遠，有大石柱，上作馬像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後為惡龍霹靂，其柱中折仆地。傍有小河，東南流，土俗號曰油河。是摩耶夫人產孕已，天化此池，光潤澄淨，欲令夫人取以沐浴，除去風虛。今變為水，其流尚膩。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，至藍摩國(中印度境)。

藍摩國，空荒歲久，疆場無紀，城邑丘墟，居人稀曠。

故城東南有窰堵波，高減百尺。昔者如來入寂滅已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，持歸本國，式遵崇建，靈異間起，神光時燭。

窰堵波側有一清池，龍每出遊，變形蛇服，右旋宛轉，繞窰堵波，野象群行，採花以散，冥力警察，初無間替。昔無憂王之分建窰堵波也，七國所建，咸已開發，至於此國，方欲興功，而此池龍恐見陵奪，乃變作婆羅門，前叩象曰：「大王情流佛法，廣樹福田，敢請紆駕，降臨我宅。」王曰：「爾家安在，為近遠乎？」婆羅門曰：「我，此池之龍王也。承大王欲建勝福，敢來請謁。」王受其

請，遂入龍宮。坐久之，龍進曰：「我惟惡業，受此龍身，供養舍利，冀消罪咎，願王躬往，觀而禮敬。」無憂王見已，懼然謂曰：「凡諸供養之具，非人間所有也。」龍曰：「若然者，願無廢毀。」無憂王自度力非其疇，遂不開發。出池之所，今有封記。窳堵波側不遠，有一伽藍，僧眾甚矣，清肅皎然，而以沙彌總任眾務。遠方僧至，禮遇彌隆，必留三日，供養四事。聞諸先志曰：昔有苾芻，同志相召，自遠而至，禮窳堵波。見諸群象，相趨往來，或以牙芟草，或以鼻灑水，各持異華，共為供養。時眾見已，悲歎感懷。有一苾芻，便捨具戒，願留供養，與眾辭曰：「我惟多福，濫迹僧中，歲月亟淹，行業無紀。此窳堵波有佛舍利，聖德冥通，群象踐灑。遺身此地，甘與同群，得畢餘齡，誠為幸矣。」眾告之曰：「斯盛事也。吾等垢重，智不謀此。隨時自愛，無虧勝業。」亦既離群，重申誠願，歡然獨居，有終焉之志。於是葺茅為宇，引流成池，採掇時花，灑掃堽域。綿歷歲序，心事無殆。隣國諸王聞而雅尚，競捨財寶，共建伽藍，因而勸請，屈知僧務。自爾相踵，不泯元功，而以沙彌總知僧事。

沙彌伽藍東，大林中行百餘里，至大窳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是太子踰城至此，解寶衣，去纓絡，命僕還處。太子夜半踰城，遲明至此，既允宿心，乃形言曰：「是我出籠樊，去羈鎖，最後釋駕之處也。」於天冠中解末尼寶，命僕夫曰：「汝持此寶，還白父王，今茲遠遁，非苟違離，欲斷無常，絕諸有漏。」闍鐸迦(舊曰車匿，訛也)曰：「詎有何心，空駕而返？」太子善言慰喻，感悟而還。迴駕窳堵波東，有瞻部樹，枝葉雖凋，枯株尚在。

其傍復有小窳堵波，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。太子既斷髮易裳，雖去瓔珞，尚有天衣。曰：「斯服太侈，如何改易？」時淨居天子化作獵人，服鹿皮衣，持弓負羽。太子舉其衣而謂曰：「欲相貿易，願見允從。」獵人曰：「善。」太子解其上服，授與獵人。獵人得已，還復天身，持所得衣，凌虛而去。

太子易衣側不遠，有窳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是太子剃髮處。太子從闍鐸迦取刀，自斷其髮，天帝釋接上天宮，以為供養。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，執持銚刀，徐步而至。太子謂曰：「能剃髮乎？幸為我淨之。」化人受命，遂為剃髮。踰城出家時亦不定，或云菩薩年十九，或曰二十九，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，當此三月八日，或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，當此三月十五日。

太子剃髮窳堵波東南，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，至尼拘盧陀林，有窳堵波，高三十餘尺。昔如來寂滅，舍利已分，諸婆羅門無所得獲，於涅疊般那(唐言焚燒。舊云闍維，訛也)地收餘灰炭，持至本國，建此靈基，而修供養。自茲已降，奇迹相仍，疾病之人，祈請多愈。

灰炭翠堵波側，故伽藍中，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故伽藍左右，數百翠堵波。其一大者，無憂王所建也，崇基雖陷，高餘百尺。

自此東北，大林中行，其路艱險，經途危阻，山牛、野象、群盜、獵師，伺求行旅，為害不絕。出此林已，至拘尸那揭羅國(中印度境)。

拘尸那揭羅國，城郭頽毀，邑里蕭條。故城甄基，周十餘里。居人稀曠，閭巷荒蕪。

城內東北隅，有翠堵波，無憂王所建，准陀(舊曰純陀，訛也)之故宅也。宅中有井，將營獻供，方乃鑿焉。歲月雖淹，水猶清美。

城西北三四里，渡阿恃多伐底河(唐言無勝，此世共稱耳。舊云阿利羅跋提河，訛也。典言謂之尸賴拏伐底河，譯曰有金河)。西岸不遠，至娑羅林。其樹類榭，而皮青白，葉甚光潤。四樹特高，如來寂滅之所也。其大甄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，北首而臥。傍有翠堵波，無憂王所建，基雖傾陷，尚高二百餘尺。前建石柱，以記如來寂滅之事，雖有文記，不書日月。聞諸先記曰：佛以生年八十，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，當此三月十五日也。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，此當九月八日也。自佛涅槃，諸部異議，或云千二百餘年，或云千三百餘年，或云千五百餘年，或云已過九百，未滿千年。

精舍側不遠，有翠堵波，是如來修菩薩行時，為群雉王救火之處。昔於此地有大茂林，毛群羽族巢居穴處。驚風四起，猛焰颯急。時有一雉，有懷傷愍，鼓濯清流，飛空奮灑。時天帝釋俯而告曰：

「汝何守愚，虛勞羽翮？大火方起，焚燎林野，豈汝微軀所能撲滅？」雉曰：「說者為誰？」曰：「我天帝釋耳。」雉曰：「今天帝有大福力，無欲不遂，救災拯難，若指諸掌，反詰無功，其咎安在？猛火方熾，無得多言！」尋復奮飛，往趣流水。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，火滅煙消，生類全命，故今謂之救火翠堵波也。

雉救火側不遠，有翠堵波，是如來修菩薩行時，為鹿救生之處。乃往古昔，此有大林，火炎中野，飛走窮窘，前有駛流之阨，後困猛火之難，莫不沈溺，喪棄身命。其鹿惻隱，身據橫流，穿皮斷骨，自強拯溺。蹇兔後至，忍疲苦而濟之。筋力既竭，溺水而死。諸天收骸，起翠堵波。

鹿拯溺西不遠，有翠堵波，是蘇跋陀羅(唐言善賢。舊曰須跋陀羅，訛也)入寂滅之處。善賢者，本梵志師也。年百二十，耆舊多智。聞佛寂滅，至雙樹間，問阿難曰：「佛世尊將寂滅，我懷疑滯，願欲請問。」阿難曰：「佛將涅槃，幸無擾也。」曰：「吾聞佛世難遇，正法難聞，我有深疑，恐無所請。」善賢遂入，先問佛言：「有諸

別眾，自稱為師，各有異法，垂訓導俗，喬答摩(舊曰瞿曇，訛略也)能盡知耶？」佛言：「吾悉深究。」乃為演說。善賢聞已，心淨信解，求入法中，受具足戒。如來告曰：「汝豈能耶？外道異學修梵行者，當試四歲，觀其行，察其性，威儀寂靜，辭語誠實，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。在人行耳，斯何難哉！」善賢曰：「世尊悲愍，含濟無私，四歲試學，三業方順。」佛言：「我先已說，在人行耳！」於是善賢出家，即受具戒，勤勵修習，身心勇猛。已而於法無疑，自身作證。夜分未久，果證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梵行已立。不忍見佛入大涅槃，即於眾中入火界定，現神通事，而先寂滅。是為如來最後弟子，乃先滅度，即昔後渡蹉兔是也。

善賢寂滅側，有窣堵波，是執金剛躡地之處。大悲世尊隨機利見，化功已畢，入寂滅樂，於雙樹間北首而臥。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，悲慟唱言：「如來捨我入大涅槃，無歸依，無覆護，毒箭深入，愁火熾盛！」捨金剛杵，悶絕躡地。久而又起，悲哀戀慕，互相謂曰：「生死大海，誰作舟楫？無明長夜，誰為燈炬？」

金剛躡地側，有窣堵波，是如來寂滅已七日供養之處。如來之將寂滅也，光明普照，人、天畢會，莫不悲感，更相謂曰：「大覺世尊今將寂滅，眾生福盡，世間無依。」如來右脇臥師子床，告諸大眾：「勿謂如來畢竟寂滅，法身常住，離諸變易，當棄懈怠，早求解脫。」諸苾芻等歔歔悲慟。時阿泥[打-丁+聿](盧骨反)陀(舊曰阿那律，訛也)告諸苾芻：「止，止，勿悲！諸天譏怪。」時末羅眾供養已訖，欲舉金棺，詣涅槃般那所。時阿泥[打-丁+聿]陀告言：「且止！諸天欲留七日供養。」於是天眾持妙天華，遊虛空，讚聖德，各竭誠心，共興供養。

停棺側有窣堵波，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。如來寂滅，棺斂已畢，時阿泥[打-丁+聿]陀上昇天宮，告摩耶夫人曰：「大聖法王今已寂滅。」摩耶聞已，悲哽悶絕，與諸天眾至雙樹間，見僧伽胝、鉢及錫杖，拊之號慟，絕而復聲曰：「人、天福盡，世間眼滅！今此諸物，空無有主。」如來聖力，金棺自開，放光明，合掌坐，慰問慈母：「遠來下降！諸行法爾，願勿深悲。」阿難銜哀而請佛曰：「後世問我，將何以對？」曰：「佛已涅槃，慈母摩耶自天宮降，至雙樹間，如來為諸不孝眾生，從金棺起，合掌說法。」

城北渡河三百餘步，有窣堵波，是如來焚身之處。地今黃黑，土雜灰炭，至誠求請，或得舍利。如來寂滅，人、天悲感，七寶為棺，千氈纏身，設香華，建幡蓋，末羅之眾奉輿發引，前後導從，北渡金河，盛滿香油，積多香木，縱火以焚，二氈不燒，一極[打-丁+親]身，一最覆外。為諸眾生分散舍利，唯有髮、爪儼然無損。

焚身側有窠堵波，如來為大迦葉波現雙足處。如來金棺已下，香木已積，火燒不然，眾咸驚駭。阿泥[打-丁+聿]陀言：「待迦葉波耳。」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自山林來，至拘尸城，問阿難曰：「世尊之身，可得見耶？」阿難曰：「千氎纏絡，重棺周斂，香木已積，即事焚燒。」是時佛於棺內為出雙足，輪相之上，見有異色。問阿難曰：「何以有此？」曰：「佛初涅槃，人、天悲慟，眾淚迸染，致斯異色。」迦葉波作禮，旋繞興讚，香木自然，大火熾盛。故如來寂滅，三從棺出：初出臂，問阿難治路；次起坐，為母說法；後現雙足，示大迦葉波。

現足側有窠堵波，無憂王所建也，是八王分舍利處。前建石柱，刻記其事。佛入涅槃，後涅槃般那已，諸八國王備四兵至，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士曰：「天、人導師，此國寂滅，故自遠來，請分舍利。」力士曰：「如來降尊，即斯下土，滅世間明導，喪眾生慈父。如來舍利，自當供養，徒疲道路，終無得獲。」時諸大王遜辭以求，既不相允，重謂之曰：「禮請不從，兵威非遠。」直性婆羅門揚言曰：「念哉！大悲世尊忍修福善，彌歷曠劫，想所具聞，今欲相凌，此非宜也。今舍利在此，當均八分，各得供養，何至興兵？」諸力士依其言，即時均量，欲作八分。帝釋謂諸王曰：「天當有分，勿恃力競。」阿那婆答多龍王、文隣龍王、醫那鉢咀羅龍王復作是議：「無遺我曹。若以力者，眾非敵矣。」直性婆羅門曰：「勿誼諍也，宜共分之。」即作三分，一諸天，二龍眾，三留人間，八國重分。天、龍、人王，莫不悲感。

分舍利窠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，至大邑聚。有婆羅門，豪右巨富，確乎不雜，學究五明，敬崇三寶。接其居側，建立僧坊，窮諸資用，備盡珍飾，或有眾僧往來中路，慇懃請留，罄心供養，或止一宿，乃至七日。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，眾僧絕侶，歲月驟淹，而婆羅門每懷懇惻。經行之次，見一沙門，顰眉皓髮，杖錫而來。婆羅門馳往迎逆，問所從至，請入僧坊，備諸供養，旦以淳乳，煮粥進焉。沙門受已，纔一嚙齒，便即置鉢，沈吟長息。婆羅門持食，跪而問曰：「大德慧利隨緣，幸見臨顧，為夕不安耶？為粥不味乎？」沙門愍然告曰：「吾悲眾生福祐漸薄，斯言且置，食已方說。」沙門食訖，攝衣即語。婆羅門曰：「向許有說，今何無言？」沙門告曰：「吾非忘也。談不容易，事或致疑。必欲得聞，今當略說。吾向所歎，非薄汝粥。自數百年，不嘗此味。昔如來在世，我時預從，在王舍城竹林精舍，俯清流而滌器，或以澡漱，或以盥沐。嗟乎！今之淳乳，不及古之淡水，此乃人、天福滅使之然也。」婆羅門曰：「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？」沙門曰：「然。汝豈不聞佛子羅怛羅者，我身是也。為護正法，未入寂滅。」說是語

已，忽然不見。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，塗香灑掃，像設儀肅，其敬如在。

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，至婆羅疍(女黠反)斯國(舊曰波羅柰國，訛也。中印度境)。

大唐西域記卷第六

- 婆羅痾(女黠反)斯國
- 戰主國
- 吠舍釐國
- 弗栗恃國
- 尼波羅國

婆羅痾斯國，周四千餘里。國大城西臨殑伽河，長十八九里，廣五六里。閭閻櫛比，居人殷盛，家積巨萬，室盈奇貨。人性溫恭，俗重強學，多信外道，少敬佛法。氣序和，穀稼盛，果木扶疎，茂草藿靡。伽藍三十餘所，僧徒三千餘人，並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百餘所，外道萬餘人，並多宗事大自在天，或斷髮，或椎髻，露形無服，塗身以灰，精勤苦行，求出生死。

大城中天祠二十所，層臺祠宇，雕石文木，茂林相蔭，清流交帶，鑰石天像量減百尺，威嚴肅然，懍懍如在。

大城東北婆羅痾河西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高百餘尺。前建石柱，碧鮮若鏡，光潤凝流，其中常現如來影像。

婆羅痾河東北行十餘里，至鹿野伽藍，區界八分，連垣周堵，層軒重閣，麗窮規矩。僧徒一千五百人，並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大垣中有精舍，高二百餘尺，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，石為基階，甄作層龕，龕匝四周，節級百數，皆有隱起黃金佛像，精舍之中有鑰石佛像，量等如來身，作轉法輪勢。

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，無憂王建也，基雖傾陷，尚餘百尺。前建石柱，高七十餘尺。石含玉潤，鑒照映徹，愍懃祈請，影見眾像，善惡之相，時有見者。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。

其側不遠窣堵波，是阿若橋陳如等見菩薩捨苦行，遂不侍衛，來至於此，而自習定。

其傍窣堵波，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。又三窣堵波，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

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，是梅咄麗耶(唐言慈，即姓也。舊曰彌勒，訛略也)菩薩受成佛記處。昔者如來在王舍城鷲峯山告諸苾芻：「當來之世，此瞻部洲土地平正，人壽八萬歲，有婆羅門子慈氏者，身真金色，光明照朗，當捨家成正覺，廣為眾生三會說法。其濟度者，皆

我遺法植福眾生也。其於三寶深敬一心，在家、出家，持戒、犯戒，皆蒙化導，證果解脫。三會說法之中，度我遺法之徒，然後乃化同緣善友。」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，從坐起，白佛言：「願我作彼慈氏世尊。」如來告曰：「如汝所言，當證此果。如上所說，皆汝教化之儀也。」

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翠堵波，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。賢劫中人壽二萬歲，迦葉波佛出現於世，轉妙法輪，開化含識，授護明菩薩記曰：「是菩薩於當來世眾生壽命百歲之時，當得成佛，號釋迦牟尼。」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，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，長五十餘步，高可七尺，以青石積成，上作如來經行之像，像形傑異，威嚴肅然，肉髻之上特出鬚髮，靈相無隱，神鑿有徵。於其垣內，聖迹寔多，諸精舍、翠堵波數百餘所，略舉二三難用詳述。

伽藍垣西有一清池，周二百餘步，如來嘗中盥浴。次西大池，周一百八十步，如來嘗中滌器。次北有池，周百五十步，如來嘗中浣衣。凡此三池，並有龍止。其水既深，其味又甘，澄淨皎潔，常無增減。有人慢心，濯此池者，金毘羅獸多為之害；若深恭敬，汲用無懼。浣衣池側大方石上，有如來袈裟之迹，其文明徹，煥如彫鏤，諸淨信者每來供養。外道凶人輕蹈此石，池中龍王便興風雨。池側不遠有翠堵波，是如來修菩薩行時，為六牙象王，獵人利其牙也，詐服袈裟，彎弧伺捕，象王為敬袈裟，遂捩牙而授焉。

捩牙側不遠有翠堵波，是如來修菩薩行時，愍世無禮，示為鳥身，與彼獼猴、白象，於此相問，誰先見是尼拘律樹，各言事迹，遂編長幼，化漸遠近，人知上下，道俗歸依。

其側不遠，大林中有翠堵波，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為鹿王斷事之處。昔於此處大林之中，有兩群鹿，各五百餘。時此國王畋遊原澤，菩薩鹿王前請王曰：「大王校獵中原，縱燎飛矢，凡我徒屬，命盡茲晨，不日腐臭，無所充膳。願欲次差，日輸一鹿。王有割鮮之膳，我延旦夕之命。」王善其言，迴駕而返。兩群之鹿，更次輸命。提婆群中有懷孕鹿，次當就死，白其王曰：「身雖應死，子未次也。」鹿王怒曰：「誰不寶命！」雌鹿歎曰：「吾王不仁，死無日矣。」乃告急菩薩鹿王。鹿王曰：「悲哉慈母之心，恩及未形之子！吾今代汝。」遂至王門。道路之人傳聲唱曰：「彼大鹿王今來入邑。」都人士庶莫不馳觀。王之聞也，以為不誠。門者白王，王乃信然。曰：「鹿王何遽來耶？」鹿曰：「有雌鹿當死，胎子未產，心不能忍，敢以身代。」王聞歎曰：「我人身鹿也，爾鹿身人也。」於是悉放諸鹿，不復輸命，即以其林為諸鹿藪，因而謂之施鹿林焉。鹿野之號，自此而興。

伽藍西南二三里，有翠堵波，高三百餘尺，基趾廣峙，瑩飾奇珍，上無層龕，便置覆鉢，雖建表柱，而無輪鐸。其側有小翠堵波，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。初，薩婆曷刺他悉陀(唐言一切義成。舊曰悉達多，訛略也)太子踰城之後，棲山隱谷，忘身殉法。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、舅氏二人曰：「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學，孤遊山澤，獨處林藪，故命爾曹隨知所止。內則叔父、伯舅，外則既君且臣，凡厥動靜，宜知進止。」五人銜命，相望營衛，因即勤求，欲期出離。每相謂曰：「夫修道者，苦證耶？樂證耶？」二人曰：「安樂為道。」三人曰：「勤苦為道。」二三交爭，未有以明。於是太子思惟至理，為伏苦行外道，節麻米以支身。彼二人者見而言曰：「太子所行非真實法。夫道也者，樂以證之，今乃勤苦，非吾徒也。」捨而遠遁，思惟果證。太子六年苦行，未證菩提，欲驗苦行非真，受乳糜而證果。斯三人者聞而歎曰：「功垂成矣，今其退矣。六年苦行，一日捐功！」於是相從求訪二人，既相見已，匡坐高論，更相議曰：「昔見太子一切義成，出王宮，就荒谷，去珍服，披鹿皮，精勤勵志，貞節苦心，求深妙法，期無上果。今乃受牧女乳糜，敗道虧志，吾知之矣，無能為也。」彼二人曰：「君何見之晚歟？此猖蹶人耳。夫處乎深宮，安乎尊勝，不能靜志，遠迹山林，棄轉輪王位，為鄙賤人行，何可念哉？言增忤怛耳！」菩薩浴尼連河，坐菩提樹，成等正覺，號天人師，寂然宴默，惟察應度，曰：「彼鬱頭藍子者，證非想定，堪受妙法。」空中諸天尋聲報曰：「鬱頭藍子命終已來，經今七日。」如來歎惜：「如何不遇，垂聞妙法，遽從變化？」重更觀察，營求世界，有阿藍迦藍，得無所有處定，可授至理。諸天又曰：「終已五日。」如來再歎，愍其薄祐。又更諦觀，誰應受教？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，可先誘導。如來爾時起菩提樹，趣鹿野園，威儀寂靜，神光晃曜，毫含玉彩，身真金色，安詳前進，導彼五人。斯五人遙見如來，互相謂曰：「一切義成，彼來者是。歲月遽淹，聖果不證，心期已退，故尋吾徒。宜各默然，勿起迎禮。」如來漸近，威神動物，五人忘制，拜迎問訊，侍從如儀。如來漸誘，示之妙理，兩安居畢，方獲果證。

施鹿林東行二三里，至翠堵波，傍有涸池，周八十餘步，一名救命，又謂烈士。聞諸先志曰：數百年前，有一隱士，於此池側結廬屏迹，博習伎術，究極神理，能使瓦礫為寶，人畜易形，但未能馭風雲，陪仙駕。閱圖考古，更求仙術。其方曰：「夫神仙者，長生之術也。將欲求學，先定其志，築建壇場，周一丈餘。命一烈士，信勇昭著，執長刀，立壇隅，屏息絕言，自昏達旦；求仙者中壇而坐，手按長刀，口誦神呪，收視反聽，遲明登仙。所執鈿刀變為寶

劍，凌虛履空，王諸仙侶，執劍指麾，所欲皆從，無衰無老，不病不死。」是人既得仙方，行訪烈士，營求曠歲，未諧心願。後於城中遇見一人，悲號逐路。隱士覩其相，心甚慶悅，即而慰問：「何至怨傷？」曰：「我以貧窶，傭力自濟。其主見知，特深信用，期滿五歲，當酬重賞。於是忍勤苦，忘艱辛。五年將周，一旦違失，既蒙笞辱，又無所得。以此為心，悲悼誰恤？」隱士命與同遊，來至草廬，以術力故，化具肴饌，已而令人池浴，服以新衣，又以五百金錢遺之，曰：「盡當來求，幸無外也。」自時厥後，數加重賂，潛行陰德，感激其心。烈士屢求効命，以報知己。隱士曰：「我求烈士，彌歷歲時，幸而會遇，奇貌應圖，非有他故，願一夕不聲耳。」烈士曰：「死尚不辭，豈徒屏息？」於是設壇場，受仙法，依方行事，坐待日曛。曛暮之後，各司其務，隱士誦神呪，烈士按鋸刀。殆將曉矣，忽發聲叫。是時空中火下，煙焰雲蒸，隱士疾引此人，入池避難。已而問曰：「誠子無聲，何以驚叫？」烈士曰：「受命後，至夜分，惛然若夢，變異更起。見昔事主躬來慰謝，感荷厚恩，忍不報語；彼人震怒，遂見殺害。受中陰身，顧屍歎惜，猶願歷世不言，以報厚德。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，乃至受胎出胎，備經苦厄，荷恩荷德，嘗不出聲。洎乎受業、冠、婚、喪親、生子，每念前恩，忍而不語，宗親戚屬咸見怪異。年過六十有五，我妻謂曰：『汝可言矣！若不語者，當殺汝子。』我時惟念，已隔生世，自顧衰老，唯此稚子，因止其妻，令無殺害。遂發此聲耳。」隱士曰：「我之過也！此魔嬈耳。」烈士感恩，悲事不成，憤恚而死。免火災難，故曰救命；感恩而死，又謂烈士池。烈士池西有三獸萃堵波，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。劫初時，於此林野，有狐、兔、猿，異類相悅。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，降靈應化為一老夫，謂三獸曰：「二三子善安隱乎？無驚懼耶？」曰：「涉豐草，遊茂林，異類同歡，既安且樂。」老夫曰：「聞二三子情厚意密，忘其老弊，故此遠尋。今正飢乏，何以饋食？」曰：「幸少留此，我躬馳訪。」於是同心虛己，分路營求。狐沿水濱，銜一鮮鯉，猿於林樹，採異華菓，俱來至止，同進老夫。唯兔空還，遊躍左右。老夫謂曰：「以吾觀之，爾曹未和。猿狐同志，各能役心，唯兔空返，獨無相饋。以此言之，誠可知也。」兔聞譏議，謂狐、猿曰：「多聚樵蘇，方有所作。」狐、猿競馳，銜草曳木，既已蘊崇，猛焰將熾。兔曰：「仁者，我身卑劣，所求難遂，敢以微躬，充此一餐。」辭畢入火，尋即致死。是時老夫復帝釋身，除燼收骸，傷歎良久，謂狐、猿曰：「一何至此！吾感其心，不泯其迹，寄之月輪，傳乎後世。」故彼咸言，月中之兔，自斯而有。後人於此建萃堵波。

從此順旃伽河流，東行三百餘里，至戰主國(中印度境)。

戰主國，周二千餘里，都城臨旃伽河，周十餘里。居人豐樂，邑里相隣。土地膏腴，稼穡時播。氣序和暢，風俗淳質，人性獷烈，邪正兼信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減千人。並皆遵習小乘教法。天祠二十，異道雜居。

大城西北伽藍中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《印度記》曰：「此中有如來舍利一斗。」昔者世尊嘗於此處，七日之中，為天、人眾顯說妙法。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。隣此復有慈氏菩薩像，形量雖小，威神嶷然，靈鑒潛通，奇迹間起。

大城東行二百餘里，至阿避陀羯刺拏僧伽藍(唐言不穿耳)。周垣不廣，彫飾甚工，花池交影，臺閣連甍，僧徒肅穆，眾儀庠序。聞諸先志曰：昔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樂學沙門，二三同志禮誦餘閑，每相謂曰：「妙理幽玄，非言談所究；聖迹昭著，可足趾所尋。宜詢莫逆，親觀聖迹。」於是二三交友，杖錫同遊。既至印度，寓諸伽藍，輕其邊鄙，莫之見舍。外迫風露，內累口腹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時此國王出遊近郊，見諸客僧，怪而問曰：「何方乞士？何所因來？耳既不穿，衣又垢弊。」沙門對曰：「我，覩貨邏國人也。恭承遺教，高蹈俗塵，率其同好，觀禮聖迹。慨以薄福，眾所同棄，印度沙門，莫顧羈旅。欲還本土，巡禮未周，雖迫勤苦，心遂後已。」王聞其說，用增悲感，即斯勝地，建立伽藍，白氎題書，為之制曰：「我惟尊居世上，貴極人中，斯皆三寶之靈祐也。既為人王，受佛付囑，凡厥染衣，吾當惠濟。建此伽藍，式招羈旅。自今已來，諸穿耳僧，我此伽藍不得止舍。」因其事迹，故以名焉。

阿避陀羯刺拏伽藍東南行百餘里，南渡旃伽河，至摩訶娑羅邑，並娑羅門種，不遵佛法。然見沙門，先訪學業，知其強識，方深禮敬。

旃伽河北，有那羅延天祠。重閣層臺，奐甚麗飾。諸天之像，鑿石而成，工極人謀，靈應難究。

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大半陷地。前建石柱，高餘二丈，上作師子之像，刻記伏鬼之事。昔於此處有曠野鬼，恃大威力，噉人血肉，作害生靈，肆極妖祟。如來愍諸眾生不得其死，以神通力誘化諸鬼，導以歸依之敬，齊以不殺之戒。諸鬼承教，奉以周旋。於是舉石請佛安坐，願聞正法，克念護持。自時厥後，無信之徒競共推移鬼置石座，動以千數，莫之能轉。茂林清池，周基左右，人至其側，無不心懼。

伏鬼側不遠，有數伽藍，雖多傾毀，尚有僧徒，並皆遵習大乘教法。

從此東南行百餘里，至一窠堵波，基已傾陷，餘高數丈。昔者如來寂滅之後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，量舍利婆羅門蜜塗瓶內，分授諸王，而婆羅門持瓶以歸，既得所粘舍利，遂建窠堵波，并瓶置內，因以名焉。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，改建大窠堵波，或至齋日，時燭光明。

從此東北度殑伽河，行百四五十里，至吠舍釐國(舊曰毘舍離國，訛也。中印度境)。

吠舍釐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土地沃壤，花菓茂盛，菴沒羅菓、茂遮菓既多且貴。氣序和暢，風俗淳質，好福重學，邪正雜信。伽藍數百，多已圯壞，存者三五，僧徒稀少。天祠數十，異道雜居，露形之徒，寔繁其黨。吠舍釐城已甚傾頽，其故基趾周六七十里，宮城周四五里，少有居人。

宮城西北五六里，至一伽藍，僧徒寡少，習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傍有窠堵波，是昔如來說《毘摩羅詰經》，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。其東有窠堵波，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。

舍利子證果東南有窠堵波，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。佛涅槃後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，式修崇建。《印度記》曰：「此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，無憂王開取九斗，唯留一斗。」後有國王復欲開取，方事興功，尋則地震，遂不敢開。

其西北有窠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傍有石柱，高五六十尺，上作師子之像。石柱南有池，是群獼猴為佛穿也。在昔如來曾住於此。池西不遠有窠堵波，諸獼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；池南不遠有窠堵波，是諸獼猴奉佛蜜處；池西北隅猶有獼猴形像。

伽藍東北三里有窠堵波，是毘摩羅詰(唐言無垢稱。舊曰淨名，然淨則無垢，名則是稱，義雖取同，名乃有異。舊曰維摩詰，訛略也)故宅基趾，多有靈異。去此不遠有一神舍，其狀壘甃，傳云積石，即無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。去此不遠有窠堵波，長者子寶積之故宅也。去此不遠有窠堵波，是菴沒羅女故宅，佛姨母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。

伽藍北三四里有窠堵波，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國人般涅槃，人與非人隨從世尊，至此佇立。次西北不遠有窠堵波，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。其南不遠有精舍，前建窠堵波，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。

菴沒羅園側有窠堵波，是如來告涅槃處。佛昔在此告阿難曰：「其得四神足者，能住壽一劫。如來今者，當壽幾何？」如是再三，阿難不對，天魔迷惑故也。阿難從坐而起，林中宴默。時魔來請佛曰：「如來在世教化已久，蒙濟流轉，數如塵沙，寂滅之樂，今其時矣。」世尊以少土置爪上，而告魔曰：「地土多耶？爪土多耶？」對曰：「地土多也。」

佛言：「所度者如爪上土，未度者如大地土。却後三月，吾當涅槃。」魔聞歡喜而退。阿難林中忽感異夢，來白佛言：「我在林間，夢見大樹，枝葉茂盛，蔭影蒙密，驚風忽起，摧散無餘。將非世尊欲入寂滅？我心懷懼，故來請問。」

佛告阿難：「吾先告汝，汝為魔蔽，不時請留。魔王勸我早入涅槃，已許之期，斯夢是也。」

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，千子見父母處也。昔有仙人，隱居巖谷，仲春之月，鼓濯清流，麀鹿隨飲，感生女子，姿貌過人，唯脚似鹿，仙人見已，收而養焉。其後命令求火，至餘仙廬，足所履地，迹有蓮華。彼仙見已，深以奇之，令其繞廬，方乃得火。鹿女依命，得火而還。時梵豫王畋遊見華，尋迹以求，悅其奇怪，同載而返。相師占言，當生千子。餘婦聞之，莫不圖計。日月既滿，生一蓮花，花有千葉，葉坐一子。餘婦誣罔，咸稱不祥，投殍伽河，隨波泛濫。烏耆延王下流遊觀，見黃雲蓋乘波而來，取以開視，乃有千子，乳養成立，有大力焉。恃有千子，拓境四方，兵威乘勝，將次此國。時梵豫王聞之，甚懷震懼，兵力不敵，計無所出矣。是時鹿女心知其子，乃謂王曰：「今寇戎臨境，上下離心，賤妾愚忠，能敗強敵。」王未之信也，憂懼良深。鹿女乃昇城樓，以待寇至。千子將兵，圍城已匝，鹿女告曰：「莫為逆事！我是汝母，汝是我子。」千子謂曰：「何言之謬？」鹿女手按兩乳，流注千岐，天性所感，咸入其口。於是解甲歸宗，釋兵返族，兩國交歡，百姓安樂。

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，是如來行經舊迹，指告眾曰：「昔吾於此歸宗見親。欲知千子，即賢劫千佛是也。」

述本生東有故基，上建窣堵波，光明時燭，祈請或遂，是如來說《普門陀羅尼》等經重閣講堂餘趾也。

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，中有阿難半身舍利。去此不遠有數百窣堵波，欲定其數，未有克知，是千獨覺入寂滅處。吠舍釐城內外周隍，聖迹繁多，難以具舉。形勝故墟，魚鱗間峙，歲月驟改，炎涼亟移，林既摧殘，池亦枯涸，朽株餘迹，其詳驗焉。

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，至大窣堵波，栗帖(昌葉反)婆子(舊云離車子，訛也)別如來處。如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，諸栗帖婆子聞佛將入寂滅，相從悲號送。世尊既見哀慕，非言可喻，即以神力化作大河，崖岸深絕，波流迅急，諸栗帖婆悲慟以止，如來留鉢，為作追念。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，有故城，荒蕪歲久，居人曠少。中有窣堵波，是佛在昔為諸菩薩、人、天大眾，引說本生，修菩薩行，曾於此城為轉輪王，號曰摩訶提婆(唐言大天)。有七寶應，王四天下，觀

衰變之相，體無常之理，冥懷高蹈，忘情大位，捨國出家，染衣修學。

城東南行十四五里，至大窣堵波，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。佛涅槃後百一十年，吠舍釐城有諸苾芻，遠離佛法，謬行戒律。時長老耶舍陀住憍薩羅國，長老三菩伽住秣兔羅國，長老釐波多住韓若國，長老沙羅住吠舍釐國，長老富闍蘇彌羅住娑羅梨弗國。諸大羅漢心得自在，持三藏，得三明，有大名稱，眾所知識，皆是尊者阿難弟子。時耶舍陀遣使告諸賢聖，皆可集吠舍釐城。猶少一人，未滿七百。是時富闍蘇彌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，運神足至法會。時三菩伽於大眾中右袒長跪，揚言曰：「眾無譁！欽哉，念哉！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，歲月雖淹，言教尚在。吠舍釐城懈怠苾芻謬於戒律，有十事出，違十力教。今諸賢者深明持犯，俱承大德阿難指誨，念報佛恩，重宣聖旨。」時諸大眾莫不悲感，即召集諸苾芻，依毘柰耶，訶責制止，削除謬法，宣明聖教。

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，至濕吠多補羅僧伽藍，層臺輪煥，重閣翬飛，僧眾清肅，並學大乘。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。其側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陀國，北顧吠舍釐城，中途止息遺迹之處。

濕吠多補羅僧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，殞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窣堵波，是尊者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。阿難陀者，如來之從父弟也，多聞總持，博物強識，佛去世後繼大迦葉住持正法，導進學人。在摩揭陀國，於林中經行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，章句錯謬，文字紛亂。阿難聞已，感慕增懷，徐詣其所，提撕指授。沙彌笑曰：「大德耄矣，所言謬矣！我師高明，春秋鼎盛，親承示誨，誠無所誤。」阿難默然，退而歎曰：「我年雖邁，為諸眾生，欲久住世，住持正法。然眾生垢重，難以誨語，久留無利，可速滅度。」於是去摩揭陀國，趣吠舍釐城，度殞伽河，泛舟中流。摩揭陀王聞阿難去，情深戀德，即嚴戎駕，疾驅追請，數百千眾營軍南岸。吠舍釐王聞阿難來，悲喜盈心，亦治軍旅，奔馳迎候，數百千眾屯集北岸。兩軍相對，旌旗翳日。阿難恐鬪其兵，更相殺害，從舟中起，上昇虛空，示現神變，即入寂滅，化火焚骸，骸又中折，一墮南岸，一墮北岸。於是二王各得一分，舉軍號慟，俱還本國，起窣堵波，而修供養。

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，至弗栗恃國(北人謂三代恃國。北印度境)。

弗栗恃國，周四千餘里，東西長，南北狹。土地膏腴，花菓茂盛。氣序微寒，人性躁急，多敬外道，少信佛法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減千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通學。天祠數十，外道寔眾。國大都城號占戍挈，多已頽毀。故宮城中尚有三千餘家，若村若邑也。

大河東北有伽藍，僧徒寡少，學業清高。

從此西行，依河之濱，有翠堵波，高餘三丈，南帶長流，大悲世尊度漁人處也。越在佛世，五百漁人結疇附黨，漁捕水族，於此河流得一大魚，有十八頭，頭各兩眼。諸漁人方欲害之，如來在吠舍釐國，天眼見，興悲心，乘其時而化導，因其機而啟悟，告諸大眾：「弗栗恃國有大魚，我欲導之，以悟諸漁人，爾宜知時。」於是大眾圍繞，神足凌虛，至于河濱，如常敷座。遂告諸漁人：「爾勿殺魚。」以神通力，開方便門，威被大魚，令知宿命，能作人語，貫解人情。爾時如來知而故問：「汝在前身，曾作何罪，流轉惡趣，受此弊身？」魚曰：「昔承福慶，生自豪族，大婆羅門劫比他者，我身是也。恃其族姓，凌蔑人倫，恃其博物，鄙賤經法；以輕慢心毀讎諸佛，以醜惡語詈辱眾僧，引類形比，謂若駝、驢、象、馬，諸醜形對。由此惡業，受此弊身。尚資宿善，生遭佛世，目覩聖化，親承聖教。」因而懺謝，悔先作業。如來隨機攝化，如應開導。魚既聞法，於是命終。承茲福力，上生天宮。於是自觀其身，何緣生此？既知宿命，念報佛恩，與諸天眾，肩隨戾止，前禮既畢，右繞退立，以天寶香華，用供養。世尊指告漁人，為說妙法，於即感悟，輸誠禮懺，裂網焚舟，歸真受法。既服染衣，又聞至教，皆出塵垢，俱證聖果。

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，故城西有翠堵波，無憂王所建，高百餘尺，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、人。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翠堵波，如來昔於此處為諸苾芻制戒。次西不遠有如來髮、爪翠堵波。如來昔於此處，近遠邑人相趨輻湊，焚香散花，燈炬不絕。

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，踰山入谷，至尼波羅國(中印度境)。

尼波羅國，周四千餘里，在雪山中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山川連屬，宜穀稼，多花菓，出赤銅、犛牛、命命鳥。貨用赤銅錢。氣序寒烈，風俗險詖，人性剛獷，信義輕薄。無學藝，有工巧。形貌醜弊，邪正兼信。伽藍、天祠接堵連隅。僧徒二千餘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綜習。外道異學，其數不詳。

王，剎帝利栗咄婆種也。志學清高，純信佛法。近代有王，號鴛輸伐摩(唐言光貴)。碩學聰叡，自製《聲明論》，重學敬德，遐邇著聞。

都城東南有小水池，以人火投之，水即焰起，更投餘物，亦變為火。

從此復還吠舍釐國，南渡殞伽河，至摩揭陀國(舊曰摩伽陀，又曰摩竭提，皆訛也。中印度境)。

大唐西域記卷第七

摩揭陀國上

摩揭陀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城少居人，邑多編戶。地沃壤，滋稼穡，有異稻種，其粒龐大，香味殊越，光色特甚，彼俗謂之供大人米。土地墊濕，邑居高原，孟夏之後，仲秋之前，平居流水，可以泛舟。風俗淳質，氣序溫暑。崇重志學，遵敬佛法。伽藍五十餘所，僧徒萬有餘人，並多宗習大乘法教。天祠數十，異道寔多。旃伽河南有故城，周七十餘里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。昔者，人壽無量歲時，號拘蘇摩補羅城(唐言香花宮城)。王宮多花，故以名焉。逮乎人壽數千歲，更名波吒釐子城(舊曰巴連弗邑，訛也)。初，有婆羅門，高才博學，門人數千，傳以受業。諸學徒相從遊觀，有一書生徘徊悵望。同儔謂曰：「夫何憂乎？」曰：「盛色方剛，羈遊履影，歲月已積，藝業無成。顧此為言，憂心彌劇。」於是學徒戲言之曰：「今將子求娉婚親。」乃假立二人為男父母，二人為女父母，遂坐波吒釐樹，謂「女聲樹也。」採時果，酌清流，陳婚姻之緒，請好合之期。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：「斯嘉偶也，幸無辭焉。」書生之心欣然自得，日暮言歸，懷戀而止。學徒曰：「前言戲耳！幸可同歸。林中猛獸恐相殘害。」書生遂留，往來樹側。景夕之後，異光燭野，管絃清雅，帷帳陳列。俄見老翁策杖來慰，復有一嫗携引少女，並賓從盈路，袿服奏樂。翁乃指少女曰：「此君之弱室也。」酣歌樂宴，經七日焉。學徒疑為獸害，往而求之，乃見獨坐樹陰，若對上客，告與同歸，辭不從命。後自入城，拜謁親故，說其始末。聞者驚駭，與諸友人同往林中，咸見花樹是一大第，僮僕役使驅馳往來，而彼老翁從容接對，陳饌奏樂，賓主禮備。諸友還城，具告遠近。暮歲之後，生一子男。謂其妻曰：「吾今欲歸，未忍離阻；適復留止，棲寄飄露。」其妻既聞，具以白父。翁謂書生曰：「人生行樂，詎必故鄉？今將築室，宜無異志。」於是役使之徒，功成不日。香花舊城，遷都此邑。由彼子故，神為築城，自爾之後，因名波吒釐子城焉。

王故宮北有石柱，高數十尺，是無憂王作地獄處。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，有阿輸迦(唐言無憂。舊曰阿育，訛也)王者，頻毘婆羅(唐言影堅。舊曰頻婆娑，訛也)王之曾孫也，自王舍城遷都波吒釐，築外郭，周於故城。年代浸遠，唯餘故基。伽藍、天祠及窣堵波，餘址數百，存者二三。唯故宮北，臨苑伽河，小城中有千餘家。

初，無憂王嗣位之後，舉措苛暴，乃立地獄，作害生靈。周垣峻峙，隅樓特起，猛焰洪鑪，銛鋒利刃，備諸苦具，擬像幽塗，招募凶人，立為獄主。初以國中犯法罪人，無按輕重，總入塗炭。後以行經獄次，擒以誅戮，至者皆死，遂滅口焉。時有沙門，初入法眾，巡里乞食，遇至獄門，獄吏凶人擒欲殘害。沙門惶怖，請得禮懺。俄見一人，縛來入獄，斬截手足，磔裂形骸，俯仰之間，支體糜散。沙門見已，深增悲悼，成無常觀，證無學果。獄卒曰：「可以死矣。」沙門既證聖果，心夷生死，雖入鑊湯，若在清池，有大蓮花而為之座。獄主驚駭，馳使白王，王遂躬觀，深讚靈祐。獄主曰：「大王當死。」王曰：「何。」對曰：「王先垂命，令監刑獄，凡至獄垣皆從殺害，不云王入而獨免死。」王曰：「法已一定，理無再變。我先垂令，豈除汝身？汝久濫生，我之咎也。」即命獄卒，投之洪鑪。獄主既死，王乃得出，於是頽牆堙塹，廢獄寬刑。

地獄南不遠有窣堵波，基址傾陷，唯餘覆鉢之勢，寶為廁飾，石作欄檻，即八萬四千之一也。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焉，中有如來舍利一斗，靈鑿間起，神光時燭。無憂王廢獄之後，遇近護大阿羅漢，方便善誘，隨機導化。王謂羅漢曰：「幸以宿福，位據人尊，慨茲障累，不遭佛化。今者如來遺身舍利，欲重修建諸窣堵波。」羅漢曰：「大王以福德力，役使百靈，以弘誓心匡護三寶，是所願也，今其時矣。」因為廣說獻土之因，如來懸記興建之功。無憂王聞以慶悅，召集鬼神而令之曰：「法王導利，含靈有慶，我資宿善，尊極人中。如來遺身重修供養，今爾鬼神勦力同心！境極瞻部，戶滿拘胝，以佛舍利起窣堵波。心發於我，功成於汝。勝福之利，非欲獨有。宜各營構，待後告命。」鬼神受旨，在所興功，功既成已，咸來請命。無憂王既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，分其舍利，付鬼神已，謂羅漢曰：「我心所欲，諸處同時藏下舍利。心雖此冀，事未從欲。」羅漢曰：「王命神鬼至所期日，日有隱蔽，其狀如手，此時也，宜下舍利。」王承此旨，宣告鬼神。逮乎期日，無憂王觀候光景，日正中時，羅漢以神通力，伸手蔽日，營建之所咸皆瞻仰，同於此時功績咸畢。

窣堵波側不遠，精舍中有大石，如來所履，**雙**迹猶存，其長尺有八寸，廣餘六寸矣。兩迹俱有輪相，十指**皆**帶花文，魚形映起，光明

時照。昔者如來將取寂滅，北趣拘尸那城，南顧摩揭陀國，蹈此石上，告阿難曰：「吾今最後留此足迹，將入寂滅，顧摩揭陀也。百歲之後，有無憂王命世君臨，建都此地，匡護三寶，役使百神。」及無憂王之嗣位也，遷都築邑，掩周迹石，既近宮城，恒親供養。後諸國王競欲舉歸，石雖不大，眾莫能轉。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，遂即石所，欲滅聖迹，鑿已還平，文彩如故，於是捐棄殍伽河流，尋復本處。其側翠堵波，即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佛迹精舍側不遠，有大石柱，高三十餘尺，書記殘缺，其大略曰：「無憂王信根貞固，三以瞻部洲施佛、法、僧，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贖。」其辭云，大略斯在。

故宮北有大石室，外若崇山，內廣數丈，是無憂王為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。初，無憂王有同母弟，名摩醯因陀羅(唐言大帝)。生自貴族，服僭王制，奢侈縱暴，眾庶懷怨。國輔老臣進諫王曰：「驕弟作威，亦已太甚。夫政平則國治，人和則主安，古之則訓，由來久矣。願存國典，收付執法。」無憂王泣謂弟曰：「吾承基緒，覆燾生靈，況爾同胞，豈忘惠愛！不先匡導，已陷刑法。上懼先靈，下迫眾議。」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：「不自謹行，敢干國憲，願賜再生，更寬七日。」於是置諸幽室，嚴加守衛，珍羞上饌，進奉無虧。守者唱曰：「已過一日，餘有六日。」至第六日已，既深憂懼，更勵身心，便獲果證，昇虛空，示神迹，尋出塵俗，遠棲巖谷。無憂王躬往謂曰：「昔拘國制，欲致嚴刑。豈意清昇，取證聖果。既無滯累，可以還國。」弟曰：「昔羈愛網，心馳聲色，今出危城，志悅山谷。願棄人間，長從丘壑。」王曰：「欲靜心慮，豈必幽巖？吾從爾志，當為崇樹。」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：「吾於後日廣備珍羞，爾曹相率來集我會，各持大石，自為床座。」諸神受命，至期畢萃。眾會既已，王告神曰：「石座從橫，宜自積聚。因功不勞，壘為虛室。」諸神受命，不日而成。無憂王躬往迎請，止此山廬。

故宮北，地獄南，有大石槽，是無憂王匠役神功，作為此器，飯僧之時，以儲食也。

故宮西南有小石山，周巖谷間，數十石室，無憂王為近護等諸阿羅漢，役使鬼神之所建立。傍有故臺，餘基積石；池沼漣漪，清瀾澄鑒，隣國遠人謂之聖水，若有飲濯，罪垢消滅。

山西南有五翠堵波，崇基已陷，餘址尚高，遠而望之，鬱若山阜，面各數百步，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翠堵波。《印度記》曰：「昔無憂王建八萬四千翠堵波已，尚餘五斗舍利，故別崇建五翠堵波，制奇諸處，靈異間起，以表如來五分法身。薄信之徒竊相評議，云是昔者難陀王建此藏，以儲七寶。其後有王，不甚淳信，聞先疑議，

肆其貪求，興動軍師，躬臨發掘，地震山傾，雲昏日翳，萃堵波中大聲雷震，士卒僵仆，象馬驚奔。自茲已降，無敢覬覦。」或曰：「眾議雖多，未為確論；循古所記，信得其實。」

故城東南有屈(居勿反)吒阿濫摩(唐言鷄園)僧伽藍，無憂王之所建焉。無憂王初信佛法也，式遵崇建，修殖善種，召集千僧，凡、聖兩眾，四事供養，什物周給。頽毀已久，基址尚在。

伽藍側有大萃堵波，名阿摩落伽者。印度藥果之名也。無憂王搆疾彌留，知命不濟，欲捨珍寶，崇樹福田。權臣執政，誠勿從欲。其後因食，留阿摩落果，玩之半爛，握果長息，問諸臣曰：「瞻部洲主今是何人？」諸臣對曰：「唯獨大王。」王曰：「不然。我今非主。唯此半果，而得自在。嗟乎！世間富貴，危甚風燭。位據區宇，名高稱謂，臨終匱乏，見逼強臣，天下非己，半果斯在！」乃命侍臣而告之曰：「持此半果，詣彼雞園，施諸眾僧，作如是說：『昔一瞻部洲主，今半阿摩落王，稽首大德僧前，願受最後之施。凡諸所有，皆已喪失，唯斯半果，得少自在。哀愍貧乏，增長福種。』」僧中上座作如是言：「無憂大王宿期弘濟，瘡疾在躬，姦臣擅命，積寶非己，半果為施。承王來命，普施眾僧。」即召典事，羹中總煮。收其果核，起萃堵波。既荷厚恩，遂旌顧命。

阿摩落伽萃堵波西北，故伽藍中有萃堵波，謂建捷稚聲。

初，此城內伽藍百數，僧徒肅穆，學業清高，外道學人，銷聲緘口。其後僧徒相次徂落，而諸後進莫繼前修。外道師資傳訓成藝，於是命儔召侶，千計萬數，來集僧坊，揚言唱曰：「夫擊捷稚，招集學人！」群愚同止，謬有扣擊。遂白王，請校優劣。外道諸師高才達學，僧徒雖眾，辭論膚淺。外道曰：「我論勝。自今已後，諸僧伽藍不得擊捷稚以集眾也。」王允其請，依先論制。僧徒受恥，忍詬而退，十二年間不擊捷稚。時南印度那伽闕刺樹那菩薩(唐言龍猛。舊譯曰龍樹，非也)，幼傳雅譽，長擅高名，捨離欲愛，出家修學，深究妙理，位登初地。有大弟子提婆者，智慧明敏，機神警悟，白其師曰：「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，不擊捷稚，日月驟移，十二年矣。敢欲摧邪見山，然正法炬。」龍猛曰：「波吒釐城外道博學，爾非其儔，吾今行矣。」提婆曰：「欲摧腐草，詎必傾山？敢承指誨，黜諸異學。大師立外道義，而我隨文破析，詳其優劣，然後圖行。」龍猛乃扶立外義，提婆隨破其理，七日之後，龍猛失宗，已而歎曰：「謬辭易失，邪義難扶。爾其行矣，摧彼必矣！」提婆菩薩夙擅高名，波吒釐城外道之聞也，即相召集，馳白王曰：「大王昔紆聽覽，制諸沙門不擊捷稚。願垂告命。令諸門候，隣境異僧勿使入城，恐相黨援，輕改先制。」王允其言，嚴加伺候。提婆既至，不得入城。聞其制令，便易衣服，疊僧加胝，置

草束中，褰裳疾驅，負戴而入。既至城中，棄草披衣，至此伽藍，欲求止息。知人既寡，莫有相舍，遂宿撻稚臺上。於晨朝時，便大振擊。眾聞伺察，乃客遊比丘。諸僧伽藍傳聲響應。王聞究問，莫得其先，至此伽藍，咸推提婆。提婆曰：「夫撻稚者，擊以集眾。有而不用，懸之何為？」王人報曰：「先時僧眾論議墮負，制之不擊，已十二年。」提婆曰：「有是乎？吾於今日，重聲法鼓。」使報王曰：「有異沙門欲雪前恥。」王乃召集學人，而定制曰：「論失本宗，殺身以謝。」於是外道競陳旗鼓，誼談異義，各曜辭鋒。提婆菩薩既昇論座，聽其先說，隨義析破，曾不浹辰，摧諸異道。國王大臣莫不慶悅，建此靈基，以旌至德。

建擊撻稚窰堵波北有故基，昔鬼辯婆羅門所居處也。

初，此城中有婆羅門，葺宇荒藪，不交世路，祠鬼求福，魍魎相依。高論劇談，雅辭響應，人或激難，垂帷以對。舊學高才，無出其右，士庶翕然，仰之猶聖。有阿濕縛窣沙(唐言馬鳴)菩薩者，智周萬物，道播三乘，每謂人曰：「此婆羅門學不師受，藝無稽古，屏居幽寂，獨擅高名，將非神鬼相依，妖魅所附，何能若是者乎？夫辯資鬼授，言不對人，辭說一聞，莫能再述，吾今往彼，觀其舉措。」遂即其廬，而謂之曰：「仰欽盛德，為日已久。幸願褰帷，敢申宿志。」而婆羅門居然簡傲，垂帷以對，終不面談。馬鳴心知鬼魅，情甚自負，辭畢而退，謂諸人曰：「吾已知矣，摧彼必矣。」尋往白王：「唯願垂許，與彼居士較論劇談。」王聞駭曰：「斯何人哉！若不證三明，具六通，何能與彼論乎？」命駕躬臨，詳鑿辯論。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，述五明大義，妙辯縱橫，高論清遠。而婆羅門既述辭已，馬鳴重曰：「失吾旨矣，宜重述之。」時婆羅門默然杜口，馬鳴叱曰：「何不釋難？所事鬼魅宜速授辭！」疾褰其帷，視占其怪。婆羅門惶遽而曰：「止！止！」馬鳴退而言曰：「此子今晨聲問失墜，虛名非久，斯之謂也。」王曰：「非夫盛德，誰鑿左道？知人之哲，絕後光前，國有常典，宜旌茂實。」城西南隅二百餘里，有伽藍餘跡。其傍有窰堵波，神光時燭，靈瑞間發，近遠眾庶莫不祈請，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

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，至鞞羅釋迦伽藍。庭宇四院，觀閣三層，崇臺累仞，重門洞啟，頻毘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。旌召高才，廣延俊德，異域學人，遠方髦彥，同類相趨，肩隨戾止。僧徒千數，並學大乘。中門當塗，有三精舍，上置輪相，鈴鐸虛懸，下建層基，軒檻周列，戶牖棟梁，墀垣階陛，金銅隱起，廁間莊嚴。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，左多羅菩薩像，右觀自在菩薩像。凡斯三像，鑄石鑄成，威神肅然，冥鑿遠矣。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，靈光或照，奇瑞間起。

鞞羅釋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，至大山，雲石幽蔚，靈僊攸舍，毒蛇、暴龍窟穴其藪，猛獸、鷲鳥棲伏其林。山頂有大盤石，上建窣堵波，其高十餘尺，是佛入定處也。昔者如來降神止此，坐斯磐石，入滅盡定，時經宿焉。諸天靈聖供養如來，鼓天樂，雨天花。如來出定，諸天感慕，以寶金銀起窣堵波。去聖逾邈，寶變為石。自古迄今，人未有至。遙望高山，乃見異類，長蛇、猛獸群從右旋，天仙靈聖肩隨讚禮。

山東岡有窣堵波，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所履之處也。

山西北三十餘里，山阿有伽藍，負嶺崇基，疎崖峙閣。僧徒五十餘人，並習大乘法教。瞿那末底(唐言德慧)菩薩伏外道之處。

初，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，祖僧佉之法而習道焉。學窮內外，言極空有，名高前列，德重當時。君王珍敬，謂之國寶，臣庶宗仰，咸曰家師。隣國學人承風仰德，儔之先進，誠博達也。食邑二城，環居封建。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，早擅精微，學通三藏，理窮四諦。聞摩沓婆論極幽微，有懷挫銳，命一門人裁書謂曰：「敬問摩沓婆善安樂也。宜忘勞弊，精習舊學，三年之後，摧汝嘉聲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年中，每發使報。及將發迹，重裁書曰：

「年期已極，學業何如？吾今至矣，汝宜知之。」摩沓婆甚懷惶懼，誡諸門人及以邑戶：「自今之後，不得居止沙門異道，遞相宣告，勿有犯違。」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，至摩沓婆邑，人守約，莫有相舍。諸婆羅門更詈之曰：「斷髮殊服，何異人乎？宜時速去，勿此止也！」德慧菩薩欲摧異道，冀宿其邑，因以慈心，卑辭謝曰：「爾曹世諦之淨行，我又勝義諦之淨行，淨行既同，何為見拒？」婆羅門因不與言，但事驅逐。逐出邑外，入大林中。林中猛獸群行為暴，有淨信者恐為獸害，乃束蘊持仗，謂菩薩曰：「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，遠傳聲問，欲來論議，故此邑主懼墜嘉聲，重垂嚴制，勿止沙門。恐為物害，故來相援。行矣自安，勿有他慮。」德慧曰：「良告淨信，德慧者，我是也。」淨信聞已，更深恭敬，謂德慧曰：「誠如所告，宜可速行。」即出深林，止息空澤。淨信縱火持弓，周旋左右，夜分已盡，謂德慧曰：「可以行矣，恐人知聞，來相圖害。」德慧謝曰：「不敢忘德。」於是遂行。至王宮，謂門者曰：「今有沙門，自遠而至，願王垂許，與摩沓婆論。」王聞驚曰：「此妄人耳。」即命使臣往摩沓婆所，宣王旨曰：「有異沙門來求談論，今已瑩灑論場，宣告遠近，佇望來儀，願垂降趾。」摩沓婆問王使曰：「豈非南印度德慧論師乎？」曰：

「然。」摩沓婆聞，心甚不悅，事難辭免，遂至論場。國王、大臣、士、庶、豪族，咸皆集會，欲聽高談。德慧先立宗義，泊乎景落，摩沓婆辭以年衰，智昏捷對，請歸靜思，方酬來難。每事言

歸，及旦昇座，竟無異論。至第六日，歐血而死。其將終也，顧命妻曰：「爾有高才，無忘所恥！」摩沓婆死，匿不發喪，更服鮮綺，來至論會。眾咸誼譁，更相謂曰：「摩沓婆自負才高，恥對德慧，故遣婦來，優劣明矣。」德慧菩薩謂其妻曰：「能制汝者，我已制之。」摩沓婆妻知難而退。王曰：「何言之密，彼便默然？」德慧曰：「惜哉，摩沓婆死矣！其妻欲來與我論耳。」王曰：「何以知之？願垂指告。」德慧曰：「其妻之來也，面有死喪之色，言含哀怨之聲，以故知之，沓婆死矣。能制汝者，謂其夫也。」王命使往觀，果如所議。王乃謝曰：「佛法玄妙，英賢繼軌，無為守道，含識霑化，依先國典，褒德有常。」德慧曰：「苟以愚昧，體道居貞，存正足，論濟物，將弘汲引，先摧傲慢，方便攝化，今其時矣。唯願大王以摩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人，則垂誠來葉，流美無窮。唯彼淨信見匡護者福延于世，食用同僧，以勸清信，以褒厚德。」於是建此伽藍，式旌勝迹。

初，摩沓婆論敗之後，十數淨行逃難隣國，告諸外道恥辱之事，招募英俊，來雪前恥。王既珍敬德慧，躬往請曰：「今諸外道不自量力，結黨連群，敢聲論鼓，唯願大師摧諸異道。」德慧曰：「宜集論者。」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慰：「我曹今日，勝其必矣。」時諸外道闡揚義理，德慧菩薩曰：「今諸外道逃難遠遊，如王先制，皆是賤人，我今如何與彼對論？」德慧有負座豎，素聞餘論，頗閑微旨，侍立於側，聽諸高談。德慧拊其座而言曰：「床，汝可論。」眾咸驚駭，異其所命。時負座豎便即發難，深義泉涌，清辯響應。三復之後，外道失宗，重挫其銳，再折其翮。自伏論已來，立為伽藍邑戶。

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，至孤山，有伽藍，尸羅跋陀羅(唐言戒賢)論師論義得勝，捨邑建焉。竦一危峯，如窳堵波，置佛舍利。

論師，三摩呬吒國之王族，婆羅門之種也。少好學，有風操，遊諸印度，詢求明哲。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，遇護法菩薩，聞法信悟。請服染衣，諮以究竟之致，問以解脫之路，既窮至理，亦究微言，名擅當時，聲高異域。南印度有外道，探蹟索隱，窮幽洞微，聞護法高名，起我慢深嫉，不阻山川，擊鼓求論，曰：「我，南印度之人也。承王國內有大論師，我雖不敏，願與詳議。」王曰：「有之，誠如議也。」乃命使臣請護法曰：「南印度有外道，不遠千里，來求較論，唯願降跡，赴集論場。」護法聞已，攝衣將往。門人戒賢者，後進之翹楚也，前進請曰：「何遽行乎？」護法曰：「自慧日潛暉，傳燈寂照，外道蟻聚，異學蜂飛，故我今者，將摧彼論。」戒賢曰：「恭聞餘論，敢摧異道。」護法知其俊也，因而允焉。是時戒賢年甫三十，眾輕其少，恐難獨任。護法知眾心之不

平，乃解之曰：「有貴高明，無云齒歲，以今觀之，破彼必矣。」逮乎集論之日，遠近相趨，少長咸萃。外道弘闡大猷，盡其幽致；戒賢循理責實，深極幽玄。外道辭窮，蒙恥而退。王用酬德，封此邑城。論師辭曰：「染衣之士，事資知足，清淨自守，何以邑為？」王曰：「法王晦迹，智舟淪滯，不有旌別，無勵後學。為弘正法，願垂哀納。」論師辭不獲已，受此邑焉，便建伽藍，窮諸規矩，捨其邑戶，式修供養。

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，渡尼連禪河，至伽耶城。甚險固，少居人，唯婆羅門有千餘家，大仙人祚胤也，王所不臣，眾咸宗敬。城北三十餘里，有清泉，印度相傳謂之聖水，凡有飲濯，罪垢消除。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。谿谷杳冥，峯巖危險，印度國俗稱曰靈山，自昔君王馭宇承統，化洽遠人，德隆前代，莫不登封而告成功。山頂上有石窰堵波，高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靈鑿潛被，神光時燭，昔如來於此演說《寶雲》等經。

伽耶山東南有窰堵波，迦葉波本生邑也。其南有二窰堵波，則伽耶迦葉波、捺地迦葉波(舊曰那提迦葉，訛也。洎諸迦葉，例無波字，略也)事火之處。

伽耶迦葉波事火東，渡大河，至鉢羅笈菩提山(唐言前正覺山，如來將證正覺，先登此山，故云前正覺也)。如來勤求六歲，未成正覺，後捨苦行，示受乳糜，行自東北，遊目此山，有懷幽寂，欲證正覺。自東北岡登以至頂，地既震動，山又傾搖。山神惶懼，告菩薩曰：「此山者，非成正覺之福地也。若止於此，入金剛定，地當震陷，山亦傾覆。」菩薩下自西南，山半崖中，背巖面澗，有大石室，菩薩即之，加趺坐焉，地又震動，山復傾搖。時淨居天空中唱曰：「此非如來成正覺處。自此西南十四五里，去苦行處不遠，有卑鉢羅樹，下有金剛座，去來諸佛咸於此座而成正覺，願當就彼。」菩薩方起，室中龍曰：「斯室清勝，可以證聖，唯願慈悲，勿有遺棄。」菩薩既知非取證所，為遂龍意，留影而去(影在昔日，賢愚咸覩：洎於今時，或有得見)。諸天前導，往菩提樹。逮乎無憂王之興也，菩薩登山上下之迹，皆樹旌表，建窰堵波，度量雖殊，靈應莫異，或天花兩空中，或光照幽谷。每歲罷安居日，異方法俗，登修供養，信宿乃還。

前正覺山西南行十四五里，至菩提樹。周垣壘甃，崇峻險固。東西長，南北狹，周五百餘步。奇樹名花，連陰接影；細沙異草，彌漫綠被。正門東闕，對尼連禪河，南門接大花池，西阨險固，北門通大伽藍。墉垣內地，聖迹相隣，或窰堵波，或復精舍，並瞻部洲諸國君王、大臣、豪族欽承遺教，建以記焉。

菩提樹垣正中，有金剛座。昔賢劫初成，與大地俱起，據三千大千世界中，下極金輪，上侵地際，金剛所成，周百餘步，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，故曰金剛座焉。證聖道所，亦曰道場，大地震動，獨無傾搖。是故如來將證正覺也，歷此四隅，地皆傾動，後至此處，安靜不傾。自入末劫，正法浸微，沙土彌覆，無復得見。佛涅槃後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，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，南北標界，東面而坐。聞諸耆舊曰：「此菩薩像身沒不見，佛法當盡。」今南隅菩薩沒過胸臆矣。

金剛座上菩提樹者，即畢鉢羅之樹也。昔佛在世，高數百尺，屢經殘伐，猶高四五丈。佛坐其下成等正覺，因而謂之菩提樹焉。莖幹黃白，枝葉青翠，冬夏不凋，光鮮無變。每至如來涅槃之日，葉皆凋落，頃之復故。是日也，諸國君王，異方法俗，數千萬眾，不召而集，香水香乳，以溉以洗，於是奏音樂，列香花，燈炬繼日，競修供養。如來寂滅之後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，信受邪道，毀佛遺迹，興發兵徒，躬臨剪伐。根莖枝葉，分寸斬截，次西數十步而積聚焉，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，煙焰未靜，忽生兩樹，猛火之中，茂葉含翠，因而謂之灰菩提樹。無憂王覩異悔過，以香乳溉餘根，泊乎將旦，樹生如本。王見靈怪，重深欣慶，躬修供養，樂以忘歸。王妃素信外道，密遣使人，夜分之後，重伐其樹。無憂王旦將禮敬，唯見~~斲~~株，深增悲慨，至誠祈請，香乳溉灌，不日還生。王深敬異，壘石周垣，其高十餘尺，今猶見在。近設賞迦王者，信受外道，毀嫉佛法，壞僧伽藍，伐菩提樹，掘至泉水，不盡根柢，乃縱火焚燒，以甘蔗汁沃之，欲其焦爛，絕滅遺萌。數月後，摩揭陀國補刺拏伐摩王(唐言滿貴)，無憂王之末孫也，聞而歎曰：「慧日已隱，唯餘佛樹，今復摧殘，生靈何覩！」舉身投地，哀感動物。以數千牛搆乳而溉，經夜樹生，其高丈餘。恐後剪伐，周峙石垣，高二丈四尺。故今菩提樹隱於石壁，出一丈餘。

菩提樹東有精舍，高百六七十尺，下基面廣二十餘步，壘以青甃，塗以石灰，層龕皆有金像，四壁鏤作奇製，或連珠形，或天仙像，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(亦謂寶瓶，又稱寶臺)。東面接為重閣，檐宇特起三層，椳柱棟梁，戶扉寮牖，金銀彫鏤以飾之，珠玉廁錯以填之，輿室邃宇，洞戶三重。外門左右各有龕室，左則觀自在菩薩像，右則慈氏菩薩像，白銀鑄成，高十餘尺。

精舍故地，無憂王先建小精舍，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。初，有婆羅門，不信佛法，事大自在天，傳聞天神在雪山中，遂與其弟往求願焉。天曰：「凡諸願求，有福方果。非汝所祈，非我能遂。」婆羅門曰：「修何福可以遂心？」天曰：「欲植善種，求勝福田，菩提樹者，證佛果處也。宜時速反，往菩提樹，建大精舍，穿大水池，

興諸供養，所願當遂。」婆羅門受天命，發大信心，相率而返，兄建精舍，弟鑿水池，於是廣修供養，勤求心願，後皆果遂，為王大臣，凡得祿賞，皆入檀捨。

精舍既成，招募工人，欲圖如來初成佛像。曠以歲月，無人應召。久之，有婆羅門來告眾曰：「我善圖寫如來妙相。」眾曰：「今將造像，夫何所須？」曰：「香泥耳。宜置精舍之中，并一燈照，我入已，堅閉其戶，六月後乃可開門。」時諸僧眾皆如其命。尚餘四日，未滿六月，眾咸駭異，開以觀之。見精舍內佛像儼然，結跏趺坐，右足居上，左手斂，右手垂，東面而坐，肅然如在。座高四尺二寸，廣丈二尺五寸，像高丈一尺五寸，兩膝相去八尺八寸，兩肩六尺二寸，相好具足，慈顏若真，唯右乳上圖瑩未周。既不見人，方驗神鑿，眾咸悲歎，慙懃請知。有一沙門，宿心淳質，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：「我是慈氏菩薩，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，故我躬來圖寫佛像。垂右手者，昔如來之將證佛果，天魔來嬈，地神告至，其一先出，助佛降魔，如來告曰：『汝勿憂怖，吾以忍力，降彼必矣。』魔王曰：『誰為明證？』如來乃垂手指地，言：『此有證。』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，故今像手倣昔下垂。」眾知靈鑿，莫不悲感。於是乳上未周，填廁眾寶，珠璣寶冠，奇珍交飾。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，欲毀此像，既覩慈顏，心不安忍，迴駕將返，命宰臣曰：「宜除此佛像，置大自在天形。」宰臣受旨，懼而歎曰：「毀佛像則歷劫招殃，違王命乃喪身滅族，進退若此，何所宜行！」乃召信心以為役使，遂於像前橫壘甃壁，心慚冥闇，又置明燈，甃壁之前畫自在天。功成報命，王聞心懼，舉身生炮，肌膚攢裂，居未久之，便喪沒矣。宰臣馳返，毀除障壁，時經多日，燈猶不滅。像今尚在，神工不虧。既處奧室，燈炬相繼，欲覩慈顏，莫由審察，必於晨朝持大明鏡，引光內照，乃覩靈相。夫有見者，自增悲感。

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，當此三月八日也。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，當此三月十五日也。是時如來年三十矣。或曰年三十五矣。

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。如來成正覺已，不起于座，七日寂定。其起也，至菩提樹北，七日經行，東西往來，行十餘步，異華隨迹十有八文。後人於此壘甃為基，高餘三尺。聞諸先志曰：此聖迹基，表人命之脩短也，先發誠願，後乃度量，隨壽脩短，數有增減。經行基北，道右，盤石上，大精舍中，有佛像，舉目上望。昔者，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，目不暫捨。為報樹恩，故此瞻望。

菩提樹西不遠，大精舍中，有鑄石佛像，飾以奇珍，東面而立。前有青石，奇文異采，是昔如來初成正覺，梵王起七寶堂，帝釋建七

寶座，佛於其上七日思惟，放異光明，照菩提樹。去聖悠遠，寶變為石。

菩提樹南不遠，有窰堵波，高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菩薩既濯尼連河，將趣菩提樹，竊自思念何以為座？尋自發明當須淨草。天帝釋化其身為刈草人，荷而逐路。菩薩謂曰：「所荷之草頗能惠耶？」化人聞命，恭以草奉，菩薩受已，執而前進。

受草東北不遠，有窰堵波，是菩薩將證佛果，青雀、群鹿呈祥之處。印度休徵，斯為嘉應，故淨居天隨順世間，群從飛繞，効靈顯聖。

菩提樹東，大路左右，各一窰堵波，是魔王嬈菩薩處也。菩薩將證佛果，魔王勸受輪王，策說不行，殷憂而返。魔王之女請往誘焉，菩薩威神，衰變冶容，扶羸策杖，相携而退。

菩提樹西北，精舍中，有迦葉波佛像，既稱靈聖，時燭光明。聞諸先記曰：若人至誠，旋繞七周，在所生處，得宿命智。

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甄室，各有地神之像。昔者如來將成正覺，一報魔至，一為佛證。後人念功，圖形旌德。

菩提樹垣西不遠，有窰堵波，調鬱金香，高四十餘尺，漕炬吒國商主之所建也。昔漕炬吒國有大商主，宗事天神，祠求福利，輕蔑佛法，不信因果。其後將諸商侶，貿遷有無，泛舟南海，遭風失路，波濤飄浪，時經三歲，資糧罄竭，糊口不充。同舟之人，朝不謀夕，勦力同志，念所事天，心慮已勞，冥功不濟。俄見大山，崇崖峻嶺，兩日聯暉，重明照朗。時諸商侶更相慰曰：「我曹有福，過此大山，宜於中止，得安樂。」商主曰：「非山也，乃摩竭魚耳。崇崖峻嶺，鬚鬣也；兩日聯暉，眼光也。」言聲未靜，舟帆飄湊。於是商主告諸侶曰：「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，宜各至誠，稱其名字。」遂即同聲，歸命稱念。崇山既隱，兩日亦沒。俄見沙門，威儀庠序，杖錫凌虛，而來拯溺，不踰時而至本國矣。因即信心貞固，求福不回，建窰堵波，式修供養，以鬱金香泥而周塗上下。既發信心，率其同志，躬禮聖迹，觀菩提樹。未暇言歸，已淹晦朔。商侶同遊，更相謂曰：「山川悠間，鄉國遼遠，昔所建立窰堵波者，我曹在此，誰其灑掃？」言訖，旋繞至此，忽見窰堵波，駭其由致，即前瞻察，乃本國所建窰堵波也。故今印度因以鬱金為名。

菩提樹垣東南隅，尼拘律樹側，窰堵波傍有精舍，中作佛坐像。昔如來初證佛果，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輪。

菩提樹垣內，四隅皆有大窰堵波。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，趣菩提樹，先歷四隅，大地震動，至金剛座，方得安靜。樹垣之內，聖迹鱗次，**羌**難遍舉。

菩提樹垣外，西南窣堵波，奉乳糜二牧女故宅。其側窣堵波，牧女於此煮糜。次此窣堵波，如來受糜處也。

菩提樹垣南門外有大池，周七百餘步，清瀾澄鏡，龍魚潛宅，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鑿也。次南一池，在昔如來初成正覺，方欲浣濯，天帝釋為佛化成池。西有大石，佛浣衣已，方欲曝曬，天帝釋自大雪山持來也。其側窣堵波，如來於此納故衣。次南林中窣堵波，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處。

帝釋化池東，林中有目支隣陀龍王池，其水清黑，其味甘美。西岸有小精舍，中作佛像。昔如來初成正覺，於此宴坐，七日入定。時此龍王警衛如來，即以其身繞佛七匝，化出多頭，俯垂為蓋，故池東岸有其室焉。

目支隣陀龍池東，林中精舍有佛羸瘦之像。其側有經行之所，長七十餘步，南北各有卑鉢羅樹。故今土俗，諸有嬰疾，香油塗像，多蒙除差。是菩薩修苦行處。如來為伏外道，又受魔請，於是苦行六年，日食一麻一麥，形容憔悴，膚體羸瘠，經行往來，攀樹後起。菩薩苦行卑鉢羅樹側有窣堵波，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。初，太子之捨家也，彷徨山澤，棲息林泉，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瞻侍焉。太子既修苦行，憍陳如等亦即勤求。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窣堵波，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浴之處。河側不遠，菩薩於此受食乳糜。其側窣堵波，二長者獻麩蜜處。佛在樹下結加趺坐，寂然宴默，受解脫樂，過七日後，方從定起。時二商主行次林外，而彼林神告商主曰：「釋種太子今在此中，初證佛果，心凝寂定，四十九日未有所食，隨有奉上，獲大善利。」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麩蜜奉上，世尊納受。

長者獻麩側有窣堵波，四天奉鉢處。商主既獻麩蜜，世尊思以何器受之。時四天從四方來，各持金鉢，而以奉上。世尊默然，而不納受，以為出家不宜此器。四天王捨金鉢，奉銀鉢，乃至頗胝、琉璃、馬腦、車渠、真珠等鉢，世尊如是皆不為受。四天王各還宮，奉持石鉢，紺青映徹，重以進獻。世尊斷彼此故，而總受之，次第重疊，按為一鉢，故其外則有四隆焉。

四天王獻鉢側不遠，有窣堵波，如來為母說法處也。如來既成正覺，稱天人師，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，世尊隨機示教利喜。其側涸池岸有窣堵波，在昔如來見諸神變化有緣處。

現神變側有窣堵波，如來度優樓頻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。如來方垂善道，隨應降伏，時優樓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，迦葉波曰：「吾亦與爾俱返迷途。」於是相從來至佛所。如來告曰：「棄鹿皮衣，捨祭火具。」時諸梵志恭承聖教，以其服用投尼連河。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，與其門人候兄動靜，既見改

轍，亦隨染衣。伽耶迦葉波二百門人。聞其兄之捨法也，亦至佛所，願修梵行。

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翠堵波，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火龍處。如來將化其人，克伏所宗，乃止梵志火龍之室。夜分已後，龍吐煙焰，佛既入定，亦起火光，其室洞然，猛焰炎熾。諸梵志師恐火害佛，莫不奔赴，悲號愍惜。優樓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：「以今觀之，未必火也，當是沙門伏火龍耳。」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，清旦持示外道門人。其側翠堵波，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。

目支隣陀龍池南翠堵波，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。迦葉兄弟時推神通，遠近仰德，黎庶歸心。世尊方導迷徒，大權攝化，興布密雲，降澍暴雨，周佛所居，令獨無水。迦葉是時見此雲雨，謂門人曰：「沙門住處將不漂溺？」泛舟來救，乃見世尊履水如地，蹈河中流，水分沙現。迦葉見已，心伏而退。

菩提樹垣東門外二里，有盲龍室。此龍者，殃累宿積，報受生盲。如來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，途次室側，龍眼忽明，乃見菩薩將趣佛樹，謂菩薩曰：「仁今不久當成正覺。我眼盲冥，于茲已久，有佛興世，我眼輒明。賢劫之中，過去三佛出興世時，已得明視。仁今至此，我眼忽開，以故知之，當成佛矣。」

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翠堵波，魔王怖菩薩之處。初，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，誘亂不遂，憂惶無賴，集諸神眾，齊整魔軍，治兵振旅，將脅菩薩。於是風雨飄注，雷電晦冥，縱火飛煙，揚沙激石，備矛楯之具，極弦矢之用。菩薩於是入大慈定，凡厥兵杖變為蓮華。魔軍怖駭，奔馳退散。其側不遠有二翠堵波，帝釋、梵王之所建也。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，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。庭宇六院，觀閣三層，周堵垣牆高三四丈，極工人之妙，窮丹青之飾。至於佛像，鑄以金銀，凡厥莊嚴，廁以珍寶。諸翠堵波高廣妙飾，中有如來舍利，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。光潤鮮白皎徹中外。其肉舍利如大真珠，色帶紅縹。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，出示眾(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，當此正月十五日也)。此時也，或放光，或雨花。僧徒減千人，習學大乘、上座部法，律儀清肅，戒行貞明。

昔者，南海僧伽羅國，其王淳信佛法，發自天然。有族弟出家，想佛聖迹，遠遊印度，寓諸伽藍，咸輕邊鄙。於是返迹本國，王躬遠迎，沙門悲耿，似若不能言。王曰：「將何所負，若此殷憂？」沙門曰：「憑恃國威，遊方問道，羈旅異域，載罹寒暑，動遭凌辱，語見譏誚。負斯憂恥，詎得歡心？」曰：「若是者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誠願大王福田為意，於諸印度建立伽藍，旣旌聖迹，又擅高名，福資先王，恩及後嗣。」曰：「斯事甚美，聞之何晚？」於是以國中寶獻印度王。王既納貢，義存懷遠，謂使臣曰：「我今將何持報

來命？」使臣曰：「僧伽羅王稽首印度大吉祥王！威德遠振，惠澤遐被，下土沙門，欽風慕化，敢遊上國，展敬聖迹，寓諸伽藍，莫之見館，艱辛已極，蒙恥而歸。竊圖遠謀，貽範來葉，於諸印度建此伽藍，使客遊乞士，息肩有所，兩國交歡，行人無替。」王曰：「如來潛化，遺風斯在，聖迹之所，任取一焉。」使者奉辭報命，群臣拜賀，遂乃集諸沙門，評議建立。沙門曰：「菩提樹者，去來諸佛咸此證聖，考之異議，無出此謀。」於是捨國珍寶，建此伽藍，以其國僧而修供養，乃刻銅為記曰：「夫周給無私，諸佛至教；慧濟有緣，先聖明訓。今我小子，丕承王業，式建伽藍，用旌聖迹，福資祖考，惠被黎元。唯我國僧而得自在，及有國人亦同僧例。傳之後嗣，永永無窮。」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。菩提樹南十餘里，聖迹相隣，難以備舉。每歲比丘解安居，四方法俗百千萬眾，七日七夜，持香花，鼓音樂，遍遊林中，禮拜供養。印度僧徒依佛聖教，皆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兩安居，當此五月十六日；以頰濕縛庾闍月後半十五日解兩安居，當此八月十五日。印度月名，依星而建，古今不易，諸部無差。良以方言未融，傳譯有謬，分時計月，致斯乖異，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，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。

大唐西域記卷第八

摩伽陀國下

•
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，大林中有窳堵波。其北有池，香象侍母處也。如來在昔修菩薩行，為香象子，居北山中，遊此池側。其母盲也，採藕根，汲清水，恭行孝養，與時推移。屬有一人，遊林迷路，彷徨往來，悲號慟哭。象子聞而愍焉，導之以示歸路。是人既還，遂白王曰：「我知香象遊舍林藪，此奇貨也，可往捕之。」王納其言，興兵往狩，是人前導，指象示王，即時兩臂墮落，若有斬截者。其王雖驚此異，仍縛象子以歸。象子既已維繫多時，而不食水草，典廐者以聞，王遂親問之。象子曰：「我母盲冥，累日飢餓，今見幽厄，詎能甘食？」王愍其情也，故遂放之。其側窳堵波，前建石柱，是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。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

四佛坐東渡莫訶河，至大林中，有石柱，是外道人定發惡願處。昔有外道鬻頭藍子者，志逸煙霞，身遺草澤，於此法林栖神匿迹。既具五神通，得第一有定。摩揭陀王特深宗敬，每至中時，請就宮食。鬻頭藍子凌虛履空，往來無替。摩揭陀王候時瞻望，亦既至已，捧接置座。王將出遊，欲委留事，簡擢中宮，無堪承命。有少息女，淑慎令儀，既親且賢，無出其右，摩揭陀王召而命曰：「吾方遠遊，將有所委，爾宜悉心，慎終其事。彼鬻頭藍仙，宿所宗敬，時至來飯，如我所奉。」勅誠既已，便即巡覽。少女承旨，瞻候如儀，大仙至已，捧而置座。鬻頭藍子既觸女人，起欲界染，退失神通，飯訖言歸，不得虛遊。中心愧恥，詭謂女曰：「吾比修道業，入定怡神，凌虛往來，略無暇景，國人願覩，聞之久矣。然先達垂訓，利物為務，豈守獨善，忘其兼濟？今欲從門而出，履地而往，使夫覩見之徒，咸蒙福利。」王女聞已，宣告遠近。是時人以馳競，灑掃衢路，百千萬眾，佇望來儀。鬻頭藍子步自王宮，至彼法林，宴坐入定，心馳外境，棲林則烏鳥嚶嚶，臨池乃魚鼈誼聲，情散心亂，失神廢定。乃生忿恚，即發惡願：「願我當來為暴惡獸，狸身鳥翼，搏食生類，身廣三千里，兩翅各廣千五百里，投林

嗽諸羽族，入流食彼水生。」發願既已，忿心漸息，勤求頃之，復得本定。不久命終，生第一有天，壽八萬劫。如來記之，天壽畢已，當果昔願，得此弊身。從是流轉惡道，未期出離。

莫訶河東入大林野，行百餘里，至屈屈(居勿反)吒播陀山(唐言雞足)，亦謂窶盧播陀山(唐言尊足)。高巒峭，無極深，壑洞無涯，山麓谿澗，喬林羅谷，岡岑嶺嶂，繁草被巖，峻起三峯，傍挺絕崿，氣將天接，形與雲同。其後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，不敢指言，故云尊足。摩訶迦葉波者，聲聞弟子也，得六神通，具八解脫。如來化緣斯畢，垂將涅槃，告迦葉波曰：「我於曠劫勤修苦行，為諸眾生求無上法，昔所願期，今已果滿。我今將欲入大涅槃，以諸法藏囑累於汝，住持宣布，勿有失墜。姨母所獻金縷袈裟，慈氏成佛，留以傳付。我遺法中諸修行者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鄔波索迦、(唐言近事男。舊曰伊蒲塞，又曰優波塞，又曰優婆塞，皆訛也)、鄔波斯迦(唐言近事女。舊曰優婆斯，又曰優婆夷，皆訛也)，皆先濟渡，令離流轉。」

迦葉承旨，住持正法。結集既已，至第二十年，厭世無常，將入寂滅。乃往雞足山，山陰而上，屈盤取路，至西南岡。山峯險阻，崖徑繫薄，乃以錫扣，剖之如割。山徑既開，逐路而進，繫紆曲折，迴互斜通，至于山頂，東北面出，既入三峯之中，捧佛袈裟而立，以願力故，三峯斂覆，故今此山三脊隆起。當來慈氏世尊之興世也，三會說法之後，餘有無量憍慢眾生，將登此山，至迦葉所。慈氏彈指，山峯自開，彼諸眾生既見迦葉，更增憍慢。時大迦葉授衣致辭，禮敬已畢，身昇虛空，示諸神變，化火焚身，遂入寂滅。時眾瞻仰，憍慢心除，因而感悟，皆證聖果。故今山上建窣堵波，靜夜遠望，或見明炬，及有登山，遂無所覩。

鷄足山東北行百餘里，至佛陀伐那山。峯崖崇峻，巘嶸隱嶙，巖間石室，佛嘗降止。傍有盤石，帝釋、梵王摩牛頭栴檀塗飾如來，今其石上餘香郁烈。五百羅漢潛靈於此，諸有感遇，或得覩見，時作沙彌之形，入里乞食，隱顯靈奇之迹，羌難以述。佛陀伐那山空谷中東行三十餘里，至洩(移結反)瑟知林(唐言杖林)。林竹修篠，被山滿谷。其先有婆羅門，聞釋迦佛身長丈六，常懷疑惑，未之信也，乃以丈六竹杖，欲量佛身。恒於杖端出過丈六，如是增高，莫能窮實，遂投杖而去，**因**植根焉。中有大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如來在昔，於此七日為諸天、人現大神通，說深妙法。

杖林中近有鄔波索迦闍耶犀那者(唐言勝軍)，西印度刹帝利種也，志尚夷簡，情悅山林，迹居幻境，心遊真際，內外典籍，窮究幽微，辭論清高，儀範閑雅。諸沙門、婆羅門、外道、異學、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豪右，相趨通謁，伏膺請益。受業門人，十室而六。年漸七十，耽讀不倦，餘藝捐廢，唯習佛經，策勵身心，不舍晝夜。

印度之法，香末為泥，作小窠堵波，高五六寸，書寫經文，以置其中，謂之法舍利也；數漸盈積，建大窠堵波，總聚於內，常修供養。故勝軍之為業也，口則宣說妙法，導誘學人，手乃作窠堵波，式崇勝福，夜又經行禮誦，宴坐思惟，寢食不遑，晝夜無怠。年百歲矣，志業不衰。三十年間，凡作七拘胝(唐言億)法舍利窠堵波。每滿一拘胝，建大窠堵波，而總置中，盛修供養，請諸僧眾，法會稱慶，其時神光燭曜，靈異昭彰，自茲厥後，時放光明。

杖林西南十餘里，大山陽，有二溫泉，其水甚熱。在昔如來化出此水，於中浴焉。今者尚存，清流無減，遠近之人，皆來就浴，沈痾宿疹，無不除差。其傍則有窠堵波，如來經行之處也。杖林東南行六七里，至大山，橫嶺之前有石窠堵波，昔如來兩三月為諸人、天於此說法，時頻毘娑羅王欲來聽法，乃疏山積石，壘階以進，廣二十餘步，長三四里。

大山北三四里，有孤山，昔廣博仙人棲隱於此，鑿崖為室，餘趾尚存，傳教門人，遺風猶扇。

孤山東北四五里，有小孤山，山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矣，如來在昔於此三月說法。石室上有大磐石，帝釋、梵王摩牛頭梅檀塗飾佛身，石上餘香，于今郁烈。

石室西南隅有巖岫，印度謂之阿素洛(舊曰阿修羅，又曰阿須倫，又曰阿修羅，皆訛也)宮也。往有好事者，深閑呪術，顧儔命侶，十有四人，約契同志，入此巖岫。行三四十里，廓然大明，乃見城邑臺觀，皆是金銀琉璃。是人至已，有諸少女佇立門側，歡喜迎接，甚加禮遇。於是漸進至內城門，有二婢使各捧金盤，盛滿花香，而來迎候。謂諸人曰：「宜就池浴，塗冠香花，已而後入，斯為美矣。唯彼術士，宜時速進。」餘十三人遂即沐浴，既入池已，恍若有忘，乃坐稻田中，去此之北平川中，已三四十里矣。

石室側有棧道，廣十餘步，長四五里。昔頻毘娑羅王將往佛所，乃斬石通谷，疏崖填川，或壘石，或鑿巖，作為階級，以至佛所。從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，至矩奢揭羅補羅城(唐言上茅宮城)。上茅宮城，摩揭陀國之正中，古先君王之所都，多出勝上吉祥香茅，以故謂之上茅城也。崇山四周，以為外郭，西通峽徑，北闢山門，東西長，南北狹，周一百五十餘里。內城餘趾周三十餘里。羯尼迦樹遍諸蹊徑，花含殊馥，色爛黃金，暮春之月，林皆金色。

宮城北門外有窠堵波，是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共為親友，乃放護財醉象，欲害如來。如來指端出五師子，醉象於此馴伏而前。

伏醉象東北有窠堵波，是舍利子聞阿濕婆侍比丘(唐言馬勝)說法證果之處。初，舍利子在家也，高才雅量，見重當時，門生學徒，傳以受業。此時將入王舍大城，馬勝比丘亦方乞食。時舍利子遙見馬

勝，謂門生曰：「彼來者甚庠序，不證聖果，豈斯調寂？宜少佇待，觀其進趣。」馬勝比丘已證羅漢，心得自在，容止和雅，振錫來儀。舍利子曰：「長老善安樂耶？師何人，證何法，若此之悅豫乎？」馬勝謂曰：「爾不知耶，淨飯王太子，捨轉輪王位，悲愍六趣，苦行六年，證三菩提，具一切智，是吾師也。夫法者，非有非空，難用銓緒，唯佛與佛乃能究述，豈伊愚昧所能詳議？」因為頌說，稱讚佛法。舍利子聞已，便獲果證。

舍利子證果北不遠，有大深坑，傍建窣堵波，是室利毘多(唐言勝密)以火坑、毒飯欲害佛處。勝密者，宗信外道，深著邪見。諸梵志曰：「喬答摩國人尊敬，遂令我徒無所恃賴，汝今可請至家飯會，門穿大坑，滿中縱火，棧以朽木，覆以燥土。凡諸飲食，皆雜毒藥，若免火坑，當遭毒食。」勝密承命，便設毒會。城中之人皆知勝密於世尊所起惡害心，咸皆勸請，願佛勿往。世尊告曰：「無得懷憂。如來之身，物莫能害。」於是受請而往。足履門闌，火坑成池，清瀾澄鑿，蓮花彌漫。勝密見已，憂惶無措，謂其徒曰：「以術免火，尚有毒食。」世尊飯食已訖，為說妙法，勝密聞已，謝咎歸依。

勝密火坑東北，山城之曲，有窣堵波，是時縛迦大醫(舊曰耆婆，訛也)於此為佛建說法堂，周其墻垣種植花菓，餘趾蘗株尚有遺迹。如來在世，多於中止。其傍復有縛迦故宅，餘基舊井，墟坎猶存。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，至娑栗陀羅矩吒山(唐言鷲峯，亦謂鷲臺。舊曰耆闍崛山，訛也)。接北山之陽，孤標特起，既棲鷲鳥，又類高臺，空翠相映，濃淡分色。如來御世垂五十年，多居此山，廣說妙法。頻毘娑羅王為聞法故，興發人徒，自山麓至峯岑，跨谷凌巖，編石為階，廣十餘步，長五六里。中路有二小窣堵波，一謂下乘，即王至此徒行以進；一謂退凡，即簡凡人不得同往。其山頂則東西長，南北狹。臨崖西垂有甆精舍，高廣奇製，東闢其戶，如來在昔多居說法，今作說法之像，量等如來之身。

精舍東有長石，如來經行所履也。傍有大石，高丈四五尺，周三十餘步，是提婆達多遙擲擊佛處也。其南崖下有窣堵波，在昔如來於此說《法花經》。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，如來在昔於此入定。

佛石室西北，石室前有大磐石，阿難為魔怖處也。尊者阿難於此入定，魔王化作鷲鳥，於黑月夜分據其大石，奮翼驚鳴，以怖尊者。尊者是時驚懼無措，如來鑒見，伸手安慰，通過石壁，摩阿難頂，以大慈言而告之曰：「魔所變化，宜無怖懼。」阿難蒙慰，身心安樂。石上鳥迹、崖中通穴，歲月雖久，于今尚存。

精舍側有數石室，舍利子等諸大羅漢於此入定。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，枯涸無水，墟坎猶存。

精舍東北石澗中有大磐石，是如來曬袈裟之處，衣文明徹，皎如彫刻。其傍石上有佛脚迹，輪文雖暗，規模可察。北山頂有翠堵波，是如來望摩揭陀城，於此七日說法。

山城北門西有毘布羅山，聞之土俗曰：山西南崖陰，昔有五百溫泉，今者數十而已，然猶有冷有暖，未盡溫也。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池，潛流至此，水甚清美，味同本池。流經五百枝小熱地獄，火熱上炎，致斯溫熱。泉流之口，並皆彫石，或作師子、白象之首，或作石筒懸流之道，下乃編石為池。諸方異域咸來此浴，浴者宿疾多差。溫泉左右諸翠堵波及精舍，基址鱗次，並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此處既山水相帶，仁智攸居，隱淪之士蓋亦多矣。

溫泉西有卑鉢羅石室，世尊在昔恒居其中。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也。習定比丘多居此室。時出怪異龍、蛇、師子之形，見之者心發狂亂。然斯勝地，靈聖所止，躡迹欽風，忘其災禍。近有比丘，戒行貞潔，心樂幽寂，欲於此室匿迹習定。或有諫曰：「勿往彼也。彼多災異，為害不少，既難取定，亦恐喪身。宜鑒前事，勿貽後悔。」比丘曰：「不然。我方志求佛果，摧伏天魔，若此之害，夫何足言？」便即振錫而往室焉。於是設壇場，誦禁呪。旬日之後，穴出少女，謂比丘曰：「尊者染衣守戒，為含識歸依；修慧習定，作生靈善導。而今居此，驚懼我曹。如來之教，豈若是耶？」比丘曰：「我守淨戒，遵聖教也。匿迹山谷，遠誼雜也。忽此見譏，其咎安在？」對曰：「尊者誦呪聲發，火從外入，燒我居室，苦我枝屬。唯願悲愍，勿復誦呪。」比丘曰：「誦呪自護，非欲害物。往者，行人居此習定，期於聖果，以濟幽塗，覩怪驚懼，喪棄身命，汝之辜也，其何辭乎？」對曰：「罪障既重，智慧斯淺。自今已來，屏居守分，亦願尊者勿誦神呪。」比丘於是修定如初，安靜無害。

毘布羅山上有翠堵波，昔者如來說法之處。今有露形外道，多依此住，修習苦行，夙夜匪懈，自旦至昏，旋轉觀察。山城北門左，南崖陰，東行二三里，至大石室，昔提婆達多於此入定。

石室東不遠，磐石上有斑采，狀血染，傍建翠堵波，是習定比丘自害證果之處。昔有比丘，勤勵心身，屏居修定，歲月逾遠，不證聖果。退而自咎，竊復歎曰：「無學之果，終不時證；有累之身，徒生何益！」便就此石自刺其頸，是時即證阿羅漢果，上昇虛空，示現神變，化火焚身，而入寂滅。美其雅操，建以記功。

比丘證果東石崖上，有石翠堵波，習定比丘投崖證果之處。昔在佛世，有一比丘，宴坐山林，修證果定，精勤已久，不得果證，晝夜繼念，無忘靜定。如來知其根機將發也，遂往彼而成之，自竹林園

至山崖下，彈指而召，佇立以待。此比丘遙覩聖眾，身意勇悅，投崖而下，猶其淨心，敬信佛語，未至于地，已獲果證。世尊告曰：「宜知是時。」即昇虛空，示現神變。用彰淨信，故斯封記。

山城北門行一里餘，至迦蘭陀竹園。今有精舍，石基甃室，東闢其戶。如來在世，多居此中，說法開化，導凡拯俗。今作如來之身。初，此城中有大長者迦蘭陀，時稱豪貴，以大竹園施諸外道。及見如來，聞法淨信，追昔竹園居彼異眾，今天人師無以館舍。時諸神鬼感其誠心，斥逐外道，而告之曰：「長者迦蘭陀當以竹園起佛精舍，汝宜速去，得免危厄。」外道憤恚，含怒而去。長者於此建立精舍，功成事畢，躬往請佛，如來是時遂受其施。

迦蘭陀竹園東有窣堵波，阿闍多設咄路王(唐言未生怨，舊曰阿闍世，訛略也)之所建也。如來涅槃之後，諸王共分舍利，未生怨王得以持歸，式遵崇建，而修供養。無憂王之發信心也，開取舍利，建窣堵波，尚有遺餘，時燭光景。

未生怨王窣堵波，有尊者阿難半身舍利。昔尊者將寂滅也，去摩揭陀國，趣吠舍釐城。兩國交爭，欲興兵甲。尊者傷愍，遂分其身，摩揭陀王奉歸供養，即斯勝地，式修崇建。其傍則有如來經行之處。次此不遠有窣堵波，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之所。

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，南山之陰，大竹林中，有大石室，是尊者摩訶迦葉在此與九百九十大阿羅漢，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。前有故基，未生怨王為集法藏諸大羅漢建此堂宇。

初，大迦葉宴坐山林，忽燭光明，又覩地震，曰：「是何祥變，若此之異？」以天眼觀，見佛世尊於雙樹林間入般涅槃，尋命徒屬趣拘尸城。路逢梵志，手執天花。迦葉問曰：「汝從何來？知我大師今在何處？」梵志對曰：「我適從彼拘尸城來，見汝大師已入涅槃，天、人大眾咸興供養，我所持花，自彼得也。」迦葉聞已，謂其徒曰：「慧日淪照，世界闇冥，善導遐棄，眾生顛墜。」懈怠比丘更相賀曰：「如來寂滅，我曹安樂，若有所犯，誰能訶制？」迦葉聞已，深更感傷，思集法藏，據教治犯。遂至雙樹，觀化禮敬。既而法王去世，人、天無導，諸大羅漢亦取滅度。時大迦葉作是思惟：「承順佛教，宜集法藏。」於是登蘇迷盧山，擊大撻稚，唱如是言：「今王舍城將有法事，諸證果人宜時速集！」撻稚聲中傳迦葉教，遍至三千大千世界，得神通者聞皆集會。是時迦葉告諸眾曰：「如來寂滅，世界空虛，當集法藏，用報佛恩。今將集法，務從簡靜，豈恃群居，不成勝業？其有具三明，得六通，聞持不謬，辯才無礙，如斯上人，可應結集。自餘果學，各歸其居。」於是得九百九十人，除阿難在學地，大迦葉召而謂曰：「汝未盡漏，宜出聖眾。」曰：「隨侍如來，多歷年所，每有法議，曾未棄遺。今將

結集，而見擯斥，法王寂滅，失所依怙。」迦葉告曰：「勿懷憂惱。汝親侍佛，誠復多聞，然愛惑未盡，習結未斷。」阿難辭屈而出，至空寂處，欲取無學，勤求不證。既已疲惫，便欲假寐，未及伏枕，遂證羅漢。往結集所，叩門白至。迦葉問曰：「汝結盡耶？宜運神通，非門而入。」阿難承命，從鑰隙入，禮僧已畢，退而復坐。是時安居初十五日也。

於是迦葉揚言曰：「念哉諦聽！阿難聞持，如來稱讚，集素咀纜(舊曰修多羅，訛也)藏。優波釐持律明究，眾所知識，集毘奈耶(舊曰毘那耶，訛也)藏。我迦葉波集阿毘達磨藏。」兩三月盡，集三藏訖。以大迦葉僧中上座，因而謂之上座部焉。

大迦葉波結集西北，有窣堵波，是阿難受僧訶責，不預結集，至此宴坐，證羅漢果。證果之後，方乃預焉。

阿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大眾部結集之處。諸學、無學數百千人，不預大迦葉結集之眾，而來至此，更相謂曰：「如來在世，同一師學，法王寂滅，簡異我曹。欲報佛恩，當集法藏。」於是凡、聖咸會，賢智畢萃，復集素咀纜藏、毘奈耶藏、阿毘達磨藏、雜集藏、禁呪藏，別為五藏。而此結集，凡、聖同會，因而謂之大眾部。

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，至迦蘭陀池，如來在昔多此說法。水既清澄，具八功德，佛涅槃後，枯涸無餘。

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所建也，高六十餘尺。傍有石柱，刻記立窣堵波事，高五十餘尺，上作象形。

石柱東北不遠，至曷羅闍媯利呬城(唐言王舍)。外郭已壞，無復遺堵，內城雖毀，基址猶峻，周二十餘里，面有一門。

初，頻毘娑羅王都在上宮城也，編戶之家頻遭火害。一家縱逸，四隣罹災，防火不暇，資產廢業，眾庶嗟怨，不安其居。王曰：「我以不德，下民罹患，修何德可以禳之？」群臣曰：「大王德化邕穆，政教明察，今茲細民不謹，致此火災，宜制嚴科，以清後犯，若有火起，窮究先發，罰其首惡，遷之寒林。寒林者，棄屍之所，俗謂不祥之地，人絕遊往之迹。今遷於彼，同夫棄屍。既恥陋居，當自謹護。」王曰：「善，宜遍宣告居。」頃之，王宮中先自失火。謂諸臣曰：「我其遷矣。」乃命太子監攝留事，欲清國憲，故遷居焉。時吠舍釐王聞頻毘娑羅王野處寒林，整集戎旅，欲襲不虞。邊候以聞，乃建城邑。以王先舍於此，故稱王舍城也。官屬、士、庶咸徙家焉。

或云：至未生怨王乃築此城，未生怨太子既嗣王位，因遂都之。逮無憂王遷都波吒釐城，以王舍城施婆羅門，故今城中無復凡民，唯婆羅門減千家耳。

宮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，諸國客僧往來此止，是佛昔日說法之所。次此西北有翠堵波，珠底色迦(唐言星曆。舊曰樹提伽，訛也)長者本生故里。

城南門外，道左有翠堵波，如來於此說法及度羅怛羅。從此北行三十餘里，至那爛陀(唐言施無厭)僧伽藍。聞之耆舊曰：此伽藍南菴沒羅林中有池，其龍名那爛陀，傍建伽藍，因取為稱。從其實議，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，為大國王，建都此地，悲愍眾生，好樂周給，時美其德，號施無厭，由是伽藍因以為稱。其地本菴沒羅園，五百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，佛於此處三月說法，諸商人等亦證聖果。

佛涅槃後未久，此國先王鑠迦羅阿逸多(唐言帝日)，敬重一乘，遵崇三寶，式占福地，建此伽藍。初興功也，穿傷龍身，時有善占尼乾外道，見而記曰：「斯勝地也，建立伽藍，當必昌盛，為五印度之軌則，逾千載而彌隆，後進學人易以成業，然多歐血，傷龍故也。」其子佛陀毘多王(唐言覺護)，繼體承統，聿遵勝業，次此之南，又建伽藍。但他揭多毘多王(唐言如來)，篤修前緒，次此之東，又建伽藍。婆羅阿迭多(唐言幼日)王之嗣位也，次此東北，又建伽藍。功成事畢，福會稱慶，輸誠幽顯，延請凡聖。其會也，五印度僧萬里雲集，眾坐已定，二僧後至，引上第三重閣。或有問曰：「王將設會，先請凡聖，大德何方，最後而至？」曰：「我至那國也，和上嬰疹，飯已方行，受王遠請，故來赴會。」問者驚駭，遽以白王。王心知聖也，躬往問焉，遲上重閣，莫知所去。王更深信，捨國出家。出家既已，位居僧末，心常怏怏，懷不自安：「我昔為王，尊居最上；今者出家，卑在眾末。」尋往白僧，自述情事。於是眾僧和合，令未受戒者以年齒為次，故此伽藍獨有斯制。其王之子代闍羅(唐言金剛)，嗣位之後，信心貞固，復於此西建立伽藍。其後中印度王此北復建大伽藍。於是周垣峻峙，同為一門，既歷代君王繼世興建，窮諸剞劂，誠壯觀也。

帝曰本大伽藍者，今置佛像，眾中日差四十僧就此而食，以報施主之恩。僧徒數千，並俊才高學也，德重當時，聲馳異域者，數百餘矣。戒行清白，律儀淳粹，僧有嚴制，眾咸貞素，印度諸國皆仰則焉。請益談玄，竭日不足，夙夜警誡，少長相成，其有不談三藏幽旨者，則形影自愧矣。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，咸來稽疑，方流雅譽。是以竊名而遊，咸得禮重。殊方異域欲入談議，門者詰難，多屈而還；學深今古，乃得入焉。於是客遊後進，詳論藝能，其退飛者固十七八矣。二三博物，眾中次詰，莫不挫其銳、頽其名。若其高才博物，強識多能，明德哲人，聯暉繼軌。至如護法、護月，振芳塵於遺教；德慧、堅慧，流雅譽於當時；光友之清論；勝友之高

談；智月則風鑒明敏；戒賢乃至德幽邃。若此上人，眾所知識，德隆先達，學貫舊章，述作論釋各十數部，並盛流通，見珍當世。伽藍四周，聖迹百數，舉其二三，可略言矣。

伽藍西不遠有精舍，在昔如來三月止此，為諸天、人廣說妙法。南百餘步小窰堵波，遠方比丘見佛處。昔有比丘自遠方來，至此遇見如來聖眾，內發敬心，五體投地，便即發願求輪王位。如來見已，告諸眾曰：「彼比丘者甚可愍惜。福德深遠，信心堅固，若求佛果，不久當證。今其發願求轉輪王，於當來世必受此報。身體投地下至金輪，其中所有微塵之數，一一塵是一輪王報也。既耽世樂，聖果斯遠。」其南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。或見執香爐往佛精舍，周旋右繞。

觀自在菩薩像南窰堵波中，有如來三月之間剃剪髮、爪。有嬰疾病，旋繞多愈。其西垣外池側窰堵波，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。次東南垣內五十餘步，有奇樹，高八九尺，其幹兩披，在昔如來嚼楊枝棄地，因植根柢，歲月雖久，初無增減。次東大精舍，高二百餘尺，如來在昔於此四月說諸妙法。次北百餘步精舍中，有觀自在菩薩像，淨信之徒興供養者所見不同，莫定其所，或立門側，或出簷前，諸國法俗咸來供養。

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，高三百餘尺，婆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，莊嚴度量及中佛像，同菩提樹下大精舍。其東北窰堵波，在昔如來於此七日演說妙法。西北則有過去四佛坐處。其南鑰石精舍，戒日王之所建立，功雖未畢，然其圖量十丈而後成之。次東二百餘步垣外，有銅立佛像，高八十餘尺，重閣六層，乃得彌覆，昔滿胄王之所作也。

滿胄王銅佛像北二三里，甄精舍中，有多羅菩薩像。其量既高，其靈甚察。每歲元日，盛興供養，隣境國王、大臣、豪族，齎妙香花，持寶旛蓋，金石遞奏，絲竹相和，七日之中，建斯法會。其垣南門內有大井。昔在佛世，有大商侶，熱渴逼迫，來至佛所。世尊指其地，以可得水。商主乃以車軸築地，地既為陷，水遂泉涌。飲已聞法，皆悟聖果。

伽藍西南行八九里，至拘理迦邑，中有窰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是尊者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。傍有窰堵波，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，其中則有遺身舍利。尊者，大婆羅門種，與舍利子少為親友。舍利子以才明見貴，尊者以精鑒延譽，才智相比，動止必俱，結要終始，契同去就，相與厭俗，共求捨家，遂師珊闍耶焉。舍利子遇馬勝阿羅漢，聞法悟聖，還為尊者重述，聞而悟法，遂證初果。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，世尊遙見，指告眾曰：「彼來者，我弟子中神足第一。」既至佛所，請入法中。世尊告曰：「善來，比丘，

淨修梵行，得離苦際。」聞是語時，鬚髮落，俗裳變，戒品淨，威儀調順。經七日，結漏盡，證羅漢果，得神通力。

沒特伽羅子故里東行三四里，有翠堵波，頻毘娑羅王迎見佛處。如來初證佛果，知摩揭陀國人心渴仰，受頻毘娑羅王請，於晨朝時，著衣持鉢，與千比丘左右圍繞，皆是耆舊螺髻梵志，慕法染衣，前後羽從，入王舍城。時帝釋天王變為摩那婆，首冠螺髻，左手執金瓶，右手持寶杖，足蹈空虛，離地四指，在大眾中前導佛路。時摩揭陀國頻毘娑羅王與其國內諸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，百千萬眾，前後導從，出王舍城奉迎聖眾。頻毘娑羅王迎佛東南行二十餘里，至迦羅臂拏迦邑，中有翠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是尊者舍利子本生故里，并今尚在。傍有翠堵波，尊者於此寂滅，其中則有遺身舍利。

尊者，大婆羅門種。其父高才博識，深鑒精微，凡諸典籍莫不究習。其妻感夢，具告夫曰：「吾昨宵寐，夢感異人，身被鎧甲，手執金剛，摧破諸山，退立一山之下。」夫曰：「夢甚善。汝當生男，達學貫世，摧諸論師，破其宗致，唯不如一人，為作弟子。」果而有娠，母忽聰明，高論劇談，言無屈滯。尊者年始八歲，名擅四方，其性淳質，其心慈悲，朽壞結縛，成就智慧。與沒特伽羅子少而相友，深厭塵俗，未有所歸，於是與沒特伽羅子於珊闍耶外道所而修習焉。乃相謂曰：「斯非究竟之理，未能窮苦際也。各求明導，先嘗甘露，必同其味。」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器，入城乞食。舍利子見其威儀閑雅，即而問曰：「汝師是誰？」曰：「釋種太子厭世出家，成等正覺。是我師也。」舍利子曰：「所說何法，可得聞乎？」曰：「我初受教，未達深義。」舍利子曰：「願說所聞。」馬勝乃隨宜演說，舍利子聞已，即證初果。遂與其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，世尊遙見，指告眾曰：「我弟子中智慧第一。」至已頂禮，願從佛法。世尊告曰：「善來，比丘。」聞是語時，戒品具足。過半月後，聞佛為長爪梵志說法，聞餘論而感悟，遂證羅漢之果。其後阿難承佛告寂滅期，展轉相語，各懷悲感，舍利子深增戀仰，不忍見佛入般涅槃，遂請世尊，先入寂滅。世尊告曰：「宜知是時。」告謝門人，至本生里，侍者沙彌遍告城邑。未生怨王及其國人莫不風馳，皆悉雲會。舍利子廣為說法，聞已而去。於後夜分，正意繫心，入滅盡定，從定起已而寂滅焉。

迦羅臂拏迦邑東南四五里，有翠堵波，是尊者舍利子門人入涅槃處。或曰：迦葉波佛在世時，有三拘胝(拘胝者，唐言億)大阿羅漢同於此地無餘寂滅。

舍利子門人翠堵波東行三十餘里，至因陀羅勢羅窣訶山(唐言帝釋窟)。其山巖谷杳冥，花林蕊鬱，嶺有兩峯，岌然特起。西峯南巖間

有大石室，廣而不高，昔如來嘗於中止。時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畫石請問，佛為演釋，其迹猶在。今作此像，擬昔聖儀，入中禮敬者，莫不肅然驚懼。山巖上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東峯上有伽藍，聞諸土俗曰：其中僧眾，或於夜分，望見西峯石室佛像前每有燈炬，常為照燭。

因陀羅勢羅窣訶山東峯伽藍前有窣堵波，謂巨(許贈反)娑(唐言雁)。昔此伽藍習翫小乘，小乘漸教也，故開三淨之食，而此伽藍遵而不墜。其後三淨求不時獲。有比丘經行，忽見群雁飛翔，戲言曰：「今日眾僧中食不充，摩訶薩埵宜知是時。」言聲未絕，一雁退飛，當其僧前，投身自殞。比丘見已，具白眾僧，聞者悲感，咸相謂曰：「如來設法，導誘隨機；我等守愚，遵行漸教。大乘者，正理也，宜改先執，務從聖旨。此雁垂誠，誠為明導，宜旌厚德，傳記終古。」於是建窣堵波，式昭遺烈，以彼死雁瘞其下焉。

因陀羅勢羅窣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，至迦布德迦(唐言鴿)伽藍，僧徒二百餘人，學說一切有部。伽藍東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昔佛於此為諸大眾一宿說法。時有羅者於此林中網捕羽族，一日不獲，遂作是言：「我惟薄福，恒為弊事。」來至佛所，揚言唱曰：「今日如來於此說法，令我網捕都無所得，妻孥飢餓，其計安出？」如來告曰：「汝應蘊火，當與汝食。」如來是時化作大鴿，投火而死，羅者持歸，妻孥共食。其後重往佛所，如來方便攝化，羅者聞法，悔過自新，捨家修學，便證聖果。因名所建為鴿伽藍。迦布德迦伽藍南二里，至孤山。其山崇峻，樹林鬱茂，名花清流，被崖緣壑。上多精舍靈廟，頗極剞劂之工。正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，軀量雖小，威神感肅，手執蓮花，頂戴佛像。常有數人，斷食要心，求見菩薩，七日、二七日、乃至一月，其有感者，見觀自在菩薩，妙相莊嚴，威光赫奕，從像中出，慰喻其人。昔南海僧伽羅國王清旦以鏡照面，不見其身，乃覩瞻部洲摩揭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，王深感慶，圖以營求。既至此山，寔唯尚似，因建精舍，興諸供養。自後諸王尚想遺風，遂於其側建立精舍靈廟，香花伎樂供養不絕。

孤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，至一伽藍，僧徒五十餘人，並學小乘法教。伽藍前有大窣堵波，多有靈異，佛昔於此為梵天王等七日說法。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

伽藍東北行七十餘里，殞伽河南，至大聚落，人民殷盛，有數天祠，並窮彫飾。東南不遠有大窣堵波，佛昔於此一宿說法。

從此東入山林中，行百餘里，至落般膩羅聚落。伽藍前有大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，佛昔於此三月說法。此北二里有大池，周三

十餘里，四色蓮花四時開發。從此東入大山林中，行二百餘里，至
伊爛拏鉢伐多國(中印度境)。
大唐西域記卷第九

- 伊爛拏鉢伐多國
- 瞻波國
- 羯朱唵祇羅國
- 奔那伐彈那國
- 迦摩縷波國
- 三摩咀吒國
- 耽摩栗底國
- 羯羅拏蘇伐刺那國
- 烏荼國
- 恭御陀國
- 羯[飢-几+麥](力甌反)伽國
- 僑薩羅國
- 案達羅國
- 馱那羯磔迦國
- 珠利耶國
- 達羅毘荼國
- 秣羅矩吒國

伊爛拏鉢伐多國，周三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北臨殍伽河，周二十餘里。稼穡滋植，花菓具繁。氣序和暢，風俗淳質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四千餘人，多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二十餘所，異道雜居。近有隣王廢其國君，以大都城持施眾僧。於此城中建二伽藍，各減千僧，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。

大城側，臨殍伽河，有伊爛拏山，含吐烟霞，蔽虧日月，古今仙聖繼踵棲神，今有天祠尚遵遺則。在昔如來亦嘗居此，為諸天、人廣說妙法。大城南有翠堵波，如來於此三月說法。其傍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

三佛經行西不遠，有翠堵波，是室縷多頻設底拘胝(唐言聞二百億。舊譯曰億耳，謬也)苾芻生處。昔此城有長者，豪貴巨富，晚有繼嗣，時有報者，輒賜金錢二百億，因名其子聞二百億。洎乎成立，未曾履地，故其足跣毛長尺餘，光潤細軟，色若黃金。珍愛此兒，備諸玩好，自其居家以至雪山，亭傳連隅，僮僕交路，凡須妙藥，遞相告

語，轉而以授，曾不踰時，其豪富如此。世尊知其善根將發，也命沒特伽羅子而往化焉。既至門下，莫由自通。長者家祠日天，每晨朝時東向以拜。是時尊者以神通力，從日輪中降立於前。長者子疑日天也，因施香飯而歸，其飯香氣遍王舍城。時頻毘娑羅王駭其異馥，命使歷問，乃竹林精舍沒特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，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，乃使召焉。長者承命，思何安步？泛舟鼓棹，有風波之危；乘車馭象，懼蹶躓之患。於是自其居家，至王舍城，鑿渠通漕，流滿芥子，御舟安止，長繩以引。至王舍城，先禮世尊。世尊告曰：「頻毘娑羅王命使召汝，無過欲見足下毛耳。王欲觀者，宜結跏坐。伸脚向王，國法當死。」長者子受誨而往，引入廷謁。王欲視毛，乃跏趺坐，王善其有禮，特深珍愛。亦既得歸，還至佛所。如來是時說法誨喻，聞而感悟，遂即出家。於是精勤修習，思求果證，經行不捨，足遂流血。世尊告曰：「汝善男子，在家之時知鼓琴耶？」曰：「知。」「若然者，以此為喻。絃急則聲不合韻，絃緩則調不和雅，非急非緩，其聲乃和。夫修行者亦然。急則身疲心息，緩則情舒志逸。」承佛指教，奉以周旋，如是不久，便獲果證。

國西界殑伽河南，至小孤山，重巘巒峯，昔佛於此三月安居，降薄句羅藥叉。山東南巖下大石上，有佛坐跡，入石寸餘，長五尺二寸，廣二尺一寸，其上則建窣堵波焉。次南石上則有佛置拈菴迦(即澡瓶也。舊曰軍持，訛略也)跡，深寸餘，作八出花文。佛坐跡東南不遠，有薄句羅藥叉腳跡，長尺五六寸，廣七八寸，深減二寸。藥叉跡後有石佛坐像，高六七尺。次西不遠有佛經行之處。其山頂上有藥叉故室。次北有佛足跡，長尺有八寸，廣餘六寸，深可半寸，其跡上有窣堵波。如來昔日降伏藥叉，令不殺人食肉，敬受佛戒，後得生天。此西有溫泉六七所，其水極熱。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象，其形偉大。從此順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，至瞻波國(中印度境)。

瞻波國，周四千餘里。國大城北背殑伽河，周四十餘里。土地墊濕，稼穡滋盛。氣序溫暑，風俗淳質。伽藍數十所，多有傾毀，僧徒二百餘人，習小乘教。天祠二十餘所，異道雜居。都城壘甃，其高數丈，基址崇峻，却敵高險。在昔劫初，人物伊始，野居穴處，未知宮室。後有天女，降迹人中，遊殑伽河，濯流自媚，感靈有娠，生四子焉。分瞻部洲，各擅區宇，建都築邑，封疆畫界，此則一子之國都，瞻部洲諸城之始也。城東百四五十里，殑伽河南，水環孤嶼，崖巘崇峻，上有天祠，神多靈感。鑿崖為室，引流成沼，花林奇樹，巨石危峯，仁智所居，觀者忘返。國南境山林中，野象

猛獸群遊千數。自此東行四百餘里，至羯朱唵祇羅國(彼俗或謂羯蠅揭羅國。中印度境)。

羯朱唵祇羅國，周二千餘里。土地泉濕，稼穡豐盛，氣序溫，風俗順。敦尚高才，崇貴學藝。伽藍六七所，僧徒三百餘人。天祠十所，異道雜居。自數百年，王族絕嗣，役屬隣國，所以城郭丘墟，多居村邑。故戒日王遊東印度，於此築宮，理諸國務，至則葺茅為宇，去則縱火焚燒。國南境多野象。北境去殑伽河不遠，有大高臺，積壘甃石，而以建焉，基址廣峙，刻雕奇製，周其方面鑿眾聖像，佛及天形區別而作。自此東渡殑伽河，行六百餘里，至奔那伐彈那國(中印度境)。

奔那伐彈那國，周四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居人殷盛，池館花林往往相間。土地卑濕，稼穡滋茂。般核娑菓既多且貴，其菓大如冬瓜，熟則黃赤，剖之中有數十小菓，大如鶴卵，又更破之，其汁黃赤，其味甘美。或在樹枝，如眾菓之結實，或在樹根，若伏苓之在土。氣序調暢，風俗好學。伽藍二十餘所，僧徒三千餘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綜習。天祠百所，異道雜居，露形尼乾寔繁其黨。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。庭宇顯敞，臺閣崇高。僧徒七百餘人，並學大乘教法，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在於此。其側不遠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昔者如來三月在此為諸天、人說法之處，或至齋日，時燭光明。其側則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跡之所。去此不遠復有精舍，中作觀自在菩薩像，神鑿無隱，靈應有徵，遠近之人，絕粒祈請。自此東行九百餘里，渡大河，至迦摩縷波國(東印度境)。

迦摩縷波國，周萬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土地泉濕，稼穡時播。般核娑菓、那羅雞羅菓，其樹雖多，彌復珍貴。河流湖陂，交帶城邑。氣序和暢，風俗淳質。人形卑小，容貌黧黑。語言少異中印度。性甚獷暴，志存強學。宗事天神，不信佛法。故自佛興以迄于今，尚未建立伽藍，招集僧侶。其有淨信之徒，但竊念而已。天祠數百，異道數萬。

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胤，婆羅門之種也，字婆塞羯羅伐摩(唐言日貴)，號拘摩羅(唐言童子)。自據疆土，奕葉君臨，逮於今王，歷千世矣。君上好學，眾庶從化，遠方高才，慕義客遊，雖不淳信佛法，然敬高學沙門。初，聞有至那國沙門在摩揭陀那爛陀僧伽藍，自遠方來，學佛深法，殷勤往復者再三，未從來命。時尸羅跋陀羅論師曰：「欲報佛恩，當弘正法，子其行矣，勿憚遠涉。拘摩羅王世宗外道，今請沙門，斯善事也，因茲改轍，福利弘遠。子昔起廣大心，發弘誓，願孤遊異域，遺身求法，普濟含靈，豈徒鄉國？宜忘得喪，勿拘榮辱，宣揚聖教，開導群迷，先物後身，忘名弘法。」於是辭不獲免，遂與使偕行，而會見焉。拘摩羅王曰：「雖則不

才，常慕高學，聞名雅尚，敢事延請。」曰：「寡能褊智，猥蒙流聽。」拘摩羅王曰：「善哉！慕法好學，顧身若浮，踰越重險，遠遊異域。斯則王化所由，國風尚學。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《秦王破陣樂》者，聞之久矣，豈大德之鄉國耶？」曰：「然，此歌者，美我君之德也。」拘摩羅王曰：「不意大德是此國人，常慕風化，東望已久，山川道阻，無由自致。」曰：「我大君聖德遠洽，仁化遐被，殊俗異域拜闕稱臣者眾矣。」拘摩羅王曰：「覆載若斯，心冀朝貢。今戒日王在羯朱唵祇羅國，將設大施，崇樹福慧，五印度沙門、婆羅門有學業者，莫不召集。今遣使來請，願與同行。」於是遂往焉。此國東山阜連接，無大國都，境接西南夷，故其人類蠻獠矣。詳問土俗，可兩月行，入蜀西南之境，然山川險阻，嶂氣氛氤，毒蛇毒草，為害滋甚。國之東南野象群暴，故此國中象軍特盛。從此南行千二三百里，至三摩呬吒國(東印度境)。三摩呬吒國，周三千餘里。濱近大海，地遂卑濕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稼穡滋植，花菓繁茂。氣序和，風俗順。人性剛烈，形卑色黑，好學勤勵，邪正兼信。伽藍三十餘所，僧徒二千餘人，並皆遵習上座部學。天祠百所，異道雜居，露形尼乾，其徒甚盛。去城不遠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昔者如來為諸天、人於此七日說深妙法。傍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去此不遠，伽藍中有青玉佛像，其高八尺，相好圓備，靈應時効。從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，有室利差呬羅國。次東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國。次東有墮羅鉢底國。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。次東有摩訶瞻波國，即此云林邑是也。次西南有閻摩那洲國。凡此六國，山川道阻，不入其境，然風俗壤，界聲聞可知。自三摩呬吒國西行九百餘里，至耽摩栗底國(東印度境)。耽摩栗底國，周千四五百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濱近海垂，土地卑濕。稼穡時播，花菓茂盛。氣序溫暑，風俗躁烈。人性剛勇，邪正兼信。伽藍十餘所，僧眾千餘人。天祠五十餘所，異道雜居。國濱海隅，水陸交會，奇珍異寶，多聚此國，故其國人大抵殷富。城側窣堵波，無憂王所建也。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(東印度境)。羯羅拏蘇伐剌那國，周四千四五百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居人殷盛，家室富饒。土地下濕，稼穡時播，眾花滋茂，珍菓繁植。氣序調暢，風俗淳和。好尚學藝，邪正兼信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二千餘人，習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五十餘所，異道寔多。別有三伽藍，不食乳酪，遵提婆達多遺訓也。大城側有絡多未知僧伽藍(唐言赤泥)。庭宇顯敞，臺閣崇峻。國中高才達學、聰敏有聞者，咸集其中，警誡相成，琢磨道德。初，此國未信佛法時，南印度有一外道，腹錮銅鑠，首戴明炬，杖策高步，

來入此城，振擊論鼓，求欲談議。或者問曰：「首腹何異？」曰：「吾學藝多能，恐腹拆裂；悲諸愚闇，所以持照。」時經旬日，人無問者，詢訪髦彥，莫有異人。王曰：「合境之內，豈無明哲？客難不酬，為國深恥。宜更營求，訪諸幽隱。」或曰：「大林中有異人，其自稱曰沙門，強學是務，今屏居幽寂，久矣于茲，非夫體法合德，何能若此者乎？」王聞之，躬往請焉。沙門對曰：「我，南印度人也，客遊止此，學業膚淺，恐黜所聞。敢承來旨，不復固辭。論議無負，請建伽藍，招集僧徒，光讚佛法。」王曰：「敬聞，不敢忘德。」沙門受請，往赴論場。外道於是誦其宗致，三萬餘言。其義遠，其文約，苞含名相，網羅視聽。沙門一聞究覽，辭義無謬，以數百言，辯而釋之，因問宗致。外道辭窮理屈，杜口不酬。既折其名，負恥而退。王深敬德，建此伽藍，自時厥後，方弘法教。

伽藍側不遠有翠堵波，無憂王所建也，在昔如來於此七日說法開導。其側精舍，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有數翠堵波，並是如來說法之處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從此西南行七百餘里，至烏荼國(東印度境)。

烏荼國，周七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土地膏腴，穀稼茂盛，凡諸菓實，頗大諸國，異草名花，難以稱述。氣序溫暑，風俗獷烈。人貌魁梧，容色黧黧。言辭風調，異中印度。好學不倦，多信佛法，伽藍百餘所，僧徒萬餘人，並皆習學大乘法教。天祠五十所，異道雜居。諸翠堵波凡十餘所，並是如來說法之處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

國西南境大山中，有補澁波祇釐僧伽藍，其石翠堵波極多靈異，或至齋日，時燭光明。故諸淨信，遠近咸會，持妙花蓋，競修供養。承露盤下，覆鉢勢上，以花蓋筓，置之便住，若磁石之吸針也。此西北山伽藍中有翠堵波，所異同前。此二翠堵波者，神鬼所建，靈奇若斯。

國東南境臨大海濱，有折利咀羅城(唐言發行)。周二十餘里，入海商人、遠方旅客，往來中止之路也。其城堅峻，多諸奇寶。城外鱗次有五伽藍，臺閣崇高，尊像工麗。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里，靜夜遙望，見彼國佛牙翠堵波上寶珠光明。離然如明炬之懸燭也。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，至恭御陀國(東印度境)。

恭御陀國，周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濱近海隅，山阜隱軫，土地墊濕，稼穡時播。氣序溫暑，風俗勇烈。其形偉，其貌黑。粗有禮義，不甚欺詐。至於文字，同中印度，語言風調，頗有異焉。崇敬外道，不信佛法。天祠百餘所，異道萬餘人。國境之內，數十小城，接山嶺，據海交，城既堅峻，兵又敢勇，威雄隣

境，遂無強敵。國臨海濱，多有奇寶，螺貝珠璣，斯為貨用。出大青象，超乘致遠。從此西南入大荒野，深林巨木，干霄蔽日，行千四五百里，至羯[飢-几+麥](力甌反)伽國(南印度境)。

羯[飢-几+麥]伽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稼穡時播，花果具繁，林藪聯綿，動數百里。出青野象，隣國所奇。氣序暑熱，風俗躁暴，性多狷獷，志存信義。言語輕捷，音調質正，辭旨風則，頗與中印度異焉。少信正法，多遵外道，伽藍十餘所，僧徒五百餘人，習學大乘上座部法。天祠百餘所，異道甚眾，多是尼乾之徒也。

羯[飢-几+麥]伽國在昔之時，民俗殷盛，肩摩轂擊，舉袂成帷。有五通仙棲巖養素，人或陵觸，退失神通，以惡呪術殘害國人，少長無遺，賢愚俱喪。人煙斷絕，多歷年所，頗漸遷居，猶未充實，故今此國人戶尚少。

城南不遠有窳堵波，高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國境北垂，大山嶺上有石窳堵波，高百餘尺，是劫初時人壽無量歲，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。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，至憍薩羅國(中印度境)。

憍薩羅國，周六千餘里，山嶺周境，林藪連接。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。土壤膏腴，地利滋盛。邑里相望，人戶殷實。其形偉，其色黑。風俗剛猛，人性勇烈。邪正兼信，學藝高明。王，刹帝利也。崇敬佛法，仁慈深遠。伽藍百餘所，僧徒減萬人，並皆習學大乘法教。天祠七十餘所，異道雜居。

城南不遠有故伽藍，傍有窳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昔者，如來曾於此處現大神通，摧伏外道。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，時此國王號娑多婆訶(唐言引正)。珍敬龍猛，周衛門廬。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義，謂門者曰：「幸為通謁。」時門者遂為白。龍猛雅知其名，盛滿鉢水，命弟子曰：「汝持是水，示彼提婆。」提婆見水，默而投針。弟子持鉢，懷疑而返。龍猛曰：「彼何辭乎？」對曰：「默無所說，但投針於水而已。」龍猛曰：「智矣哉，若人也！知幾其神，察微亞聖，盛德若此，宜速命入。」對曰：「何謂也？無言妙辯，斯之是歟？」曰：「夫水也者，隨器方圓，逐物清濁，彌漫無間，澄湛莫測。滿而示之，比我學之智周也；彼乃投針，遂窮其極。此非常人，宜速召進。」而龍猛風範懍然肅物，言談者皆伏抑首。提婆素挹風徽，久希請益，方欲受業，先騁機神，雅懼威嚴，昇堂僻坐，談玄永日，辭義清高。龍猛曰：「後學冠世，妙辯光前，我惟衰耄，遇斯俊彥，誠乃寫瓶有寄，傳燈不絕，法教弘揚，伊人是賴。幸能前席，雅談玄奧。」提婆聞命，心獨自負，將開義府，先遊辯囿，提振辭端，仰視質義。忽覩威顏，忘言杜口，

避坐引責，遂請受業。龍猛曰：「復坐，今將授子至真妙理，法王誠教。」提婆五體投地，一心歸命，曰：「而今而後，敢聞命矣。」

龍猛菩薩善閑藥術，滄餌養生，壽年數百，志貌不衰。引正王既得妙藥，壽亦數百。王有稚子，謂其母曰：「如我何時得嗣王位？」母曰：「以今觀之，未有期也。父王年壽已數百歲，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。斯皆龍猛福力所加，藥術所致。菩薩寂滅，王必殂落。夫龍猛菩薩智慧弘遠，慈悲深厚，周給群有，身命若遺。汝宜往彼，試從乞頭，若遂此志，當果所願。」王子恭承母命，來至伽藍，門者敬懼，故得入焉。時龍猛菩薩方讚誦經行，忽見王子，佇而謂曰：「今夕何因，降跡僧坊，若危若懼，疾驅而至？」對曰：「我承慈母餘論，語及行捨之士，以為含生寶命，經語格言，未有輕捨報身，施諸求欲。我慈母曰：『不然。十方善逝，三世如來，在昔發心，逮乎證果，勤求佛道，修習戒忍。或投身飼獸，或割肌救鴿，月光王施婆羅門頭，慈力王飲餓藥叉血，諸若此類，羌難備舉。求之先覺，何代無人？』今龍猛菩薩篤斯高志，我有所求，人頭為用，招募累歲，未之有捨。欲行暴劫殺，則罪累尤多，虐害無辜，穢德彰顯。惟菩薩修習聖道，遠期佛果，慈霑有識，惠及無邊，輕生若浮，賤身如朽，不違本願，垂允所求！」龍猛曰：「俞，誠哉是言也！我求佛聖果，我學佛能捨，是身如響，是身如泡，流轉四生，去來六趣，宿契弘誓，不違物欲。然王子！有一不可者，其將若何？我身既終，汝父亦喪，顧斯為意，誰能濟之？」龍猛徘徊顧視，求所絕命，以乾茅葉自刎其頸，若利劍斷割，身首異處。王子見已，驚奔而去。門者上白，具陳始末，王聞哀感，果亦命終。

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釐山(唐言黑蜂)。岌然特起，峯巖峭險，既無崖谷，宛如全石。引正王為龍猛菩薩鑿此山中，建立伽藍。去山十數里，鑿開孔道，當其山下，仰鑿疏石。其中則長廊步簷，崇臺重閣，閣有五層，層有四院，竝建精舍，各鑄金像，量等佛身，妙窮工思，自餘莊嚴，唯飾金寶。從山高峯臨注飛泉，周流重閣，交帶廊廡。疎寮外穴，明燭中宇。

初，引正王建此伽藍也，人力疲竭，府庫空虛，功猶未半，心甚憂感。龍猛謂曰：「大王何故若有憂負？」王曰：「輒運大心，敢樹勝福，期之永固，待至慈氏。功績未成，財用已竭，每懷此恨，坐而待旦。」龍猛曰：「勿憂。崇福勝善，其利不窮，有興弘願，無憂不濟。今日還宮，當極歡樂，後晨出遊，歷覽山野，已而至此，平議營建。」王既受誨，奉以周旋。龍猛菩薩以神妙藥，滴諸大石，竝變為金。王遊見金，心口相賀，迴駕至龍猛所曰：「今日畋

遊，神鬼所惑，山林之中，時見金聚。」龍猛曰：「非鬼惑也。至誠所感，故有此金，宜時取用，濟成勝業。」遂以營建，功畢有餘。於是五層之中，各鑄四大金像，餘尚盈積，充諸帑藏。招集千僧，居中禮誦。龍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教法，及諸菩薩所演述論，鳩集部別，藏在其中。故上第一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，下第五層居止淨人、資產、什物，中間三層僧徒所舍。

聞諸先志曰：引正王營建已畢，計工人所食鹽價，用九拘胝(拘胝者，唐言億)金錢。其後僧徒忿諍，就王平議。時諸淨人更相謂曰：「僧徒諍起，言議相乖，凶人伺隙，毀壞伽藍。」於是重閣反拒，以擯僧徒。自爾已來，無復僧眾。遠矚山巖，莫知門徑。時引善醫方者入中療疾，蒙面入出，不識其路。從此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，至案達羅國(南印度境)。

案達羅國，周三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，號瓶耆羅。土地良沃，稼穡豐盛。氣序溫暑，風俗猛暴。語言辭調異中印度，至於文字，軌則大同。伽藍二十餘所，僧徒三千餘人。天祠三十餘所，異道寔多。

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，重閣層臺，製窮剗剗，佛像聖容，麗極工思。伽藍前有石窣堵波，高數百尺，並阿折羅(唐言所行)阿羅漢之所建也。

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如來在昔於此說法，現大神通，度無量眾。

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十餘里，至孤山，山嶺有石窣堵波，陳那(唐言授)菩薩於此作《因明論》。

陳那菩薩者，佛去世後，承風染衣。智願廣大，慧力深固，愍世無依，思弘聖教。以為因明之論，言深理廣，學者虛功，難以成業，乃匿迹幽巖，捫神寂定，觀述作之利害，審文義之繁約。是時崖谷震響，煙雲變采，山神捧菩薩高數百尺，唱如是言：「昔佛世尊善權導物，以慈悲心，說《因明論》，綜括妙理，深究微言。如來寂滅，大義泯絕。今者，陳那菩薩福智悠遠，深達聖旨，因明之論，重弘茲日。」菩薩乃放大光明，照燭幽昧。時此國王深生尊敬，見此光明相，疑入金剛定，因請菩薩證無生果。陳那曰：「吾入定觀察，欲釋深經，心期正覺，非願無生果也。」王曰：「無生之果，眾聖欣仰，斷三界欲，洞三明智，斯盛事也，願疾證之。」陳那是時心悅王請，方欲證受無學聖果。時妙吉祥菩薩知而惜焉，欲相警誡，乃彈指悟之，而告曰：「惜哉！如何捨廣大心，為狹劣志，從獨善之懷，棄兼濟之願？欲為善利，當廣傳說慈氏菩薩所製《瑜伽師地論》，導誘後學，為利甚大。」陳那菩薩敬受指誨，奉以周旋。於是覃思沈研，廣因明論。猶恐學者懼其文微辭約也，乃舉其

大義，綜其微言，作《因門論》，以導後進。自茲已後，宣暢瑜伽，盛業門人，有知當世。從此林野中南行千餘里，至馱那羯磔迦國(亦謂大安達邏國。南印度境)。

馱那羯磔迦國，周六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。土地膏腴，稼穡殷盛。荒野多，邑居少。氣序溫暑，人貌黧黑。性猛烈，好學藝。伽藍鱗次，荒蕪已甚，存者二十餘所，僧徒千餘人，並多習學大眾部法。天祠百餘所，異道寔多。

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(唐言東山)僧伽藍，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(唐言西山)僧伽藍，此國先王為佛建焉。奠川通徑，疏崖峙閣，長廊步簷，枕巖接岫，靈神警衛，聖賢遊息。自佛寂滅，千年之內，每歲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，其解安居日，皆證羅漢，以神通力凌虛而去；千年之後，凡、聖同居；自百餘年，無復僧侶，而山神易形，或作豺狼，或為猿狖，驚恐行人，以故空荒，闕無僧眾。

城南不遠有大山巖，婆毘吠伽(唐言清辯)論師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。論師雅量弘遠，至德深邃，外示僧徒之服，內弘龍猛之學。聞摩揭陀國護法菩薩宣揚法教，學徒數千，有懷談議，杖錫而往。至波吒釐城，知護法菩薩在菩提樹，論師乃命門人曰：「汝行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，如我辭曰：『菩薩宣揚遺教，導誘迷徒，仰德虛心，為日已久。然以宿願未果，遂乖禮謁。菩提樹者，誓不空見，見當有證，稱天人師。』」護法菩薩謂其使曰：「人世如幻，身命若浮，渴日勤誠，未遑談議。」人信往復，竟不會見。論師既還本土，靜而思曰：「非慈氏成佛，誰決我疑？」於觀自在菩薩像前誦《隨心陀羅尼》，絕粒飲水，時歷三歲。觀自在菩薩乃現妙色身，謂論師曰：「何所志乎？」對曰：「願留此身，待見慈氏。」觀自在菩薩曰：「人命危脆，世間浮幻，宜修勝善願，生覩史多天，於斯禮覲，尚速待見。」論師曰：「志不可奪，心不可貳。」菩薩曰：「若然者，宜往馱那羯磔迦國城南山巖執金剛神所，至誠誦持《執金剛陀羅尼》者，當遂此願。」論師於是往而誦焉。三歲之後，神乃謂曰：「伊何所願，若此勤勵？」論師曰：「願留此身，待見慈氏。觀自在菩薩指遣來請，成我願者，其在神乎？」神乃授祕方，而謂之曰：「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，如法行請，石壁當開，開即入中，可以待見。」論師曰：「幽居無覲，詎知佛興？」執金剛曰：「慈氏出世，我當相報。」論師受命，專精誦持，復歷三歲，初無異想，呪芥子以擊石，巖壁豁而洞開。是時百千萬眾觀覲忘返，論師跨其戶而告眾曰：「吾久祈請，待見慈氏，聖靈警祐，大願斯遂，宜可入此，同見佛興。」聞者怖駭，莫敢履戶，謂是毒蛇之窟，恐喪身命。再三告語，唯有六人從入。論

師顧謝時眾，從容而入，人之既已，石壁還合，眾皆怨嗟，恨前言之過也。自此西南行千餘里，至珠利耶國(南印度境)。

珠利耶國，周二千四五百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土野空曠，藪澤荒蕪。居戶寡少，群盜公行。氣序溫暑，風俗姦宄。人性獷烈，崇信外道。伽藍頽毀，粗有僧徒。天祠數十所，多露形外道也。

城東南不遠有翠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如來在昔曾於此處現大神通，說深妙法，摧伏外道，度諸天人。

城西不遠有故伽藍，提婆菩薩與羅漢論議之處。初，提婆菩薩聞此伽藍有唵呬羅(唐言上)阿羅漢，得六神通，具八解脫，遂來遠尋，觀其風範。既至伽藍，投羅漢宿。羅漢少欲知足，唯置一床。提婆既至，無以為席，乃聚落葉，指令就坐。羅漢入定，夜分方出。提婆於是陳疑請決，羅漢隨難為釋，提婆尋聲重質，第七轉已，杜口不酬，竊運神通力，往覩史多天請問慈氏。慈氏為釋，因而告曰：

「彼提婆者，曠劫修行，賢劫之中，當紹佛位，非爾所知，宜深禮敬。」如彈指頃，還復本座，乃復抑揚妙義，剖析微言。提婆謂

曰：「此慈氏菩薩聖智之釋也，豈仁者所能詳究哉？」羅漢曰：

「然，如來旨。」於是避席禮謝，深加敬歎。從此南入林野中，行千五六百里，至達羅毘荼國(南印度境)。

達羅毘荼國，周六千餘里，國大都城號速志補羅，周三十餘里。土地沃壤，稼穡豐盛，多花菓，出寶物。氣序溫暑，風俗勇烈。深篤信義，高尚博識，而語言、文字少異中印度。伽藍百餘所，僧徒萬餘人，皆遵學上座部法。天祠八十餘所，多露形外道也。如來在世，數遊此國，說法度人，故無憂王於諸聖迹皆建翠堵波。

速志補羅城者，即達磨波羅(唐言護法)菩薩本生之城。菩薩，此國大臣之長子也。幼懷雅量，長而弘遠。年方弱冠，王姬下降。禮筵之夕，憂心慘悽，對佛像前殷懃祈請。至誠所感，神負遠遁，去此數百里，至山伽藍，坐佛堂中。有僧開戶，見此少年，疑其盜也，更詰問之，菩薩具懷指告，因請出家。眾咸驚異，遂允其志。王乃宣命，推求遐邇，乃知菩薩神負遠塵。王之知也，增深敬異。自染衣已，篤學精勤，令問風範，語在前記。

城南不遠有大伽藍，國中聰叡同類萃止。有翠堵波，高百餘尺，無憂王所建也。如來在昔於此說法，摧伏外道，廣度人、天。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。自此南行三千餘里，至秣羅矩吒國(亦謂枳秣羅國。南印度境)。

秣羅矩吒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。土田烏鹵，地利不滋。海渚諸珍，多聚此國。氣序炎熱，人多黧黑。志性剛烈，邪正兼崇。不尚遊藝，唯善逐利。伽藍故基，寔多餘址，存者既少，僧徒亦寡。天祠數百，外道甚眾，多露形之徒也。

城東不遠有故伽藍，庭宇荒蕪，基址尚在，無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。其東有翠堵波，崇基已陷，覆鉢猶存，無憂王之所建立。在昔如來於此說法，現大神通，度無量眾，用彰聖迹，故此標建。歲久彌神，祈願或遂。

國南濱海有秣刺耶山，崇崖峻嶺，洞谷深澗。其中則有白檀香樹、栴檀爾婆樹。樹類白檀，不可以別，唯於盛夏，登高遠瞻，其有大蛇縈者，於是知之。猶其木性涼冷，故蛇盤也。既望見已，射箭為記，冬蟄之後，方乃採伐。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，花萼斯別，初採既濕，尚未有香，木乾之後，循理而析，其中有香，狀若雲母，色如冰雪，此所謂龍腦香也。

秣刺耶山東有布坦洛迦山，山徑危險，巖谷敲傾，山頂有池，其水澄鏡，流出大河，周流繞山二十匝，入南海。池側有石天宮，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。其有願見菩薩者，不顧身命，厲水登山，忘其艱險，能達之者，蓋亦寡矣。而山下居人，祈心請見，或作自在天形，或為塗灰外道，慰喻其人，果遂其願。

從此山東北海畔有城，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。聞諸土俗曰：從此入海，東南可三千餘里，至僧伽羅國(唐言執師子，非印度之境)。

大唐西域記卷第十

- 僧伽羅國(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)
- 荼建那補羅國
- 摩訶刺侏國
- 跋祿羯咄(昌葉反)婆國
- 摩臘婆國
- 阿吒釐國
- 契吒國
- 伐臘毘國
- 阿難陀補羅國
- 蘇刺侏國
- 瞿折羅國
- 鄔闍衍那國
- 擲枳陀國
-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
- 信度國
- 茂羅三部盧國
- 鉢伐多國
- 阿點婆翅羅國
- 狼揭羅國
- 波刺斯國(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舊曰波斯)
- 臂多勢羅國
- 阿耆茶國
- 伐刺拏國

僧伽羅國，周七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。土地沃壤，氣序溫暑，稼穡時播，花果具繁。人戶殷盛，家產富饒。其形卑黑，其性獷烈。好學尚德，崇善勤福。此國本寶渚也，多有珍寶，棲止鬼神。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，女媬隣國，吉日送歸，路逢師子，侍衛之徒棄女逃難，女居輿中，心甘喪命。時師子王負女而去，入深山，處幽谷，捕鹿採菓，以時資給，既積歲月，遂孕男女，形貌同人，性種畜也。男漸長大，力格猛獸。年方弱冠，人智斯發，謂其母曰：「我何謂乎？父則野獸，母乃是人，既非族類，如何配

偶？」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，曰：「人畜殊途，宜速逃逝。」母曰：「我先已逃，不能自濟。」其子於後逐師子父，登山踰嶺，察其遊止，可以逃難。伺父去已，遂擔負母妹，下趨人里。母曰：「宜各慎密，勿說事源，人或知聞，輕鄙我等。」於是至父本國，國非家族，宗祀已滅。投寄邑人，人謂之曰：「爾曹何國人也？」曰：「我本此國，流離異域，子母相携，來歸故里。」人皆哀愍，更共資給。其師子王還無所見，追戀男女，憤恚既發，便出山谷，往來村邑，咆哮震吼，暴害人物，殘毒生類，邑人輒出，遂取而殺。擊鼓吹貝，負弩持矛，群從成旅，然後免害。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，乃縱獵者，期於擒獲。王躬率四兵，眾以萬計，掩薄林藪，彌跨山谷。師子震吼，人畜辟易。既不擒獲，尋復招募，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，當酬重賞，式旌茂績。其子聞王之令，乃謂母曰：「飢寒已甚，宜可應募，或有所得，以相撫育。」母曰：「言不可若是！彼雖畜也，猶謂父焉，豈以艱辛，而興逆害？」子曰：「人畜異類，禮義安在？既以違阻，此心何冀？」乃袖小刀，出應招募。是時千眾萬騎，雲屯霧合，師子踞在林中，人莫敢近。子即其前，父遂馴伏，於是乎親愛忘怒，乃刺刃於腹中，尚懷慈愛，猶無忿毒，乃至刳腹，含苦而死。王曰：「斯何人哉，若此之異也？」誘之以福利，震之以威禍，然後具陳始末，備述情事。王曰：「逆哉！父而尚害，況非親乎？畜種難馴，兇情易動。除民之害，其功大矣；斷父之命，其心逆矣。重賞以酬其功，遠放以誅其逆。則國典不虧，王言不二。」於是裝二大船，多儲糧糗。母留在國，周給賞功，子女各從一舟，隨波飄蕩。其男船泛海至此寶渚，見豐珍玉，便於中止。其後商人採寶，復至渚中，乃殺其商主，留其子女。如是繁息，子孫眾多，遂立君臣，以位上下，建都築邑，據有疆域，以其先祖擒執師子，因舉元功，而為國號。其女船者，泛至波刺斯西，神鬼所魅，產育群女，故今西大女國是也。故師子國人形貌卑黑，方頤大頰，情性獷烈，安忍鳩毒，斯亦猛獸遺種，故其人多勇健。斯一說也。

佛法所記，則曰：昔此寶洲大鐵城中，五百羅刹女之所居也。城樓之上豎二高幢，表吉凶之相，有吉事吉幢動，有凶事凶幢動。恒伺商人至寶洲者，便變為美女，持香華，奏音樂，出迎慰問，誘入鐵城，樂讌會已，而置鐵牢中，漸取食之。時瞻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，其子字僧伽羅。父既年老，代知家務，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，風波飄蕩，遇至寶洲。時羅刹女望吉幢動，便齎香華，鼓奏音樂，相携迎候，誘入鐵城。商主於是對羅刹女王歡娛樂會，自餘商侶，各相配合，彌歷歲時，皆生一子。諸羅刹女情疎故人，欲幽之鐵牢，更伺商侶。時僧伽羅夜感惡夢，知非吉祥，竊求歸路，遇至鐵

牢，乃聞悲號之聲，遂昇高樹，問曰：「誰相拘繫，而此怨傷？」曰：「爾不知耶？城中諸女，並是羅刹，昔誘我曹入城娛樂。君既將至，幽牢我曹，漸充所食，今已太半，君等不久亦遭此禍。」僧伽羅曰：「當圖何計，可免危難？」對曰：「我聞海濱有一天馬，至誠祈請，必相濟渡。」僧伽羅聞已，竊告商侶，共望海濱，專精求救。是時天馬來告人曰：「爾輩各執我毛鬣，不回顧者，我濟汝曹，越海免難，至瞻部洲，吉達鄉國。」諸商人奉指告，專一無二，執其鬣鬣，天馬乃騰驤雲路，越濟海岸。諸羅刹女忽覺夫逃，遞相告語，異其所去，各携稚子凌虛往來。知諸商人將出海濱，遂相召命，飛行遠訪。嘗未踰時，遇諸商侶，悲喜俱至，涕淚交流，各掩泣而言曰：「我惟感遇，幸會良人，室家有慶，恩愛已久，而今遠棄，妻子孤遺，悠悠此心，誰其能忍？幸願留顧，相與還城。」商人之心未肯回慮，諸羅刹女策說無功，遂縱妖媚，備行矯惑。商侶愛戀，情難堪忍，心疑去留，身皆退墮。羅刹諸女更相拜賀，與彼商人携持而去。僧伽羅者，智慧深固，心無滯累，得越大海，免斯危難。時羅刹女王空還鐵城，諸女謂曰：「汝無智略，為夫所棄，既寡藝能，宜勿居此。」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，飛至僧伽羅前，縱極媚惑，誘請令還。僧伽羅口誦神呪，手揮利劍，叱而告曰：「汝是羅刹，我乃是人，人鬼異路，非其匹合。若苦相逼，當斷汝命。」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，凌虛而去，至僧伽羅家，詐其父僧伽曰：「我是某國王女，僧伽羅娶我為妻，生一子矣，齎持寶貨，來還鄉國。泛海遭風，舟楫漂沒，唯我子母及僧伽羅，僅而獲濟。山川道阻，凍餒艱辛，一言忤意，遂見棄遺，詈言不遜，罵為羅刹。歸則家國遼遠，止則孤遺羈旅。進退無依，敢陳情事。」僧伽曰：「誠如所言，宜時即入室。」居未久，僧伽羅至。父謂之曰：「何重財寶，而輕妻子？」僧伽羅曰：「此羅刹女也。」則以先事具白父母，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。時羅刹女遂以訴王，王欲罪僧伽羅。僧伽羅曰：「羅刹之女，情多妖惑。」王以為不誠也，而情悅其淑美，謂僧伽羅曰：「必棄此女，今留後宮。」僧伽羅曰：「恐為災禍。斯既羅刹，食唯血肉。」王不聽僧伽羅之言，遂納為妻。其後夜分，飛還寶渚，召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，以毒呪術殘害宮中，凡諸人畜，食肉飲血，持其餘屍，還歸寶渚。旦日群臣朝集，王門閉而不開，候聽久之，不聞人語。於是排其戶，闢其門，相從趨進，遂至宮庭，聞其無人，唯有骸骨。群官僚佐相顧失圖，悲號慟哭，莫測禍源。僧伽羅具告始末，臣庶信然，禍自招矣。於是國輔、老臣、群官、宿將，歷問明德，推據崇高，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，乃相議曰：「夫君人者，豈苟且哉？先資福智，次體明哲，非福智無以享寶位，非明哲何以理機務？僧伽羅者，斯其

人矣。夢察禍機，感應天馬，忠以諫主，智足謀身。曆運在茲，惟新成詠。」眾庶樂推，尊立為王。僧伽羅辭不獲免，允執其中，恭揖群官，遂即王位。於是沿革前弊，表式賢良。乃下令曰：「吾先商侶在羅剎國，死生莫測，善惡不分。今將救難，宜整兵甲，拯危恤患，國之福也；收珍藏寶，國之利也。」於是治兵，浮海而往。時鐵城上凶幢遂動，諸羅剎女覩而惶怖，便縱妖媚，出迎誘誑。王素知其詐，令諸兵士口誦神呪，身奮武威。諸羅剎女踣墜退敗，或逃隱孤島，或沈溺洪流。於是毀鐵城，破鐵牢，救得商人，多獲珠寶。招募黎庶，遷居寶洲，建都築邑，遂有國焉。因以王名而為國號。僧伽羅者，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。

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。佛去世後第一百年，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捨離欲愛，志求聖果，得六神通，具八解脫，足步虛空，來遊此國，弘宣正法，流布遺教。自茲已降，風俗淳信。伽藍數百所，僧徒二萬餘人，遵行大乘上座部法。佛教至後二百餘年，各擅專門，分成二部：一曰摩訶毘訶羅住部，斥大乘，習小教。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，學兼二乘，弘演三藏。僧徒乃戒行貞潔，定慧凝明，儀範可師，濟濟如也。王宮側有佛牙精舍，高數百尺，瑩以珠珍，飾之奇寶。精舍上建表柱，置鉢曇摩羅加大寶，寶光赫奕，聯暉照曜，晝夜遠望，爛若明星。王以佛牙日三濯洗，香水香末，或濯或焚，務極珍奇，式修供養。

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，亦以眾寶而為瑩飾。中有金佛像，此國先王等身而鑄，肉髻則貴寶飾焉。其後有盜，伺欲竊取，而重門周檻，衛守清切。盜乃鑿通孔道，入精舍而穴之，遂欲取寶，像漸高遠。其盜既不果求，退而歎曰：「如來在昔修菩薩行，起廣大心，發弘誓願，上自身命，下至國城，悲愍四生，周給一切。今者，如何遺像悞寶？靜言於此，不明昔行。」像乃俯首而授寶焉。是盜得已，尋持貨賣，人或見者，咸謂之曰：「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。爾從何獲，來此鬻賣？」遂擒以白王。王問所從得，盜曰：「佛自與我，我非盜也。」王以為不誠，命使觀驗，像猶俯首。王覩聖靈，信心淳固，不罪其人，重贖其寶，莊嚴像髻，重置頂焉。像因俯首，以至於今。

王宮側建大廚，日營萬八千僧食。食時既至，僧徒持鉢受饌，既得食已，各還其居。自佛教流被，建斯供養，子孫承統，繼業至今。十數年來，國中政亂，未有定主，乃廢斯業。

國濱海隅，地產珍寶，王親祠祭，神呈奇貨，都人士子，往來求採，稱其福報，所獲不同。隨得珠璣，賦稅有科。

國東南隅有駿(勒鄧反)迦山，巖谷幽峻，神鬼遊舍，在昔如來於此說《駿迦經》(舊曰楞伽經，訛也)。

國南浮海數千里，至那羅稽羅洲。洲人卑小，長餘三尺，人身鳥喙，既無穀稼，唯食椰子。

那羅稽羅洲西浮海數千里，孤島東崖有石佛像，高百餘尺，東面坐，以月愛珠為肉髻，月將回照，水即懸流，滂霈崖嶺，臨注谿壑。時有商侶，遭風飄浪，隨波泛濫，遂至孤島，海鹹不可以飲，渴乏者久之。是時月十五日也，像頂流水，眾皆獲濟，以為至誠所感，靈聖拯之。於即留停，遂經數日，每月隱高巖，其水不流。時商主曰：「未必為濟我曹而流水也。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水流注耳，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？」遂登崖而視之，乃以月愛珠為像肉髻。當見其人，說其始末。

國西浮海數千里，至大寶洲，無人居止，唯神棲宅。靜夜遙望，光燭山水。商人往之者多矣，咸無所得。自達羅毘荼國北入林野中，歷孤城，過小邑，凶人結黨，作害羈旅。行二千餘里，至茶建那補羅國(南印度境)。

茶建那補羅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土地膏腴，稼穡滋盛。氣序溫暑，風俗躁烈。形貌黧黑，情性獷暴。好學業，尚德藝。伽藍百餘所，僧徒萬餘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綜習。天祠數百，異道雜居。

王宮城側有大伽藍，僧徒三百餘人，寔唯俊彥也。其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，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，高減二尺，飾以寶珍，盛以寶函。每至齋日，出置高座，香花供養，時放光明。

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，高五十餘尺，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，高十餘尺，或至齋日，神光照燭，是聞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。

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，周三十餘里，其葉長廣，其色光潤，諸國書寫，莫不採用。林中有窣堵波，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跡之所。其側則有聞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窣堵波也。

城東不遠有窣堵波，基已傾陷，餘高三丈。聞諸先志曰：此中有如來舍利，或至齋日，時燭靈光。在昔如來於此說法，現神通力，度諸群生。

城西南不遠有窣堵波，高百餘尺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，化度眾生。傍有伽藍，唯餘基趾，是彼羅漢之所建也。從此西北入大林野，猛獸暴害，群盜兇殘。行二千四五百里，至摩訶刺佉國(南印度境)。

摩訶刺佉國，周六千餘里。國大都城西臨大河，周三十餘里。土地沃壤，稼穡殷盛。氣序溫暑，風俗淳質。其形偉大，其性傲逸，有恩必報，有怨必復，人或陵辱，殉命以讎，窘急投分，忘身以濟。將復怨也，必先告之，各被堅甲，然後爭鋒。臨陣逐北，不殺已降。兵將失利，無所刑罰，賜之女服，感激自死。國養勇士，有數

百人，每將決戰，飲酒酣醉，一人摧鋒，萬夫挫銳。遇人肆害，國刑不加，每出遊行，擊鼓前導。復飼暴象，凡數百頭，將欲陣戰，亦先飲酒，群馳蹈踐，前無堅敵。其王恃此人象，輕陵隣國。王，刹帝利種也，名補羅稽舍。謀猷弘遠，仁慈廣被，臣下事之，盡其忠矣。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，遠賓邇肅，唯此國人獨不臣伏，屢率五印度甲兵，及募召諸國烈將，躬往討伐，猶未克勝。其兵也如此，其俗也如彼。人知好學，邪正兼崇。伽藍百餘所，僧徒五千餘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綜習。天祠百數，異道甚多。

大城內外，五萃堵波，並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，無憂王建也。自餘石軛諸萃堵波，其數甚多，難用備舉。

城南不遠有故伽藍，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，靈鑿潛被，願求多果。國東境有大山，疊嶺連障，重巒絕巘。爰有伽藍，基于幽谷，高堂邃宇，疏崖枕峯，重閣層臺，背巖面壑，阿折羅(唐言所行)阿羅漢所建。羅漢，西印度人也，其母既終，觀生何趣，見於此國受女人身，羅漢遂來至此，將欲導化，隨機攝受。入里乞食，至母生家，女子持食來施，乳便流汁，親屬既見，以為不祥。羅漢說本因緣，女子便證聖果。羅漢感生育之恩，懷業緣之致，將酬厚德，建此伽藍。

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，中有石佛像，高七十餘尺。上有石蓋七重，虛懸無綴，蓋間相去各三尺餘。聞諸先志曰：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；或曰神通之力；或曰藥術之功。考厥實錄，未詳其致。精舍四周彫鏤石壁，作如來在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。證聖果之禎祥，入寂滅之靈應，巨細無遺，備盡鐫鏤。伽藍門外，南、北、左、右各一石象。聞之土俗曰：此象時大聲吼，地為震動。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。自此西行千餘里，渡耐秣陀河，至跋祿羯咭(昌葉反)婆國(南印度境)。

跋祿羯咭婆國，周二千四五百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土地鹹鹵，草木稀疏。煮海為鹽，利海為業。氣序暑熱，回風颯起。土俗澆薄，人性詭詐。不知學藝，邪正兼信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三百餘人，習學大乘上座部法。天祠十餘所，異道雜居。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，至摩臘婆國(即南羅國。南印度境)。

摩臘婆國，周六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，據莫醯河東南。土地膏腴，稼穡殷盛，草木榮茂，花菓繁實，特宜宿麥，多食餅麩。人性善順，大抵聰敏，言辭雅亮，學藝優深。五印度境，兩國重學，西南摩臘婆國，東北摩揭陀國，貴德尚仁，明敏強學。而此國也，邪正雜信。伽藍數百所，僧徒二萬餘人，習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數百，異道寔眾，多是塗灰之侶也。國志曰：六十年前，王號尸羅阿迭多(唐言戒日)。機慧高明，才學瞻敏，愛育四生，敬崇三

寶。始自誕靈，泊乎沒齒，貌無瞋色，手不害生。象馬飲水，漉而後飼，恐傷水性也。其仁慈如此。在位五十餘年，野獸狎人，舉國黎庶咸不殺害。居宮之側建立精舍，窮諸工巧，備盡莊嚴，中作七佛世尊之像。每歲恒設無遮大會，招集四方僧徒，修施四事供養，或以三衣道具，或以七寶珍奇。奕世相承，美業無替。

大城西北二十餘里，至婆羅門邑，傍有陷坑，秋夏淫滯，彌淹旬日，雖納眾流，而無積水。其傍又建小窠堵波。聞諸先志曰：昔者大慢婆羅門生身陷入地獄之處。昔此邑中，有婆羅門，生知博物，學冠時彥；內外典籍，究極幽微，曆數玄文，若視諸掌；風範清高，令問遐被。王甚珍敬，國人宗重。門人千數，味道欽風。每而言曰：「吾為世出，述聖導凡，先賢後哲，無與我比。彼大自在天、婆藪天、那羅延天、佛世尊者，人皆風靡，祖述其道，莫不圖形，競修祇敬。我今德踰於彼，名擅於時，不有所異，其何以顯？」遂用赤栴檀刻作大自在天、婆藪天、那羅延天、佛世尊等像。為座四足，凡有所至，負以自隨，其慢傲也如此。時西印度有苾芻跋陀羅縷支(唐言賢愛)，妙極因明，深窮異論，道風淳粹，戒香郁烈，少欲知足，無求於物，聞而歎曰：「惜哉！時無人矣。令彼愚夫，敢行兇德。」於是荷錫遠遊，來至此國，以其宿心，具白於王。王見弊服，心未之敬，然高其志，強為之禮。遂設論座，告婆羅門曰。婆羅門聞而笑曰：「彼何人斯，敢懷此志？」命其徒屬，來就論場，數百千眾，前後侍聽。賢愛服弊故衣，敷草而坐。彼婆羅門踞所持座，非斥正法，敷述邪宗。苾芻清辯若流，循環往復。婆羅門久而謝屈。王乃謂曰：「久濫虛名，罔上惑眾，先典有記，論負當戮。」欲以鑪鐵，令其坐上。婆羅門窘迫，乃歸命求救。賢愛愍之，乃請王曰：「大王仁禮遠洽，頌聲載途，當布慈育，勿行殘酷，恕其不逮，唯所去就。」王令乘驢，巡告城邑。婆羅門恥其戮辱，發憤歐血。苾芻聞已，往慰之曰：「爾學苞內外，聲聞遐邇，榮辱之事，進退當明。夫名者，何實乎？」婆羅門憤恚，深詈苾芻，謗毀大乘，輕蔑先聖。言聲未靜，地便拆裂，生身墜陷，遺迹斯在。自此西南入海交，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，至阿吒釐國(南印度境)。

阿吒釐國，周六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居人殷盛，珍寶盈積，稼穡雖備，興販為業。土地沙鹵，花菓稀少。出胡椒樹，樹葉若蜀椒也。出薰陸香樹，樹葉若棠梨也。氣序熱，多風埃。人性澆薄，貴財賤德。文字語言，儀形法則，大同摩臘婆國。多不信福，縱有信者，宗事天神。祠館十餘所，異道雜居。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日，至契吒國(南印度境)。

契吒國，周三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人戶殷盛，家室富饒。無大君長，役屬摩臘婆國，風土物產，遂同其俗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千餘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習學。天祠數十，外道眾多。從此北行千餘里，至伐臘毘國(即比羅羅國。南印度境)。

伐臘毘國，周六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土地所產，氣序所宜，風俗人性，同摩臘婆國。居人殷盛，家室富饒，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。遠方奇貨，多聚其國。伽藍百餘所，僧徒六千餘人，多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數百，異道寔多。如來在世，屢遊此國，故無憂王於佛所止，皆樹旌表，建窣堵波。過去三佛坐及經行說法之處，遺迹相間。今王，刹帝利種也，即昔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，今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婿，號杜魯婆跋吒(唐言常觀)。情性躁急，智謀淺近。然而淳信三寶，歲設大會七日，以殊珍上味，供養僧眾。三衣醫藥之價，七寶奇貴之珍，既以總施，倍價酬贖。貴德尚賢，遵道重學，遠方高僧，特加禮敬。去城不遠，有大伽藍，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立，德慧、堅慧菩薩之所遊止，於中制論，竝盛流布。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，至阿難陀補羅國(西印度境)。

阿難陀補羅國，周二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人戶殷盛，家室富饒。無大君長，役屬摩臘婆國。土宜氣序，文字法則，遂亦同焉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減千人，習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數十，異道雜居。從伐臘毘國西行五百餘里，至蘇刺侏國(西印度境)。

蘇刺侏國，周四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，西據莫醯河。居人殷盛，家產富饒。役屬伐臘毘國。地土鹹鹵，花菓希少。寒暑雖均，風飄不靜。土俗澆薄，人性輕躁。不好學藝，邪正兼信。伽藍五十餘所，僧徒三千餘人，多學大乘上座部法。天祠百餘所，異道雜居。國當西海之路，人皆資海之利，興販為業，貿遷有無。去城不遠，有郁鄯多山。頂有伽藍，房宇廊廡，多疏崖嶺。林樹鬱茂，泉流交境，聖賢之所遊止，靈仙之所集往。從伐臘毘國北行千八百餘里，至瞿折羅國(西印度境)。

瞿折羅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國大都城號毘羅摩羅，周三十餘里。土宜風俗，同蘇刺侏國。居人殷盛，家產富饒。多事外道，少信佛法。伽藍一所，僧百餘人，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。天祠數十，異道雜居。王，刹帝利種也，年在弱冠，智勇高遠，深信佛法，高尚異能。從此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，至鄔闍衍那國(南印度境)。

鄔闍衍那國，周六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土宜風俗，同蘇刺侏國。居人殷盛，家室富饒。伽藍數十所，多以圯壞，存者三五。僧徒三百餘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習學。天祠數十，異道雜居。

王，婆羅門種也，博覽邪書，不信正法。去城不遠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作地獄之處。從此東北行千餘里，至擲枳陀國(南印度境)。

擲枳陀國，周四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。土稱沃壤，稼穡滋植，宜菽、麥，多華菓。氣序調暢，人性善順。多信外道，少敬佛法。伽藍數十，少有僧徒。天祠十餘所，外道千餘人。王，婆羅門種也，篤信三寶，尊重有德，諸方博達之士，多集此國。從此北行九百餘里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(中印度境)。

摩醯濕伐羅補羅國，周三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土宜風俗，同鄔闍衍那國。宗敬外道，不信佛法。天祠數十，多是塗灰之侶。王，婆羅門種也。不甚敬信佛法。從此還至瞿折羅國，復北行荒野險磧，經千九百餘里，渡信度大河，至信度國(西印度境)。

信度國，周七千餘里。國大都城號毘苦婆補羅，周三十餘里。宜穀稼，豐宿麥，出金、銀、鑰石，宜牛、羊、橐駝、騾畜之屬。橐駝卑小，唯有一峯。多出赤鹽，色如赤石，白鹽、黑鹽及白石鹽等，異域遠方以之為藥。人性剛烈而質直，數鬪諍，多誹讟。學不好博，深信佛法。伽藍數百所，僧徒萬餘人，竝學小乘正量部法，大抵懈怠，性行弊穢；其有精勤賢善之徒，獨處閑寂，遠迹山林，夙夜匪懈，多證聖果。天祠三十餘所，異道雜居。王，戍陀羅種也，性淳質，敬佛法。如來在昔頗遊此國，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窣堵波數十所。烏波毘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，演法開導，所止之處，皆旌遺迹，或建僧伽藍，或樹窣堵波，往往間起，可略而言。

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間，有數百千戶，於此宅居，其性剛烈，唯殺是務。牧牛自活，無所係命。若男若女，無貴無賤，剃鬚髮，服袈裟，像類苾芻，而行俗事，專執小見，非斥大乘。聞諸先志曰：昔此地民庶安忍，但事凶殘。時有羅漢愍其顛墜，為化彼故，乘虛而來，現大神通，示希有事，令眾信受，漸導言教。諸人敬悅，願奉指誨。羅漢知眾心順，為授三歸，息其兇暴，悉斷生殺，剃髮染衣，恭行法教。年代浸遠，世易時移，守善既虧，餘風不殄，雖服法衣，嘗無戒善。子孫奕世，習以成俗。從此東行九百餘里，渡信度河東岸，至茂羅三部盧國(西印度境)。

茂羅三部盧國，周四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。居人殷盛，家室富饒。役屬磔迦國。土田良沃，氣序調順。風俗質直，好學尚德。多事天神，少信佛法。伽藍十餘所，多已圯壞，少有僧徒，學無專習。天祠八所，異道雜居。有日天祠，莊嚴甚麗，其日天像鑄以黃金，飾以奇寶。靈鑿幽通，神功潛被，女樂遞奏，明炬繼日，香花供養，初無廢絕。五印度國諸王豪族，莫不於此捨施珍寶，建立福舍，以飲食醫藥給濟貧病。諸國之人來此求願，常有千數，天

祠四周，池沼花林，甚可遊賞。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，至鉢伐多國（北印度境）。

鉢伐多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居人殷盛。役屬磤迦國。多早稻，宜宿、麥。氣序調適，風俗質直，人性躁急，言含鄙辭。學藝深博，邪正雜信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千餘人。大小二乘，兼功習學。四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天祠二十，異道雜居。城側有大伽藍，僧徒百餘人，並學大乘教，即是昔慎那弗咀羅（唐言最勝子）論師於此製《瑜伽師地釋論》，亦是賢愛論師、德光論師本出家處。此大伽藍為天火所燒，摧殘荒圯。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里，至阿點婆翅羅國（西印度境）。

阿點婆翅羅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國大都城號竭麟濕伐羅，周三十餘里。僻在西境，臨信度河，隣大海濱。屋宇莊嚴，多有珍寶。近無君長，統屬信度國。地下濕，土斥鹵，穢草荒茂，疇墾少墾，穀稼雖備，宿、麥特豐。氣序微寒，風颯勁烈。宜牛、羊、橐駝、騾畜之類。人性暴急，不好習學。語言微異中印度。其俗淳質，敬崇三寶。伽藍八十餘所，僧徒五千餘人，多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十所，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。城中有大自然天祠。祠宇彫飾，天像靈鑿，塗灰外道遊舍其中。在昔如來頗遊此國，說法度人，導凡利俗，故無憂王於聖迹處建六窣堵波焉。從此西行，減二千里，至狼揭羅國（西印度境）。

狼揭羅國，東西南北各數千里。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，號窣菟黎濕伐羅。土地沃潤，稼穡滋盛。氣序風俗，同阿點婆翅羅國。居人殷盛，多諸珍寶。臨大海濱，入西女國之路也。無大君長，據川自立，不相承命，役屬波刺斯國。文字大同印度，語言少異。邪正兼信。伽藍百餘所，僧徒六千餘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習學。天祠數百所，塗灰外道，其徒極眾。城中有大自然天祠，莊嚴壯麗，塗灰外道之所宗事。自此西北，至波刺斯國（雖非印度之國，路次附見。舊曰波斯，略也）。

波刺斯國，周數萬里。國大都城號蘇刺薩儻那，周四十餘里。川土既多，氣序亦異，大抵溫也。引水為田，人戶富饒。出金、鑰石、頗胝、水精、奇珍異寶，工織大錦、細褐、氍毹之類，多善馬、橐駝。貨用大銀錢。人性躁暴，俗無禮義。文字、語言異於諸國。無學藝，多工技，凡諸造作，隣境所重。婚姻雜亂，死多棄屍。其形偉大，齊髮露頭，衣皮褐，服錦氍。戶課賦稅，人四銀錢。天祠甚多，提那跋外道之徒為所宗也。伽藍二三，僧徒數百，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。釋迦佛鉢在此王宮。

國東境有鶴秣城，內城不廣，外郭周六十餘里。居人眾，家產富。西北接拂懽國，境壤風俗，同波刺斯。形貌語言，稍有乖異，多珍

寶，亦富饒也。拂憐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，皆是女人，略無男子。多諸珍貨，附拂憐國，故拂憐王歲遣丈夫配焉，其俗產男皆不舉也。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，至臂多繫羅國(西印度境)。臂多繫羅國，周三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居人殷盛，無大君長，役屬信度國。土地沙鹵，寒風淒勁。多宿、麥，少花菓。而風俗獷暴。語異中印度。不好藝學，然知淳信。伽藍五十餘所，僧徒三千餘人，並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二十餘所，並塗灰外道也。城北十五六里大林中，有窣堵波，高數百尺，無憂王所建也。中有舍利，時放光明。是如來昔作仙人，為國王所害之處。此東不遠有故伽藍，是昔大迦多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。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，建窣堵波以為旌表。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，至阿鞞茶國(西印度境)。

阿鞞茶國，周二千四五百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無大君長，役屬信度國。土宜稼穡，宿、麥特豐，花菓少，草木疎。氣序風寒，人性獷烈。言辭朴質，不尚學業，然於三寶守心淳信。伽藍二十餘所，僧徒二千餘人，多學小乘正量部法。天祠五所，並塗灰外道也。城東北不遠，大竹林中，伽藍餘趾，是如來昔於此處聽諸苾芻著亟縛屣(唐言靴)。傍有窣堵波，無憂王所建也，基雖傾陷，尚高百餘尺。其傍精舍，有青石立佛像，每至齋日，或放神光。次南八百餘步，林中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如來昔日止此，夜寒，乃以三衣重覆，至明旦，開諸苾芻著複納衣。此林之中有佛經行之處。又有諸窣堵波，鱗次相望，並過去四佛坐處也。其窣堵波中有如來髮、爪，每至齋日，多放光明。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，至伐刺拏國(西印度境)。

伐刺拏國，周四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居人殷盛，役屬迦畢試國。地多山林，稼穡時播。氣序微寒，風俗獷烈。性急暴，志鄙弊。語言少同中印度。邪正兼崇，不好學藝。伽藍數十，荒圯已多，僧徒三百餘人，並學大乘法教。天祠五所，多塗灰外道也。城南不遠有故伽藍，如來在昔於此說法，示教利喜，開悟含生。其側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。聞諸土俗曰：從此國西接稽曁那國，居大山間川，別立主，無大君長。多羊、馬，有善馬者，其形殊大，諸國希種，隣境所寶。復此西北，踰大山，涉廣川，歷小城邑，行二千餘里，出印度境，至漕矩吒國(亦謂漕利國)。

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

僧伽羅國。古之師子國。又曰無憂國。即南印度。其地多奇寶。又名曰寶渚。昔釋迦牟尼佛化身名僧伽羅，諸德兼備，國人推尊為王，故國亦以僧伽羅為號也。以大神通力破大鐵城，滅羅刹女拯恤危難。于是建都築邑，化導是方，宣流正教。示寂留牙在于茲土，

金剛堅固歷劫不壞。寶光遙燭，如星粲空，如月炫宵，如太陽麗晝。凡有禱禳，應答如響。國有凶荒災異，精意懇祈靈祥隨至。今之錫蘭山即古之僧伽羅國也。王宮側有佛牙精舍，飾以眾寶暉光赫奕，累世相承敬禮不衰。今國王阿烈苦柰兒，鎖里人也，崇祀外道不敬佛法，暴虐兇悖，靡恤國人，褻慢佛牙。

大明永樂三年，皇帝遣中使太監鄭和，奉香華往詣彼國供養。鄭和勸國王阿烈苦柰兒，敬崇佛教遠離外道。王怒即欲加害，鄭和知其謀遂去。後復遣鄭和往賜諸番，拜賜錫蘭山國王，王益慢不恭，欲圖害使者。用兵五萬人刊木塞道，分兵以劫海舟。會其下，預泄其機。鄭和等覺亟回舟，路已阨絕潛遣人出，舟師拒之。和以兵三千，夜由間道攻入王城守之。其劫海舟番兵乃與其國內番兵，四面來攻，合圍數重。攻戰六日，和等執其王，凌晨開門伐木取道，且戰且行凡二十餘里，抵暮始達舟。當就禮請佛牙至舟，靈異非常光彩照曜，如前所云，訇霆震驚遠見隱避。歷涉巨海凡數十萬里，風濤不驚如履平地，鯨龍惡魚紛出乎前，恬不為害。舟中之人皆安穩快樂。永樂九年七月初九日至京師。皇帝命于皇城內，莊嚴梅檀金剛寶座貯之。式修供養，利益有情祈福民庶，作無量功德。

- 漕矩吒國
- 弗栗恃薩儻那國
- 安咀羅縛國
- 闊悉多國
- 活國
- 曹捷國
- 阿利尼國
- 曷邏胡國
- 訖栗瑟摩國
- 鉢利曷國
- 呬摩咀羅國
- 鉢鐸創那國
- 淫薄健國
- 屈(居勿反)浪拏國
- 達摩悉鐵帝國
- 尸棄尼國
- 商彌國
- 竭盤陀國
- 烏鍛國
- 佉沙國
- 斫句迦國
- 瞿薩旦那國

漕矩吒國，周七千餘里。國大都城號鶴悉那，周三十餘里，或都鶴薩羅城，城周三十餘里，並堅峻險固也。山川隱軫，疇壟爽塏。穀稼時播，宿麥滋豐，草木扶疎，花菓茂盛，宜鬱金香，出興瞿草，草生羅摩印度川。鶴薩羅城中踊泉流派，國人利之，以溉田也。氣序寒烈，霜雪繁多。人性輕躁，情多詭詐。好學藝，多技術，聽而不明，日誦數萬言。文字言辭，異於諸國。多飾虛談，少成事實。雖祀百神，敬崇三寶。伽藍數百所，僧徒萬餘人，並皆習學大乘法教。今王淳信，累葉承統，務興勝福，敏而好學。無憂王所建窣堵波十餘所。天祠數十，異道雜居。計多外道，其徒極盛，宗事穠(錫

苟反，下同)那天。其天神昔自迦畢試國阿路孫山徙居此國南界穠那
呬羅山中，作威作福，為暴為惡，信求者遂願，輕蔑者招殃。故遠
近宗仰，上下祇懼。隣國異俗君臣僚庶，每歲嘉辰不期而會，或齎
金、銀、奇寶，或以牛、馬、馴畜，競興貢奉，俱伸誠素。所以
金、銀布地，羊馬滿谷，無敢覬覦，唯修施奉。宗事外道，克心苦
行，天神授其呪術，外道遵行多効，治療疾病，頗蒙痊愈。從此北
行五百餘里，至弗栗恃薩儻那國。

弗栗恃薩儻那國，東西二千餘里，南北千餘里。國大都城號護苾
那，周二十餘里。土宜風俗，同漕矩吒國，語言有異。氣序寒勁，
人性獷烈。王，突厥種也，深信三寶，尚學遵德。從此國東北，踰
山涉川，越迦畢試國邊城小邑，凡數十所，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
嶺。嶺極崇峻，危陁[敲-高+危]傾，蹊徑盤迂，巖岫回互。或入深
谷，或上高崖，盛夏合凍，鑿冰而度。行經三日，方至嶺上。寒風
淒烈，積雪彌谷，行旅經涉，莫能佇足。飛隼翱翔，不能越度，足
趾步履，然後翻飛，下望諸山，若觀培塿。瞻部洲中，斯嶺特高。
其巔無樹，唯多石峯，攢立叢倚，森然若林。又三日行，方得下
嶺，至安坦羅縛國。

安坦羅縛國，覩貨邏國故地。周三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。
無大君長，役屬突厥。山阜連屬，川田隘狹。氣序寒烈，風雪淒
勁。豐稼穡，宜花菓。人性獷暴，俗無綱紀。不知罪福，不尚習
學，唯修神祠，少信佛法。伽藍三所，僧徒數十，然皆遵習大眾部
法。有一窣堵波，無憂王建也。從此西北，入谷踰嶺，度諸小城，
行四百餘里，至闊悉多國。

闊悉多國，覩貨邏國故地也。周減千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無大
君長，役屬突厥。山多川狹，風而且寒。穀稼豐，花菓盛。人性獷
暴，俗無法度。伽藍三所，僧徒尠少。從此西北，踰山越谷，度諸
城邑，行三百餘里，至活國。

活國，覩貨邏國故地也。周二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無別
君長，役屬突厥。上地平坦，穀稼時播，草木榮茂，花菓具繁。氣
序和暢，風俗淳質。人性躁烈，衣服氈褐。多信三寶，少事諸神。
伽藍十餘所，僧徒數百人，大小二乘，兼功綜習。其王，突厥也，
管鐵門已南諸小國，遷徙鳥居，不常其邑。

從此東入葱嶺。葱嶺者，據瞻部洲中，南接大雪山，北至熱海、千
泉，西至活國，東至烏鍛國，東西南北各數千里。崖嶺數百重，幽
谷險峻，恒積冰雪，寒風勁烈。多出葱，故謂葱嶺；又以山崖葱
翠，遂以名焉。東行百餘里，至曹健國。

曹健國，覩貨邏國故地也。周四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。土
宜風俗，大同活國。無大君長，役屬突厥。北至阿利尼國。

阿利尼國，覩貨邏國故地也。帶縛芻河兩岸，周三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。土宜風俗，大同活國。東至曷邏胡國。

曷邏胡國，覩貨邏國故地也。北臨縛芻河，周二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。土宜風俗，大同活國。從瞿健國東踰峻嶺，越洞谷，歷數川城，行三百餘里，至訖栗瑟摩國。

訖栗瑟摩國，覩貨邏國故地也。東西十餘里，南北三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。土宜風俗，大同瞿健國，但其人性暴愚惡有異。北至鉢利曷國。

鉢利曷國，覩貨邏國故地也。東西百餘里，南北三百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。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。從訖栗瑟摩國東，踰山越川，行三百餘里，至呬摩咀羅國。

呬摩咀羅國，覩貨邏國故地也。周三千餘里。山川邈迤，土地沃壤。宜穀稼，多宿麥，百卉滋茂，眾菓具繁。氣序寒烈，人性暴急，不識罪福，形貌鄙陋。舉措威儀，衣氈皮褐，頗同突厥。其婦人首冠木角，高三尺餘，前有兩岐，表夫父母；上岐表父，下岐表母，隨先喪亡，除去一岐，舅姑俱沒，角冠全棄。其先強國，王，釋種也，葱嶺之西，多見臣伏。境隣突厥，遂染其俗，又為侵掠，自守其境，故此國人，流離異域，數十堅城，各別立主，穹廬毳帳，遷徙往來。西接訖栗瑟摩國。東谷行二百餘里，至鉢鐸創那國。

鉢鐸創那國，覩貨邏國故地也。周二千餘里。國大都城據山崖上，周六七里。山川邈迤，沙石彌漫。土宜菽、麥，多菹陶、胡桃、梨、柰等菓。氣序寒烈，人性剛猛。俗無禮法，不知學藝。其貌鄙陋，多衣氈褐。伽藍三四所，僧徒寡少。王性淳質，深信三寶。從此東南，山谷中行二百餘里，至淫薄健國。

淫薄健國，覩貨邏國故地也。周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。山嶺連屬，川田隘狹。土地所產，氣序所宜，人性之差，同鉢鐸創那，但言語少異。王性苛暴，不明善惡。從此東南，踰嶺越谷，峽路危險，行三百餘里，至屈(居勿反)浪拏國。

屈浪拏國，覩貨邏國故地也。周二千餘里。土地山川，氣序時候，同淫薄健國。俗無法度，人性鄙暴。多不營福，少信佛法。其貌醜弊，多服氈褐。有山巖，中多出金精，琢析其石，然後得之。伽藍既少，僧徒亦寡。其王淳質，敬崇三寶。從此東北，登山入谷，途路艱險，行五百餘里，至達摩悉鐵帝國(亦名鎮傭，又謂護蜜)。

達摩悉鐵帝國，在兩山間，覩貨邏國故地也。東西千五六百餘里，南北廣四五里，狹則不踰一里。臨縛芻河，盤紆曲折，堆阜高下，沙石流漫，寒風淒烈。唯植麥、豆，少樹林，乏花菓。多出善馬，

馬形雖小，而耐馳涉。俗無禮義，人性獷暴。形貌鄙陋，衣服氈褐。眼多碧綠，異於諸國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寡少。昏馱多城，國之都也。中有伽藍，此國先王之所建立，疏崖奠谷，式建堂宇。此國之先，未被佛教，但事邪神，數百年前，肇弘法化。初，此國王愛子嬰疾，徒究醫術，有加無瘳。王乃躬往天祠，禮請求救。時彼祠主為神下語：「必當痊復，良無他慮。」王聞喜慰，回駕而歸。路逢沙門，容止可觀，駭其形服，問所從至。此沙門者，已證聖果，欲弘佛法，故此儀形。而報王曰：「我，如來弟子，所謂苾芻也。」王既憂心，即先問曰：「我子嬰疾，生死未分。」沙門曰：「王先靈可起，愛子難濟。」王曰：「天神謂其不死，沙門言其當終，詭俗之人，言何可信？」遲至宮中，愛子已死。匿不發喪，更問神主，猶曰：「不死，疹疾當瘳。」王便發怒，縛神主而數曰：「汝曹群居長惡，妄行威福。我子已死，尚云當瘳，此而謬惑，孰不可忍？宜戮神主，殄滅靈廟。」於是殺神主，除神像，投縛芻河。迴駕而還，又遇沙門，見而敬悅，稽首謝曰：「曩無明導，佇足邪途，澆弊雖久，沿革在茲，願能垂顧，降臨居室。」沙門受請，隨至中宮。葬子既已，謂沙門曰：「人世糾紛，生死流轉，我子嬰疾，問其去留，神而妄言，當必痊差。先承指告，果無虛說，斯則其法可奉，唯垂哀愍，導此迷徒。」遂請沙門揆度伽藍，依其規矩，而便建立。自爾之後，佛教方隆。故伽藍中精舍，為羅漢建也。

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，像上懸金銅圓蓋，眾寶莊嚴。人有旋繞，蓋亦隨轉，人止蓋止，莫測靈鑿。聞諸耆舊曰：或云聖人願力所持，或謂機關祕術所致。觀其堂宇，石壁堅峻。考厥眾議，莫知實錄。踰此國大山，北至尸棄尼國。

尸棄尼國，周二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五六里。山川連屬，沙石遍野。多宿、麥，少穀稼，林樹稀疏，花菓寡少。氣序寒烈，風俗獷勇，忍於殺戮，務於盜竊，不知禮義，不識善惡。迷未來禍福，懼現世災殃。形貌鄙陋，皮褐為服。文字同覩貨羅國，語言有異。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，至商彌國。

商彌國，周二千五六百里。山川相間，堆阜高下。穀稼備植，菽、麥彌豐，多菴陶，出雌黃，鑿崖析石，然後得之。山神暴惡，屢為災害，祀祭後入，平吉往來。若不祈禱，風雹奮發。氣序寒，風俗急。人性淳質，俗無禮義，智謀寡狹，伎能淺薄。文字同覩貨羅國，語言別異。多衣氈褐。其王，釋種也，崇重佛法，國人從化，莫不淳信。伽藍二所，僧徒寡少。

國境東北，踰山越谷，經危履險，行七百餘里，至波謎羅川。東西千餘里，南北百餘里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。據兩雪山間，故寒風凄

勁，春夏飛雪，晝夜飄風。地鹹鹵，多磧石，播植不滋，草木稀少，遂致空荒，絕無人止。

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，東西三百餘里，南北五十餘里，據大蔥嶺內，當瞻部洲中，其地最高也。水乃澄清皎鏡，莫測其深，色帶青黑，味甚甘美。潛居則鮫、螭、魚、龍、鼃、鼉、龜、鼈，浮游乃鴛鴦、鴻雁、鴛鵝、鸕、鴟，諸鳥太卵，遺穀荒野，或草澤間，或沙渚上。池西派一大流，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，故此已右，水皆西流。池東派一大流，東北至佉沙國西界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，故此已左，水皆東流。波謎羅川南越山，有鉢露羅國，多金、銀，金色如火。自此川中東南，登山履險，路無入里，唯多冰雪。行五百餘里，至竭盤陀國。

竭盤陀國，周二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基大石嶺，背徙多河，周二十餘里。山嶺連屬，川原隘狹。穀稼儉少，菽、麥豐多，林樹稀，花菓少。原隰丘墟，城邑空曠。俗無禮義，人寡學藝。性既獷暴，力亦驍勇。容貌醜弊，衣服氈褐。文字、語言，大同佉沙國。然知淳信，敬崇佛法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五百餘人，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。今王淳質，敬重三寶，儀容閑雅，篤志好學。建國已來，多歷年所。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咄羅(唐言漢曰天種)。此國之先，蔥嶺中荒川也。昔波利刺斯國王娶婦漢土，迎歸至此，時屬兵亂，東西路絕，遂以王女置於孤峯，極危峻，梯崖而上下，設周衛警，晝巡夜。時經三月，寇賊方靜，欲趣歸路，女已有娠。使臣惶懼，謂徒屬曰：「王命迎婦，屬斯寇亂，野次荒川，朝不謀夕。吾王德感，妖氛已靜，今將歸國，王婦有娠。顧此為憂，不知死地，宜推首惡，或以後誅。」訊問誼譱，莫究其實。時彼侍兒謂使臣曰：「勿相尤也，乃神會耳。每日正中，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。」使臣曰：「若然者，何以雪罪？歸必見誅，留亦來討，進退若是，何所宜行？」僉曰：「斯事不細，誰就深誅？待罪境外，且推旦夕。」於是即石峯上築宮起館，周三百餘步。環宮築城，立女為主，建宮垂憲。至期產男，容貌妍麗。母攝政事，子稱尊號。飛行虛空，控馭風雲，威德遐被，聲教遠洽，隣域異國，莫不稱臣。其王壽終，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。其屍乾腊，今猶不壞，狀羸瘠人，儼然如睡，時易衣服，恒置香花。子孫奕世以迄于今。以其先祖之世，母則漢土之人，父乃日天之種，故其自稱漢曰天種。然其王族，貌同中國，首飾方冠，身衣胡服。後嗣陵夷，見迫強國。

無憂王命世，即其宮中建窳堵波。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，以其故宮，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，臺閣高廣，佛像威嚴。尊者，咄叉始羅國人也，幼而穎悟，早離俗塵，遊心典籍，棲神玄旨，日誦三

萬二千言，兼書三萬二千字。故能學冠時彥，名高當世，立正法，摧邪見，高論清舉，無難不酬，五印度國咸見推高。其所製論凡數十部，並盛宣行，莫不翫習，即經部本師也。當此之時，東有馬鳴，南有提婆，西有龍猛，北有童受，號為四日照世。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，興兵動眾，伐咀叉始羅國，脇而得之，建此伽藍，式昭瞻仰。

城東南行三百餘里，至大石崖，有二石室，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。端然而坐，難以動搖，形若羸人，膚骸不朽，已經七百餘歲，其鬚髮恒長，故眾僧年別為剃髮易衣。

大崖東北，踰嶺履險，行二百餘里，至奔(通論反)穰舍羅(唐言福舍)。葱嶺東岡，四山之中，地方百餘頃，正中墊下。冬夏積雪，風寒飄勁。疇壟烏鹵，稼穡不滋，既無林樹，唯有細草。時雖暑熱，而多風雪，人徒纔入，雲霧已興，商侶往來，苦斯艱險。聞諸耆舊曰：昔有賈客，其徒萬餘，橐駝數千，齎貨逐利，遭風遇雪，人畜俱喪。時竭盤陀國有大羅漢，遙觀見之，愍其危厄，欲運神通，拯斯淪溺；適來至此，商人已喪。於是收諸珍寶，集其所有，構立館舍，儲積資財，買地隣國，鬻戶邊城，以賑往來。故今行人商侶，咸蒙周給。從此東下葱嶺東岡，登危嶺，越河谷，谿徑險阻，風雪相繼，行八百餘里，出葱嶺，至烏緞國。

烏緞國，周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，南臨徙多河。地土沃壤，稼穡殷盛，林樹鬱茂，花菓具繁。多出雜玉，則有白玉、鷲玉、青玉。氣序和，風雨順。俗寡禮義，人性剛獷，多詭詐，少廉恥。文字、語言少同佉沙國。容貌醜弊，衣服皮褐。然能崇信敬奉佛法。伽藍十餘所，僧徒減千人，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。自數百年，王族絕嗣，無別君長，役屬竭盤陀國。

城西二百餘里，至大山。山氣巖崑，觸石興雲，崖隙崢嶸，將崩未墜。其巔窳堵波，鬱然奇制也。聞諸土俗曰：數百年前，山崖崩圯，中有苾芻，瞑目而坐，軀量偉大，形容枯槁，鬚髮下垂，被肩蒙面。有田獵者見已白王，王躬觀禮。都人士子，不召而至，焚香散花，競修供養。王曰：「斯何人哉？若此偉也！」有苾芻對曰：「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，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。夫人滅心定者，先有期限，或言聞撻稚聲，或言待日光照，有茲警察，便從定起；若無警察，寂然不動，定力持身，遂無壞滅。段食之體，出定便謝。宜以蘇油灌注，令得滋潤，然後鼓擊，警悟定心。」王曰：「俞乎？」乃擊撻稚。其聲纔振，而此羅漢豁然高視，久之，乃曰：「爾輩何人？形容卑劣，被服袈裟？」對曰：「我苾芻也。」曰：「然，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？」對曰：「入大涅槃，其來已久。」聞而閉目，悵若有懷，尋重問曰：「釋迦如來出興世

耶？」對曰：「誕靈導世，已從寂滅。」聞復俯首，久之乃起，昇虛空，現神變，化火焚身，遺骸墜地。王收其骨起窰堵波。從此北行，山磧曠野五百餘里，至佉沙國(舊謂疏勒者，乃稱其城號也。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。疏勒之言，猶為訛也)。

佉沙國，周五千餘里。多沙磧，少壤土。稼穡殷盛，花菓繁茂。出細氈褐，工織細氈毼毼。氣候和暢，風雨順序。人性獷暴，俗多詭詐，禮義輕薄，學藝膚淺。其俗生子，押頭匾匾，容貌麤鄙，文身綠睛。而其文字，取則印度，雖有刪訛，頗存體勢。語言辭調，異於諸國。淳信佛法，勤營福利。伽藍數百所，僧徒萬餘人，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。不究其理，多諷其文，故誦通三藏及《毘婆沙》者多矣。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，濟徙多河，踰大沙嶺，至斫句迦國(舊曰沮渠)。

斫句迦國，周千餘里。國大都城周十餘里，堅峻險固，編戶殷盛。山阜連屬，礫石彌漫，臨帶兩河，頗以耕植。蒲陶、梨、柰，其菓寔繁。時風寒，人躁暴。俗唯詭詐，公行劫盜。文字同瞿薩旦那國，言語有異。禮義輕薄，學藝淺近。淳信三寶，好樂福利。伽藍數十，毀壞已多，僧徒百餘人，習學大乘教。

國南境有大山，崖嶺嵯峨，峯巒重疊；草木凌寒，春秋一觀；谿澗浚瀨，飛流四注；崖龕石室，棋布巖林。印度果人，多運神通，輕舉遠遊，棲止於此。諸阿羅漢寂滅者眾，以故多有窰堵波也，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，入滅心定，形若羸人，鬚髮恒長，故諸沙門時往為剃。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，佛法至處，莫斯為盛也。十萬頌為部者，凡有十數；自茲已降，其流寔廣。從此而東，踰嶺越谷，行八百餘里，至瞿薩旦那國(唐言地乳，即其俗之雅言也。俗語謂之渙那國，匈奴謂之于遁，諸胡謂之谿且，印度謂之屈丹。舊曰于闐，訛也)。

瞿薩旦那國，周四千餘里。沙磧太半，壤土隘狹。宜穀稼，多眾菓。出氈毼、細氈，工紡績絕絢。又產白玉、鬖玉。氣序和暢，飄風飛埃。俗知禮義，人性溫恭。好學典藝，博達技能。眾庶富樂，編戶安業。國尚樂音，人好歌舞。少服毛褐氈裘，多衣絢絢白氈。儀形有禮，風則有紀。文字憲章，聿尊印度，微改體勢，粗有沿革。語異諸國。崇尚佛法。伽藍百有餘所，僧徒五千餘人，並多習學大乘法教。王甚驍武，敬重佛法，自云毘沙門天之祚胤也。

昔者，此國虛曠無人，毘沙門天於此棲止。無憂王太子在坦叉始羅國被抉目已，無憂王怒譴輔佐，遷其豪族，出雪山北，居荒谷間。遷人逐物，至此西界，推舉酋豪，尊立為王。當是時也，東土帝子蒙譴流徙，居此東界，群下勸進，又自稱王。歲月已積，風教不通。各因田獵，遇會荒澤，更問宗緒，因而爭長。忿形辭語，便欲

交兵。或有諫曰：「今何遽乎？因獵決戰，未盡兵鋒。宜歸治兵，期而後集。」於是迴駕而返，各歸其國，校習戎馬，督勵士卒。至期兵會，旗鼓相望。旦日合戰，西主不利，因而逐北，遂斬其首。東主乘勝，撫集亡國，遷都中地，方建城郭。憂其無土，恐難成功，宣告遠近，誰識地理。時有塗灰外道，負大瓠，盛滿水，而自進曰：「我知地理。」遂以其水屈曲遺流，周而復始，因即疾驅，忽而不見。依彼水迹，峙其基堵，遂得興功，即斯國治，今王所都於此城也。城非崇峻，攻擊難剋，自古已來，未能有勝。其王遷都作邑，建國安人，功績已成，齒耄云暮，未有胤嗣，恐絕宗緒。乃往毘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，神像額上，剖出嬰孩，捧以回駕，國人稱慶。既不飲乳，恐其不壽，尋詣神祠，重請育養。神前之地忽然隆起，其狀如乳，神童飲吮，遂至成立。智勇光前，風教遐被，遂營神祠，宗先祖也。自茲已降，奕世相承，傳國君臨，不失其緒。故今神廟多諸珍寶，拜祠享祭，無替於時。地乳所育，因為國號。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，此國先王為毘盧折那(唐言遍照)阿羅漢建也。昔者，此國佛法未被，而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至此林中，宴坐習定。時有見者，駭其容服，具以其狀上白於王。王遂躬往，觀其容止，曰：「爾何人乎，獨在幽林？」羅漢曰：「我，如來弟子，閑居習定。王宜樹福，弘讚佛教，建伽藍，召僧眾。」王曰：「如來者，有何德，有何神，而汝鳥棲，勤苦奉教？」曰：「如來慈愍四生，誘導三界，或顯或隱，示生示滅。遵其法者，出離生死，迷其教者，羈纏愛網。」王曰：「誠如所說，事高言議，既云大聖，為我現形；既得瞻仰，當為建立，罄心歸信，弘揚教法。」羅漢曰：「王建伽藍，功成感應。」王苟從其請，建僧伽藍，遠近咸集，法會稱慶，而未有撻椎扣擊召集。王謂羅漢曰：「伽藍已成，佛在何所？」羅漢曰：「當至誠，聖鑒不遠。」王遂禮請，忽見空中佛像下降，授王撻椎，因即誠信，弘揚佛教。

王城西南二十餘里，有瞿室[飢-几+凌]伽山(唐言牛角)。山峯兩起，巖隙四絕，於崖谷間建一伽藍，其中佛像時燭光明。昔如來曾至此處，為諸天、人略說法要，懸記此地當建國土，敬崇遺法，遵習大乘。

牛角山巖有大石室，中有阿羅漢，入滅心定，待慈氏佛，數百年間，供養無替。近者崖崩，掩塞門徑，國王興兵欲除崩石，即黑蜂群飛，毒螫人眾，以故至今石門不開。

王城西南十餘里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。中有夾紵立佛像，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。昔此國中有臣被譴，寓居屈支，恒禮此像。後蒙還國，傾心遙敬，夜分之後，像忽自至，其人捨宅，建此伽藍。

王城西行三百餘里，至勃伽夷城。中有佛坐像，高七尺餘，相好允備，威肅嶷然，首戴寶冠，光明時照。聞諸土俗曰：本在迦濕彌羅國，請移至此。昔有羅漢，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，求酢米餅。羅漢以天眼觀，見瞿薩旦那國有此味焉，運神通力，至此求獲。沙彌噉已，願生其國，果遂宿心，得為王子。既嗣位已，威攝遐邇，遂踰雪山，伐迦濕彌羅國。迦濕彌羅國王整集戎馬，欲禦邊寇。時阿羅漢諫王：「勿鬪兵也，我能退之。」尋為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。王初未信，尚欲興兵。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彌時衣，而以示之。王既見衣，得宿命智，與迦濕彌羅王謝咎交歡，釋兵而返，奉迎沙彌時所供養佛像，隨軍禮請。像至此地，不可轉移，環建伽藍，或招僧侶，捨寶冠置像頂，今所冠者，即先王所施也。

王城西百五六十里，大沙磧正路中，有堆阜，並鼠壤墳也。聞之土俗曰：此沙磧中，鼠大如蝟，其毛則金銀異色，為其群之酋長，每出穴遊止，則群鼠為從。昔者，匈奴率數十萬眾，寇掠邊城，至鼠墳側屯軍，時瞿薩旦那王率數萬兵，恐力不敵，素知磧中鼠奇，而未神也。洎乎寇至，無所求救，君臣震恐，莫知圖計。苟復設祭，焚香請鼠，冀其有靈，少加軍力。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。曰：「敬欲相助。願早治兵，旦日合戰，必當克勝。」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，遂整戎馬，申令將士，未明而行，長驅掩襲。匈奴之聞也，莫不懼焉。方欲駕乘被鎧，而諸馬鞍、人服、弓弦、甲纏，凡厥帶系，鼠皆齧斷。兵寇既臨，面縛受戮。於是殺其將，虜其兵，匈奴震懼，以為神靈所祐也。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，建祠設祭，奕世遵敬，特深珍異。故上自君王，下至黎庶，咸修祀祭，以求福祐。行次其穴，下乘而趨，拜以致敬，祭以祈福。或衣服、弓、矢，或香花、肴膳，亦既輸誠，多蒙福利。若無享祭，則逢災變。

王城西五六里，有娑摩若僧伽藍。中有窣堵波，高百餘尺，甚多靈瑞，時燭神光。昔有羅漢，自遠方來，止此林中，以神通力，放大光明。時王夜在重閣，遙見林中光明照曜，於是歷問，僉曰：「有一沙門，自遠而至，宴坐林中，示現神通。」王遂命駕，躬往觀察。既覩明賢，乃心祇敬，欽風不已，請至中宮。沙門曰：「物有所宜，志其所在。幽林藪澤，情之所賞；高堂邃宇，非我攸聞。」王益敬仰，深加宗重，為建伽藍，起窣堵波。沙門受請，遂止其中。頃之，王感獲舍利數百粒，甚慶悅，竊自念曰：「舍利來應，何其晚歟？早得置之窣堵波下，豈非勝迹？」尋詣伽藍，具白沙門。羅漢曰：「王無憂也，今為置之。宜以金、銀、銅、鐵大石函等，以次周盛。」王命匠人，不日功畢，載諸寶輿，送至伽藍。是時也，王宮導從、庶僚凡百，觀送舍利者，動以萬計。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，置諸掌中，謂王曰：「可以藏下也。」遂坎地安函，

其功斯畢，於是下翠堵波，無所傾損。觀覩之徒，歎未曾有，信佛之心彌篤，敬法之志斯堅。王謂群官曰：「我嘗聞佛力難思，神通難究。或分身百億，或應迹人天；舉世界於掌內，眾生無動靜之想，演法性於常音，眾生有隨類之悟。斯則神力不共，智慧絕言。其靈已隱，其教猶傳。飡和飲澤，味道欽風，尚獲斯靈，深賴其福。勉哉，凡百！宜深崇敬，佛法幽深，於是明矣。」

王城東南五六里，有麻射僧伽藍，此國先王妃所立也。昔者，此國未知桑蠶，聞東國有也，命使以求。時東國君祕而不賜，嚴勅關防，無令桑蠶種出也。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，求婚東國；國君有懷遠之志，遂允其請。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，而誡曰：「爾致辭東國君女，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，可以持來，自為裳服。」女聞其言，密求其種，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，既至關防，主者遍索，唯王女帽不敢以驗。遂入瞿薩旦那國，止麻射僧伽藍故地，方備儀禮，奉迎入宮，以桑蠶種留於此地。陽春告始，乃植其桑，蠶月既臨，復事採養。初至也，尚以雜葉飼之，自時厥後，桑樹連陰。王妃乃刻石為制，不令傷殺；蠶蛾飛盡，乃得治繭。敢有犯違，明神不祐。遂為先蠶建此伽藍。數株枯桑，云是本種之樹也。故今此國有蠶不殺，竊有取絲者，來年輒不宜蠶。

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，西北流，國人利之，以用溉田。其後斷流，王深怪異。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：「大河之水，國人取給，今忽斷流，其咎安在？為政有不平，德有不洽乎？不然，垂譴何重也？」羅漢曰：「大王治國，政化清和。河水斷流，龍所為耳。宜速祠求，當復昔利。」王因迴駕，祠祭河龍。忽有一女凌波而至，曰：「我夫早喪，主命無從；所以河水絕流，農人失利。王於國內選一貴臣，配我為夫，水流如昔。」王曰：「敬聞，任所欲耳。」龍遂目悅國之大臣。王既迴駕，謂群下曰：「大臣者，國之重鎮；農務者，人之命食。國失鎮則危，人絕食則死。危、死之事，何所宜行？」大臣越席，跪而對曰：「久已虛薄，謬當重任。常思報國，未遇其時，今而預選，敢塞深責。苟利萬姓，何吝一臣？臣者，國之佐；人者，國之本，願大王不再思也。幸為修福，建僧伽藍。」王允所求，功成不日。其臣又請早入龍宮，於是舉國僚庶，鼓樂飲餞。其臣乃衣素服，乘白馬，與王辭訣，敬謝國人。驅馬入河，履水不溺，濟乎中流，麾鞭畫水，水為中開，自茲沒矣。頃之，白馬浮出，負一栴檀大鼓，封一函書。其書大略曰：「大王不遺細微，謬參神選，願多營福，益國滋臣。以此大鼓，懸城東南，若有寇至，鼓先聲震。」河水遂流，至今利用。歲月浸遠，龍鼓久無。舊懸之處，今仍有鼓。池側伽藍，荒圯無僧。

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，數十頃地，絕無檠草，其土赤黑。聞諸耆舊曰：敗軍之地也。昔者，東國軍師百萬西伐，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萬眾，東禦強敵，至於此地，兩軍相遇，因即合戰。西兵失利，乘勝殘殺，虜其王，殺其將，誅戮士卒，無復孑遺。流血染地，其迹斯在。

戰地東行三十餘里，至媿摩城。有彫檀立佛像，高二丈餘。甚多靈應，時燭光明。凡有疾病，隨其痛處，金薄帖像，即時痊復，虛心請願，多亦遂求。聞之土俗曰：此像，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也。佛去世後，自彼凌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。初到此，城人安樂富饒，深著邪見，而不珍敬，傳其自來，神而不貴。後有羅漢禮拜此像，國人驚駭，異其容服，馳以白王。王乃下令，宜以沙土塗此異人。時阿羅漢身蒙沙土，餬口絕糧。時有一人，心甚不忍，昔常恭敬尊禮此像，及見羅漢，密以饌之。羅漢將去，謂其人曰：「却後七日，當雨沙土，填滿此城，略無遺類。爾宜知之，早圖出計。猶其塗我，獲斯殃耳。」語已便去，忽然不見。其人入城，具告親故，或有聞者，莫不嗤笑。至第二日，大風忽發，吹去穢壤，兩雜寶滿衢路，人更罵所告者。此人心知必然，竊開孔道，出城外而穴之。第七日夜，宵分之後，雨沙土滿城中。其人從孔道出，東趣此國，止媿摩城。其人纔至，其像亦來，即此供養，不敢遷移。聞諸先記曰：釋迦法盡，像入龍宮。今曷勞落迦城為大堆阜，諸國君王、異方豪右，多欲發掘，取其寶物。適至其側，猛風暴發，煙雲四合，道路迷失。

媿摩川東入沙磧，行二百餘里，至尼攘城，周三四里，在大澤中。澤地熱濕，難以履涉；蘆草荒茂，無復途徑，唯趣城路，僅得通行。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。而瞿薩旦那以為東境之關防也。從此東行入大流沙，沙則流漫，聚散隨風，人行無迹，遂多迷路。四遠茫茫，莫知所指，是以往來聚遺骸以記之。乏水草，多熱風；風起則人畜昏迷，因以成病。時聞歌嘯，或聞號哭。視聽之間，恍然不知所至，由此屢有喪亡，蓋鬼魅之所致也。

行四百餘里，至都邏故國。國久空曠，城皆荒蕪。從此東行六百餘里，至折摩馱那故國，即涅末地也。城郭巋然，人煙斷絕。復此東北行千餘里，至納縛波故國，即樓蘭地也。

推表山川，考採境壤，詳國俗之剛柔，繫水土之風氣，動靜無常，取捨不同，事難窮驗，非可仰說。隨所遊至，略書梗概，舉其聞見，記諸慕化。斯故日入已來，咸沐惠澤，風行所及，皆仰至德。混同天下，一之宇內，豈徒單車出使，通驛萬里者哉。

記讚曰：「大矣哉，法王之應世也！靈化潛運，神道虛通。盡形識於沙界，絕起謝於塵劫。形識盡，雖應生而不生；起謝絕，示寂滅

而無滅。豈實迦維降神，娑羅潛化而已。固知應物効靈，感緣垂迹，嗣種剎利，紹胤釋迦，繼域中之尊，擅方外之道。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，摛玉毫而光撫含生。道洽十方，智周萬物。雖出希夷之外，將庇視聽之中。三轉法輪於大千，一音振辯於群有。八萬門之區別，十二部之綜要。是以聲教之所霑被，馳驚福林；風軌之所鼓扇，載驅壽域。聖賢之業盛矣，天人之義備矣！然忘動寂於堅固之林，遺去來於幻化之境，莫繼乎有待，匪遂乎無物。尊者迦葉妙選應真，將報佛恩，集斯法寶。四含總其源流，三藏括其樞要。雖部執茲興，而大寶斯在。越自降生，泊乎潛化，聖迹千變，神瑞萬殊。不盡之靈逾顯，無為之教彌新。備存經誥，詳著記傳。然尚群言紛紜，異議舛馳，原始要終，罕能正說。此指事之實錄，尚眾論之若斯，況正法幽玄，至理沖邈，研覈奧旨，文多闕焉。是以前修令德，繼軌逸經之學；後進英彥，踵武缺簡之文。大義鬱而未彰，微言闕而無問。法教流漸，多歷年所，始自炎漢，迄于聖代。傳譯盛業，流美聯暉。玄道未攄，真宗猶昧，匪聖教之行藏，固王化之由致。我大唐臨訓天下，作孚海外，考聖人之遺則，正先王之舊典。闡茲像教，鬱為大訓，道不虛行，弘在明德。遂使三乘奧義，鬱於千載之下；十力遺靈，閔於萬里之外。神道無方，聖教有寄，待緣斯顯，其言信矣。

「夫玄奘法師者，疏清流於雷澤，派洪源於媯川；體上德之禎祥，蘊中和之淳粹；履道合德，居貞葺行；福樹曩因，命偶昌運。拔迹俗塵，閑居學肆，奉先師之雅訓，仰前哲之令德。負笈從學，遊方請業，周流燕、趙之地，歷覽魯、衛之郊；背三河而入秦中，步三蜀而抵吳會。達學髦彥，遍效請益之勤；冠世英賢，屢申求法之志。側聞餘論，考厥眾謀，競黨專門之義，俱嫉異道之學。情發討源，志存詳考。屬四海之有截，會八表之無虞，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，褰裳遵路，杖錫遐征。資皇化而問道，乘冥祐而孤遊。出鐵門、石門之阨，踰凌山、雪山之險，驟移灰管，達于印度。宣國風於殊俗，喻大化於異域。親承梵學，詢謀哲人。宿疑則覽文明發，奧旨則博問高才；啟靈府而究理，廓神衷而體道。聞所未聞，得所未得，為道場之益友，誠法門之匠人者也。是知道風昭著，德行高明，學蘊三冬，聲馳萬里。印度學人，咸仰盛德，既曰經笥，亦稱法將。小乘法眾，號木叉提婆(唐言解脫天)；大乘法眾，號摩訶耶那提婆(唐言大乘天)。斯乃高其德而傳徽號，敬其人而議嘉名。至若三輪奧義，三請微言，深究源流，妙窮枝葉，奂然慧悟，怡然理順，質疑之義，詳諸別錄。既而精義通玄，清風載扇，學已博矣，德已盛矣，於是乎歷覽山川，徘徊郊邑。出茅城而入鹿苑，遊杖林而憩雞園，迴眺迦維之國，流目拘尸之城。降生故基，與川原而膺膺；

潛靈舊趾，對郊阜而茫茫。覽神迹而增懷，仰玄風而永歎，匪唯麥秀悲殷，黍離愍周而已。是用詳釋迦之故事，舉印度之茂實，頗採風壤，存記異說。歲月遄邁，寒暑屢遷，有懷樂土，無忘返迹。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；金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尺有六寸；擬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三尺三寸；擬婆羅痾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尺有五寸；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二尺九寸；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履寶階像銀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四尺；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說《法華》等經像金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三尺五寸；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，通光座高尺有三寸；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。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；大乘論一百九十部；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；大眾部經律論一十五部；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；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；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部；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；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；因論三十六部；聲論一十三部；凡五百二十夾；總六百五十七部。將弘至教，越踐畏途，薄言旋軛，載馳歸駕。出舍衛之故國，背伽耶之舊郊，踰葱嶺之危隘，越沙磧之險路。十九年春正月，達于京邑，謁帝雒陽。肅承明詔，載令宣譯，爰召學人，共成勝業。法雲再蔭，慧日重明。黃圖流鷲山之化，赤縣演龍宮之教。像運之興，斯為盛矣。

「法師妙窮梵學，式贊深經，覽文如已，轉音猶響；敬順聖旨，不加文飾；方言不通，梵語無譯，務存陶冶，取正典謬，推而考之，恐乖實矣。有搢紳先生，動色相趣，儼然而進曰：『夫印度之為國也，靈聖之所降集，賢懿之所挺生。書稱天書，語為天語；文辭婉密，音韻循環；或一言貫多義，或一義綜多言；聲有抑揚，調裁清濁。梵文深致，譯寄明人，經旨冲玄，義資盛德。若其裁以筆削，調以宮商，實所未安，誠非讜論。傳經深旨，務從易曉，苟不違本，斯則為善。文過則艷，質甚則野。讜而不文，辯而不質，則可無大過矣，始可與言譯也。李老曰：「美言者則不信，信言者則不美。」韓子曰：「理正者直其言，言飾者昧其理。」是知垂訓範物，義本玄同，庶祛蒙滯，將存利喜，違本從文，所害滋甚。率由舊章，法王之至誠也。』緇、素僉曰：『淪乎，斯言讜矣！昔孔子在位聽訟，文辭有與人共者，弗獨有也；至於修《春秋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游、夏之徒，孔門文學，嘗不能贊一辭焉。法師之譯經，亦猶是也。非如童壽逍遙之集文，任生、肇、融、叡之筆。況乎園方為圓之世，斲彫從朴之時，其可增損聖旨，綺藻經文者歟。』

「辯機遠承輕舉之胤，少懷高蹈之節，年方志學，抽簪革服，為大總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。雖遇匠石，朽木難彫；幸入法流，脂膏不潤。徒飽食而終日，誠面牆而卒歲。幸藉時來，屬斯嘉會。負燕雀之資，廁鵠鴻之末。爰命庸才，撰斯方志。學非博古，文無麗藻，磨鈍勵朽，力疲曳蹇。恭承志記，倫次其文，尚書給筆札而撰錄焉。淺智褊能，多所闕漏；或有盈辭，尚無刊落。昔司馬子長，良史之才也，序《太史公書》，仍父子繼業，或名而不字，或縣而不郡。故曰一人之精，思繁文重，蓋不暇也。其況下愚之智，而能詳備哉？若其風土習俗之差，封疆物產之記，性智區品，炎涼節候，則備寫優薄，審存根實。至於胡戎姓氏，頗稱其國；印度風化，清濁群分，略書梗概，備如前序。賓儀、嘉禮、戶口、勝兵、染衣之士，非所詳記。然佛以神通接物，靈化垂訓，故曰神道洞玄，則理絕人區，靈化幽顯，則事出天外。是以諸佛降祥之域，先聖流美之墟，略舉遺靈，粗申記注。境路盤紆，疆場迴互，行次即書，不存編比。故諸印度，無分境壤，散書國末，略指封域。書行者，親遊踐也；舉至者，傳聞記也。或直書其事，或曲暢其文。優而柔之，推而述之，務從實錄，進誠皇極。二十年秋七月，絕筆殺青；文成油素，塵黷聖鑒，詎稱天規？然則冒遠窮遐，寔資朝化；懷奇纂異，誠賴皇靈。逐日八荒，匪專夸父之力；鑿空千里，徒聞博望之功？鷲山徙於中州，鹿苑掩於外國。想千載如目擊，覽萬里若躬遊，夙古之所不聞，前載之所未記。至德燾覆，殊俗來王；淳風遐扇，幽荒無外。庶斯地志，補闕《山經》。頒左史之書事，備職方之遍舉。」

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

[CBETA 贊助資訊](https://www.cbeta.org/donation/index.php)

[.\(https://www.cbeta.org/donation/index.php\)](https://www.cbeta.org/donation/index.php)

CBETA 成立於 1998 年，於 2023 年 8 月 7 日轉型成為基金會。成立多年來，一部部佛典在嚴謹控管中轉換為數位典藏，不只數量龐大，而且文字校訂精確可信，又加新式標點方便閱讀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不僅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，也成為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如此成果都是在廣大信眾及有識之士的支持下才得以實現。

對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如今，CBETA 運作經費日漸拮据，但「佛典集成」仍有許多未竟之功。因此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您的捐款本會皆會開立收據，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。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。

信用卡線上捐款

本線上捐款與 netiCRM 及 NewbPay 藍新金流合作，資料傳送採用 SSL (Secure Socket Layer) 傳輸加密，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。

不管您持有的是國內或國外卡，所有捐款最終將以新台幣結算，所以我們所開立的捐款收據也將以新台幣計。

線上刷卡支持定期定額與單筆捐款。(銀聯卡不支援定期定額)

[前往捐款](#)

劃撥捐款

郵政劃撥帳號：5 0 4 6 8 2 8 5

戶名：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欲指定特殊用途者，請特別註明，我們會專款專用。

線上信用卡 / PayPal 捐款

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，CBETA 引用其服務，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。

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.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.

相關收據開立事宜，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，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，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，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。

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,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.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,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.

[線上信用卡 / PayPal 贊助](#)

支票捐款

支票抬頭請填寫「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」。

For donations by check, please write the check to
"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
Foundation".
